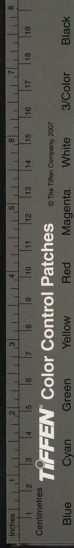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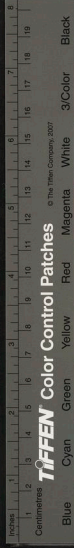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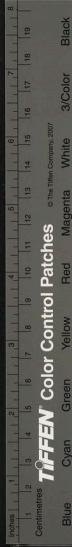
高麗軍民凡降附四十餘城民皆屬焉講構本國隨
兵往來怡惠之欲悅其心官大純為大將軍百壽時
為僧髮之為郎將以張暉為福源女婿賄賂不絕福
源感之讒構稍弛然自是元兵歲至攻陷州郡皆福
源導之也三十七年元徵大純入朝永甯公縉之入
質也寓於福源福源待之甚厚久以生豐縉績不平
四十五年福源密令巫作木偶人縛手釘頭埋地或
沈井咒詛校尉李綢黨嘗入元依縉覘知之以奏帝
遣使驗之福源曰兒子病虐故用以厭之耳非有他
也因謂縉曰公受惠于我久矣何反使讒賊陷我耶
所謂所養之犬反噬主也縉妻蒙古女也聞其語聲
甚厲不遜呼譯者具聞大怒呵福源伏於前切責曰
汝在爾國為何等人曰邊城人又問我公為何等人
曰王族曰然則真乃主也汝實為犬反以公為犬噬
主何哉我皇族也帝以公為高麗王族而嫁之妾以
是朝夕恪勤無貳心公若犬也安有人而與犬同處
者乎吾當奏帝遂詣帝所福源號泣叩頭乞罪縉追
止之不及福源傾產備賄貨與縉倍道追之中途遇
勅使勅使即令壯士數十人蹴殺福源籍沒家產械
其妻子茶丘君祥等以歸福源諸子憾父之死謀陷



本國無所不至元宗二年茶丘雪父寃帝詔曰汝父
方加寵用誤註刑章故於已廢之中庸需維新之澤
可就帶元降虎符襲父職管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
十二年茶丘奉詔來見王不拜以中書省牒索其叔
父百壽王拜百壽樞密副使致仕將遣之茶丘故為
遷延竟不偕去蓋欲激帝怒恐動之也時官奴崇謙
功德等反謀殺達魯花赤事覺捕鞠之茶丘欲使崇
謙等辭連本國因起兵襲取京城密引達魯花赤脫
朵兒議之蒙古法凡議事意合則脫冠以示其從茶
丘等皆脫冠脫屙兒不脫為之明辨故免茶丘討三
別抄于珍島其族屬及無賴之徒多從之明年倭船
泊金州慶尚道安撫使曹子一恐元責交通密令還
去茶聞之嚴鞠子一鍛鍊以奏曰高麗與倭相通王
遣張暉請釋子一囚一日茶丘據還元人莫知其故
王慰諭之十五年帝將征日本以茶丘為監督造船
官軍民總管茶丘剋期催督甚急分遣部夫使徵集
工匠諸道騷然帝又命茶丘提點高麗農事又命為
東征副元帥茶丘以忠清道以工水手不及期杖部
夫使大將軍崔沔以大府卿朴暉代之茶丘與忽敦
金方慶等征日本忠烈三年帝欲後征日本以茶丘



為征東都元帥時韋得等誣構方慶大獄起茶丘在
東京聞之奏東來問欲令方慶誣服嫁禍於國拷訊
極慘酷未幾帝召還語在方慶傳茶丘常怨本國君
祥以為甯怨永甯公不敢負國為本國興利除害無
不力焉十八年帝又欲征日本令本國造船君祥進
言曰軍事至大宜先遣使問諸高麗然後行之帝然
之遣君祥來問王曰臣既鄰不庭之族庶當躬自致
討以效微勞明遣元遣君祥允熊三子波頭兒來營
造船事波豆兒望王宮下馬流涕曰雖云衣錦還鄉
職是勞民可愧也禮遇宰相甚恭二十年帝崩君祥
白丞相完澤寢東征二十一年王嘉君祥功封三韓
壁上功臣三重大臣益城侯尋封都僉議中贊脩文
殿大學士監脩國史子師臨安公國制非出身科第
不得為文翰官崔怡擅政自為監脩國史猶不能兼
脩文殿君祥時為元朝集賢大學士故得拜焉百壽
子誥官累僉議評理忠宣初拜贊成事尋封麟城君
改封汪甯君忠肅五年卒子綏鐸翊子明理和尚貪
暴驕橫其妹適元寵臣亦刺赤明理和尚隨之遂為
亦刺赤所愛嘗奉御香來強奸評理洪順女女從兄
洪從衍面辱之明理和尚訴行省囚承衍暉興海人



位至中贊致仕卒年八十一謚純靖無他功能以君
祥等仕元有功本國故凡遣使入朝多以暉副之遂
至極品子碩登第至判密直司事有柳宗者初附崔
沈為汪華判官及金俊謀誅沈子埴宗與文璜欲殺
俊事洩流海島嘗與寡妹宿一房虎穿壁攫其妹啗
斷宗一臂後又附茶丘好說國家陰事得罪沒其家

李峴

李峴高宗時人性貪婪好傷人嘗為選軍別監多受
賂銀人號銀尚書轉官至樞密副使使于蒙古被留
二年說也窟曰我國都介于海島貢賦皆出自州郡
若於秋前奄襲州郡都人必窘遂受金牌導也窟而
來隨蒙古兵諭降諸城至楊根天龍二城脅之曰掠
山東州春州等城並以不降見屠宜速出降若守將
不許即斬以來二城降自為達魯花赤率二城降民
攻忠州城七十餘日不下及蒙古軍還不得隨去乃
來其軍中所獲婦女財寶盡為己有銀釵至滿一筭
宰樞會議曰峴以宰相犯叛逆宜赤族於是棄市籍
其家有人蹴其口曰喫盡幾人銀帛耶沈其子之瑞
之壽之松之柏永年於海妻及姊妹女婿並流于島

趙叔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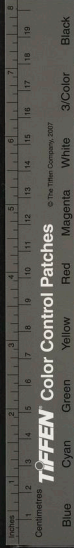
趙叔章平章事冲之子高宗十八年以防戍將軍在
威新鎮蒙古元帥撒禮塔來圍鎮曰我是蒙古將也
汝可速降否則屠之副使全憫懼與叔昌謀曰若出
降城中之人猶可免死叔昌然之遂以城降謂蒙古
人曰我趙元帥冲之子吾父曾與貴國元帥約為兄
弟倘發倉廩蒙古軍叔昌為書諭朔州宣德鎮使迎
降蒙古人所至令叔昌先呼曰真蒙古也宜亟出降
至鐵州城蒙古攻之愈急判官李希績死之蒙古遂
屠其城未幾威新鎮報于朝曰若遣舟楫當盡殺蒙
古人小尾生等卷城知京乃金命永仁等三十人具
舟楫以往果殺蒙古人幾盡小尾生先覺忘去閫率
吏民八保新島後挈家乘舟還京溺死叔昌官至上
將軍畢賢甫之反辭連斬於市

趙暉

趙暉本漢陽府人後徙居龍津縣高宗四十五年蒙
古兵大至高和定長宜文等十五州人八保猪島東
北面兵馬使慎執平以猪島城大人少守之甚難遂
以十五州人徙竹島島狹隘無井泉人皆不欲執平
強驅納之人多逃散八者十二人糧儲乏少執平分
遣別抄請粟於朝催運他道守備稍懈暉與定州人



卓青及登文州副使朴仁起和州副使金宣甫京別抄等遂攻高城焚燒廬舍殺掠人民以和州迤北附于蒙古蒙古乃置双城總管府和州以暉為總管青為千戶明年暉黨自稱官人引蒙古兵來攻寒溪城防護別監安洪敏率夜別抄出擊盡殲之王使郎將金器成別將郭貞有賈國驢如蒙古屯所慰之器成等至文州暉黨在寶龍驛與蒙古兵三十餘人殺器成等并僉從十三人掠國驢而去暉黨又引東真國兵屯春州泉谷村者神義軍五人詐稱蒙古將軍羅大使者馳入其屯曰解爾弓劍聽元帥教命高麗太子將入朝汝何殺高麗使者奪國驢乎爾罪當死皆伏地服粟於是揮鞭召別抄四面攻之無一脫者遂得國驢及器成等衣物而還元宗十二年襄州民張世金世等以蒙古將有所鞠謀殺守令吏士將逃匿遠地事覺伏誅其餘黨天瑞等八人潛投暉請兵暉給四百餘人粹入襄州執縛知州事兩班等誣以謀率人民徙居海島遂欲脅遷於和州王請達魯花赤遣人往諭天瑞不聽驅掠知州及吏民一千餘人而去王奏於蒙古請治天瑞等罪帝遣只必哥來問之時只必哥在西京暉自蒙古還謂只必哥曰我奏襄



州人實自納款上朝非我驅迫其民帝即以詔授我
使勿問只必哥遂不問子良琪襲總管孫瞰自有傳

金俊

金俊初名仁俊父允成本賤隸背其主投崔忠獻為
奴生俊及承俊俊狀貌魁性寬厚謙恭下人又善
射好射與以得衆心日與遊俠子弟羣飲家無所儲
有術僧見之曰此人後必當圖朴松庇宋吉儒等譽於
崔怡怡遂倚信每出入必使俊扶持授殿前承旨俊
通怡嬖妾安心配固城數年乃還怡之召沆為後俊
有力焉及沆襲權補別將益親信沆死誼獨任崔良
柏柳能而疏俊俊心不平及吉儒之敗益相疑貳高
宗四十五年與柳俊松庇等誅誼復政於王俊進曰
誼不恤生民坐視餓死而不賑貸臣等舉義討請發
粟賑饑以慰人望即授將軍賜衛社功臣號策勳為
第二尋拜右副承宣初有權施者娶怡妓妾女得拜
僕射子守鈞拜將軍守鈞女壻文璜亦拜少卿及施
父子以事罷誼又被誅璜心常怏怏欲殺俊為誼報
仇璜子光旦英旦與隊正崔注錄事柳宗植李秀之
校尉玄君壽等交結一日璜密諭註秀之謀殺俊二
人許納因招君壽議之君壽猶豫秀之以告宗植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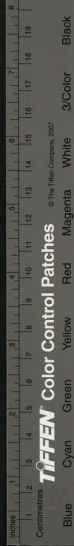
植許之乃與璜父子會密室屏左右謀之將各引所
親勇士舉事宗植往別將金仁問家見壁上有一弓劍
取而撫之曰君丈夫也當此時可以此物取卿相安
能効兒女子碌碌乎仁問異其言而不對宗植去仁
問恐禍及已遂語指諭白承貞告俊逮捕宗植問之
果服後以為宗植素狂其言戲耳譴而放之君壽聞
宗植被鞠奔友別抄營告璜等謀後聞之鞠璜注光
旦英旦秀之等救之流守鈞父子宗植於島籍璜守
鈞家產以與仁問君壽又以盲僧伯良卜其吉凶技
海籍其家宦者金仁宣性溫雅王甚愛之俊啓事仁
之時能射者以百數未有中者有一人中之即授散
員俊令四品以上出銀有差以充國贖又遣使購富
民金銀法苛峻民愁怨舊制入關閱樂日後門下二
人感設宴近因兵荒廢之已久俊以閱樂不可無宴
乃置廣庭宴禮都監移牒州郡備供具民甚苦之後
遂寢俊家臣高耳別監文成往倚俊勢剝民無所不
至有人帖匿名書於御史臺訴之後寢不問九年蒙
古帝遣使徵兵勅俊父子及其弟冲皆赴京師冲即
承俊也俊聽將軍車松壽言謀欲殺使深入海中再
白王王不聽俊謂松佑曰上固拒奈何松佑等曰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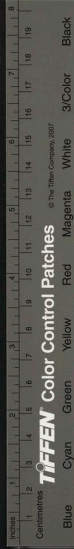
孫不但今上諸王固多况太祖亦以將軍舉事何有
疑慮後深然之遂決謀欲殺便令都兵馬錄事嚴守
安告冲守安詣其第極言不可冲信之遂沮其謀然
後益拒蒙古命王甚怏怏後恐蒙古責不入朝大會
五教沙門於其第供佛祈福初後子承宣體家奴與
龍山別監李實有憾聞碩載內膳二艘泊于江訐碩
於體體以告後遣夜別抄奪之入其家分與夜別抄
未幾後見王王以碩所上膳狀示後後變色退還收
以獻王却之日既奪而復獻於義可乎是皆寡人祭
醜之須碩久稽不進見奪於俊是頑罪也流於島邊
宣出入傳旨相與比附俊妻又仁宣姪女也仁宣年
六十官亦極于南班七品後乃請除恭職王亦欲授
之恐成後例竟不許元宗元年改策功以俊為第一
進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柱國太子賓客翼陽郡開
國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一日往水州廣因
院施酒食於行路從者如雲皆着戎服四年守太尉
叅知政事判御史臺事太子少府明年蒙古徵王入
朝後為王設百高座於大觀殿講仁王經王謂俊有
忠誠賜從者爵有差又命為校定別監糾察國家非
違王如蒙古命俊監國俊以別抄三十晝夜衛其家



王遂國欲封侯立府下制曰恭政金俊事我先王誅
戮權臣復政王室扶立寡躬奉宗祀功業之盛愛
出千古頃者北朝責令親朝以無舊例依違未決大
兵連歲來侵國勢日危又北使來督親朝朝議紛紛
因知所從俊為國深謀奏留使臣督辦方物盤纏俾
不違約與使皆行果蒙天眷錫與使蕃不日還國社
稷復安厥功重大宜答以殊恩有司其議以聞六年
拜侍中尋冊為海陽侯一依晉陽公故事俊嘗以事
鳴忠清道按察司邊保保不聽俊白王流之以夜別
抄指諭金革精代之又募射士多出銀罌許中者取
此子盍告王璉佯許內懷懼怯遷延數日行又謂曰
言出我口入君之耳萬一或洩命在朝夕奈何猶豫
璉即與宦者金鏡入奏王曰果若所言何幸如之行
遂制大槌威橫若膳物然預置宮中約日舉事會王
出錢蒙古使俊黨皆不扈從故未果王恐事泄終夜
不寐宣言有疾分遣中使禱諸神祠佛宇詰朝俊不
赴街鏡等以王命召之俊急趨朝俊妻族宦者朴文
琪知其謀奔詣奔家遇諸道以左右擁衛不能告沖
聞俊赴衙亦至朝堂璉傳旨引俊至便殿前稱王不
豫引入政堂令抄金尚挺擊之俊大呼遂斬之又引



冲入内冲見血痕欲走出宦者金子廷使其弟子厚
殺之後從者欲入救子廷當門稱子却之曰今俊元
弟已昏誅戮汝等入内何為其各同心衛社遂推而
出之衍分遣夜別抄捕俊諸子及其黨皆斬之俊子
柱聚其徒謀拒之夜別抄指諭高汝霖來助己且喜
且懼慰以好言汝霖等持疑未決將軍曹子一亦率
介士繼至不即前有校尉徐靖射柱誤中屋角柱走
入門子一等魔其眾使退柱踰垣而走追騎及斬之
前數日柱夢有一紫衣人來坐廳上使人執俊諸子
以針緣貫之最後及柱針者曰此亦貫乎紫衣曰何
獨赦也遂貫之柱果後誅俊子柱及碩村大材皚祺
靖碩村大材早死柱初名用材同知樞密院事皚祺
靖後妻之出皚嘗赴舉平章金之岱掌試難其第徽
乙科四人王擢第三初拜閣門祇候至右副承宣皚
母常與俊謀欲以皚為嗣凡皚事每右之營其宅多
壞人家樑棟楹桶必以紋木異材雖遠必致金碧相
輝壯麗無比園囿花卉皆取奇品棋請皆將軍冲清
介自守見其兄與諸姪所為常切責俊與諸子皆憚
之冲臨刑歎曰予無所知人皆惜之又誅俊黨大將
軍崔暉將軍車松祐原保忠玄壽朴承益郎將万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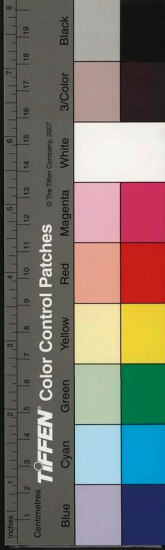
山池潘文成柱詣諭萬南寶家奴誅者不可勝紀又
流俊妻及將軍崔公義上將軍金洪就於海島將軍
李第孫元慶自刎死初俊流固城縣朴琪頗有恩俊
以為養子累授承宣及俊誅琪快快不食肉夜則潛
泣衍聞之白王殺之李宗器者永州吏逃入京以勇
力稱從俊誅垣累遷大將軍衍以殺之及死嘆曰若
知至此當早殺衍羣臣表賀誅俊松庇初以德源吏
籍軍伍以誅垣功累官至叅知政事性寬洪不與人
爭功忠烈四年卒子成大

林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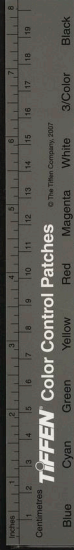
以內侍權仁紀伐之尋召碩還由是王益惡俊國子
學諭洪惟敏常以書狀伴蒙古使入朝與金裕說俊
密事有申百川者素為惟敏所侮聞其言以語俊俊
殺惟敏俊自言嘗誅權臣發畜積活人多矣雖卧市
街誰敢害我由是聞人惡言不以為意列置農庄以
家臣文成挂管全羅池濟管忠清二人爭事聚斂給
民稻種一斗例收米一碩諸子劾之競聚無賴怙勢
恣橫侵奪人田怨讟甚多俊嘗欲邀王於其家撤鄰
家以廣其家窮冬盛夏晝夜督役屋高數丈庭廣百
步其妻尚嫌曰丈夫眼孔亦爾小耶及封宅主每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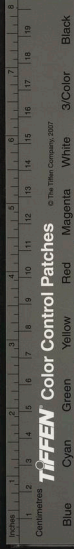
見公主拜乎上俊既封侯劾宗室右奉笏每曰平生
所未貫有時左奉人譏之時有淫巫號鷄房出入俊
家俊惑其言國家事皆占吉凶時號鷄夫人俊每於
蒙古使來輒言可殺樞副林衍嘗與俊子爭田俊曰
我在尚爾況死乎吾甯忍視此人耶又衍妻嘗手殺
其奴俊曰此婦性惡當遠流衍聞之益銜郎將康九
紹得幸於王且與衍相知王忌俊又知衍俊有隙屢
言於王曰諸功臣皆與俊善惟林衍不附又謂衍曰
國勢危殆將若之何衍曰王如有命臣豈借死允紹
以奏王曰真忠臣也一日衍謂宦者崔璉曰國家至
林衍初名承柱其父不知何許人僞寓鎮州娶州吏
女生衍遂以鎮州為貫衍蜂目豺身捷而有才能倒
身臂行或投蓋於屋梁為大將軍宋彥詳廝養卒後
歸其鄉蒙古兵適至衍與鄉人逐之遂補隊正有林
孝侯者通衍妻衍知之誘孝侯妻通焉孝侯告有司
有司欲治衍罪金俊壯其為人力救得免又薦為郎
將故衍常呼俊為父冲為叔父衍與俊誅璉為衛社
以臣累遷樞密副使及俊當國專擅威福元宗忌之
衍又與俊有隙遂與金鏡崔璉等誅之又忌鏡璉勢
逼也遣夜別抄捕鏡恩及其弟琪掌之島市御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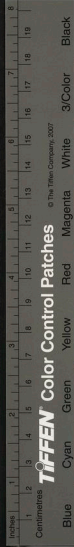
夫張李烈喜騎射擊毬性恬淡有禮為王所親信常
出入卧内大將軍奇蘊為王庶妹壻恭典機密又籍
後家財以珍寶賂鏡璉衍慈並流于島集三別抄六
番都房于毬庭與宰相議曰我為王室除權臣王乃
與金鏡等謀欲殺我不可坐而受戮我欲行大事不
爾竄之海島如之何宰相莫敢對衍歷問之侍中李
藏用刀以遜位為言恭知政事俞千遇力言不可衍
未決而罷翼日夜衍囚前將軍權守鈞大卿李敘將
軍金信佑歷數其罪曰守鈞以賤口濫受大職敘淫
其妻前夫女信佑奸父之妾遂皆斬之以恐眾心衍
援甲率三別抄六番都房詣安慶公溫第會文武百
僚奉溫呼萬歲入本闕即王位宗室百官朝賀忽風
雨暴作拔木飛瓦賀畢衍率然下階拜藏用蓋喜遜
位之策也時王在辰巖宮衍使左副承宣李昌慶遍
出之左右皆散王冒雨步出昌慶進所乘馬又使其
從者五人分侍王妃遷于別宮尋又遷王于金皐舊
第盜內帑珍寶初衍謀廢立司空李應烈曰龍孫非
一何必今王至是應烈呼嘯踴躍喜形於色應烈衍
子惟茂婦翁也溫以衍為校定別監衍移入金俊舊
地溫遣六番都房衛之時世子自燕京還至娑娑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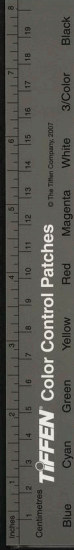
靜州官奴丁五孚潛渡江告變曰林衍既廢立恐東宮聞亂不入國使夜別抄三十人伏境上以待請母入境世子聞之疑慮彷徨大將軍鄭子璽等曰彼堅子何敢爾耶無根之說誰可信乎羅裕策馬進白事未可知觀變而入猶未晚也毋為賊臣所絀武德將軍金富允亦言之諸校鄭仁卿鄰州守臣保子也潛渡江就父探問具以狀還白五孚亦曰告奏使郭汝弼亦在靈州請使人見之世子使同來蒙古使者七人執汝別于靈州又執義州防護譯語鄭庇問知其實然後世子痛哭欲還入蒙古諸臣皆猶豫不肯從獨仁卿力勸乃行衍擅廢立自謂莫敢誰何及聞世子北還日夜憂懼將軍俞元績與郎將鄭守卿欲誅衍復王位言於將軍尹秀秀陽諾奔告於衍衍捕鞠之守卿不服元績服遂殺之籍其家蒙古遣使責廢立衍誣王以病遜位對蒙古又遣兵部侍郎黑的詔徵王以病斥衍問之衍懼會宰樞其第議答詔書衍歎曰我欲正國家而後朝于帝所今徵詰如此其急將如之何因泣下宴黑的賂珍寶甚多又令三四品各以空名寶封陳答詔便宜復宴黑的于其第黑的言宜復王位衍不得已會宰樞議廢溫復立王同知



樞密趙瑛居常恭遜頗得眾心衍之廢立也瑛病不
與及衍擅權朝野歸心於瑛將軍金文庇欲誅衍與
瑛子將軍允璠已定約使告瑛瑛不從文庇知事不
集反告於衍衍流瑛於黑山島殺允璠及瑛女塔秘
書郎張顥等七人籍其家入流瑛子允溫瑛力能圖
衍而惟怯速禍時人惜之一日有人見慈恩寺設齋
樹幡告衍子惟幹云亂作官旗已豎矣惟幹奔告衍
闔門驚駭王如蒙古衍恐王泄廢立事使惟幹及復
心扈從王至京師惟幹因康和尚繡縫其事奏之帝
勅云世子與李藏用已具陳朕所詳知汝父擅廢王
信乎惟幹奏此李藏用所為請問之帝以問藏用及
申思侓元傳各以實對帝安之惟幹復奏帝止之曰
汝之所言皆妄也遂繫其頸命中書省牒衍曰汝之
子有來奏臣僚亦有來奏朕意未詳汝於此時宜即
入朝明辨衍欲拒命遣夜別抄子諸道督民入居諸
島衍憂懣疽發背而死天陰旬餘至是聞霽時順安
侯琮監國惟茂請贈參知政事謚莊烈琮又以惟茂
為校定別監惟茂集都監六番自衛其家使惟相頌
書房三番衛惟幹家為外援惟茂忘童謠識說盛行
令曰有能捕童謠及說圖讖者賞以爵貨名日官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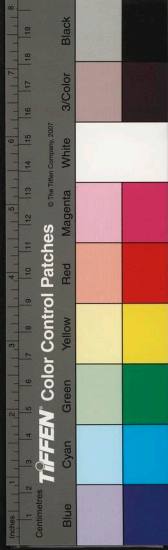
允孚等問以鎮國之策允孚曰如病深而救醫未如
之何帝使頭輦哥國王趙平章等護王東還王先遣
鄭子璵諭國中臣僚出都舊京惟茂意欲不從恐眾
議不合使致仕宰樞三品以上顯官四品以上及臺
省各以實封議可否皆曰君命也敢不從乎惟茂忿
怒莫知所為分遣諸道水路防護使及山城別監聚
保人民以拒命又使金文庇領夜別抄戍喬桐以防
非軍行所遣夜別抄至慶尚道督民入保諸島按察
使崔澗與東京副留守朱悅判官嚴守安謀執夜別
抄囚金州以待王還及王入境從間道赴行在金羅
道按察使權坦忠清道按察使崔有淪見王傳諭帝
旨皆感泣即曉諭州郡西海道按察使邊亮聞王還
奔詣行在惟茂聞之遣人追之不及惟茂以童穉繼
執父權罔知所裁每事決於應烈與樞副致仕宋君
裴等姊夫御史中丞洪文系及直門下省宋松禮外
雖面從心常憤慨惟茂既拒命中外洶洶之勢文系
謀於松禮松禮子琰既玠俱為衛士長松禮文系集
三別抄諭以大義謀執惟茂問變擁兵以待三別抄
壞其家東門特入亂射眾乃潰擒惟茂及姊夫大將
軍崔宗紹欲流於島以蒙古使在館恐生他變皆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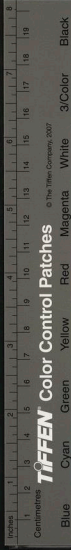
於市流應烈君斐及族父采邦大李成老外弟李黃
綬等乃罷書房三番及造成色朝野大悅咸謂更生
應烈削髮而逃追者獲之至毬庭有少年輩數其罪
爭拳之惟恫自頸未殊蒙古使見之扼其喉而殺惟
茂母李氏性妬險凡拒命殺戲多其教也及敗感服
懷珍寶欲逃趙淑妻子至門伺之掉髮批頰又里有
宿怨者爭聚裂脫其衣觀者如堵不得匿遂入芹田
兒童爭以瓦礫擲之後并其子惟幹惟拒惟提等執
送蒙古

趙彝 金裕 李樞

趙彝初名蘭如咸安人嘗為僧歸俗學舉子業中進
士後反入元稱秀才解諸國語出入帝所諧曰高
麗與日本隣好元遣使日本令本國鄉導元君遣宋
君斐偕元使如日本至巨濟因波險乃還王遣君斐
如元奏曰日本大洋萬里風濤險惡且小邦未嘗通
好帝大怒詰責於是王遣潘阜如日本又遣安慶公
温如元奏之帝以彝譖怒不解責温甚嚴温還彝矯
旨勒留中路温復入告中書者乃得還温遂憂憤成
疾至東京東京人又拘僦從劫奪馬價然後放之彝
常以讒毀為事竟不得志而死有金裕李樞者亦反



人也裕澄第永甯公縉之入質也樞副韓就選右箭
陪卒裕作詩求行就愛其詩置選中裕既入朝背本
國常欲奉使還以逞其欲乃語丞相安童曰海東三
山有藥物若遣我可得安童信之遂遣裕及申百川
來裕矜其戎服略無愧傳安童書曰聞王國土產藥
品可備尚醫用者金遣金裕等往採可給人力令收
以歸其藥品海東三山有藥物若遣我可得安童信
之遂遣裕及申百川來裕矜其戎服略無愧色傳安
童書曰聞王國土產藥品可備尚醫用者今遣金裕
等往採可給人力令收以歸其藥品海東三山液藥
大嶺山香柏子六十斤智靈洞全密四十斤有依人
參合用造酒方永同郡香麴子五十斤南海島失母
松五十斤服藥後膳方金剛山石茸六十斤大嶺山
南樞子五十斤松膏餅三十斤沐浴方觀音松上水
風眠松葉二百斤及裕等還王遣譯語郎將康禧荅
書曰伏承鈞旨諭以小邦所產藥品令採進就問裕
等一依名數採進但觀音松上水未審所在問諸裕
等則云在洛山上即欲遣人與裕等索之反云多得
風眠松葉則松上水無亦不妨此曾於都堂稟旨而
來便不往索若觀音松上水本無之物也松膏餅則



取松白皮熟鍊灰水百杵和密汁粘粬乃作餅裕以
為自生於松上皆誑言也樞上將軍應公之子初名
唐古嘗反入元妄奏金漆青藤八郎蟲榷木奴台木
烏梅華梨藤席等物產於本國帝信之遣必閣赤黑
狗及樞等來索之王報中書省曰今奉省旨云王閣
未平聖慮憐憫今歲朝幣不須進奉所儲金漆良多
今遣必閣赤往取竊念小邦所儲金漆就陸時散盡
且其所產南方海島比為逆賊往來之所當吏乘間
往取奉獻先將十缸以進其漚汁之匠當就產地徵
來起遣又黑狗口宣榷木土人謂之白木問其產地
於樞則云升天郡之今要島也其青藤八郎蟲亦出
於此又於珍島南海等處皆產焉其榷實桐栢實亦
產此地距王京千餘里難以立致樞不自往見而返
茲與達魯花赤遣人視其有無也又云出於今要島
當復使人就審其奴台木海竹冬栢竹篔輒隨所有
以進烏梅華梨藤席元非所產昔於西采商舶粗得
若干並此進奉元又遣樞來索大木樞因侵擾不已
王欲悅其意拜將軍樞伐大木載以十艘并載其奴
婢貨財而去未幾元遣樞又索材木樞欲入蔚陵島
斫木王以大將軍姜渭輔為伴行樞以三品秩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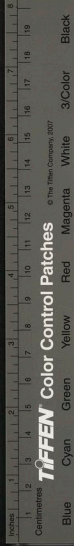


曰三品如狗耳吾不可與同行乃以簽書樞密事許
玘代之王請於元遂罷之

韓洪甫

韓洪甫楹城人嘗怨其兄洪弼反入蒙古也速達愛
之如父一日給也速達云吾在本國窖藏白金人莫
知之且吾无家產頗饒聞今已死請往收兄財及吾
藏銀而來也速達許之仍遣二人伴行洪甫至金郊
驛自計以為若偕二人入京不可獨留託語二人曰
今吾失冠請還尋之取他人靴鞞馬匿草中乃後二人
而來言於朝曰我之投蒙古以吾无故本非背國不

勝懷士之情以來未幾也速達謀云楹城人韓洪甫
投入已有年矣向者請取本郡大井寺窖藏銀物而
來我令二人伴行及到金郊驛逃竄不還兩國和好
之約不固者實由此等姦人語言也請捕送時洪甫
歸其鄉久矣遣別抄追捕之也速達又遣河介等來
詰曰洪甫尹椿閔偁張升才郭汝益松山六人何不
遣還曰松山升才已死洪甫今猶未獲閔偁尹椿流
遠島汝益無恙河介曰死者已矣若洪甫尹椿之輩
可率以還曰流者路遠水深不可計日而致亡命者
潛匿幽險亦難速得河介曰雖幽險亦國地何不可



得於是召遠俾并洪甫執送于也速達尹椿嘗為楊
根城防護別監蒙古兵圍城椿率眾出降蒙古兵選
城中精銳六百使椿領之留其兵三百鎮之刈禾簡
糧餉椿移書春州防護別監鄭至麟諭降至麟不聽
城守益固蒙古兵解圍去後椿自虜中還言諸將勸
車羅大退屯西京車羅大辭以無詔乃曰吾寧死於
此豈可退兵殊無歸意車羅大嘗將舟師七十艘咸
陳旗幟欲攻押海使吾與一官人乘別官船督戰押
海人置二砲於大艦之待兩軍相持未戰車羅大臨
岸望之召吾等曰我船受砲必糜碎不可當也乞
移船攻之押海人隨處偷砲故蒙古人遂罷水攻之
具今莫若屯田島內且耕且守清野以待此策之上
也崔沆然之給椿家一區米二百斛豆一百斛超授
親從將軍

于琯

于琯鎮州人元宗朝以譯語累遷郎將嘗使蒙古因
留不返與叛人陸子讓請帝以聖旨取家屬王上表
曰在昔春秋之義尚不容三叛人況今皇帝之時何
反受二賊子琯又與叛人金守碑俱剃髮在也速達
營訴曰高麗有急必濟遷州今言復都舊京非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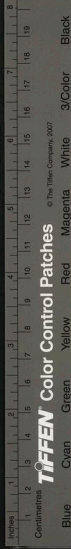
速達信之及太子自蒙古還至也速達營也速達欲
令琬等對辨太子曰何信判人之言吾寧祝髮被拘
於此豈可與叛人辨哉也速達愧而遣還只留樞密
使金寶鼎指揮金大材譯語李松茂等後琬求還娶
林惟相妻蔡氏中書省以為朝廷嘗督娶林衍惟相
家屬赴京蔡氏不遵朝命漏網獨留而琬娶之罪莫
大焉遂移文達魯花赤誅琬蔡氏父樞密使仁控亦
坐流靈興島琬兄弟三人登科其母例當受廩有司
議曰凡祿三子登第者母為其生文章輔弼也今琬
母雖有益第三子一為逆臣不宜與祿遂止

崔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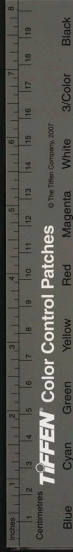
崔坦西北面兵馬使營吏也元宗十年林衍廢王立
安慶公溫坦興營吏韓慎三和縣人校尉李延齡定
達都護郎將桂文庇延州人玄孝哲等以誅行為名
嘯聚龍岡咸從三和人殺咸從縣令崔元夜入楸島
營殺分司御史沈元濬監倉朴守弄京別抄等初平
章事洪鈞再鎮西北人懷其惠稱為父溫恐北方生
變以鈞子祿道代李信孫為兵馬使祿道至營十日
而亂作祿道踰垣走欲投海死分道黃宗諳止之曰
吾欲偵變待吾還而死亦未晚也宗請良久不來祿



適以為見害俄聞有人呼莫殺營主祿道乃還担使
人言於祿道曰前王再朝上國以安東方民受其賜
林衍鎮州一兵卒耳有何功德操弄國柄擅廢吾王
耶朝無忠臣吾等奮激欲誅首惡復戴吾王耳先平
章再鎮北方活我民命尚書今又再來安撫先公之
風吾等不忍背德祿道曰君等不忘吾父延及後人
何感如之請釋分道及隨使雷吏坦從之祿道等遂
還京時閤門祇候韓景眉退老中和縣使其子及弟
且具坦等反狀奔告于朝以國子祭酒張鑑為兵馬
使率兵遣之以安撫使李君伯畏賊不得入而還削
其職復遣前侍御史朴然代之然請備儀而去然至
大同江張蓋踞胡牀俟賊出迎賊忽擊鼓而出列騎
江邊使數人犖舟來言曰當今無主宣諭使誰所遣
乎義無迎命惟載從者一人而去數林衍之罪坦殺
西京留守崔年判官柳榮司錄曹安故龍州守庾希
亮靈州守睦德昌鐵州守金鼎和宣州守金義慈州
守金潤其餘諸城員吏皆沒於賊成州守崔羣為其
下所殺鼎和之妻大卿李德材女也初入境恃其色
不障而人皆知其美至是賊縛鼎和於柱淫之於前
金義為人慷慨使行酒憤恚自縊而死義州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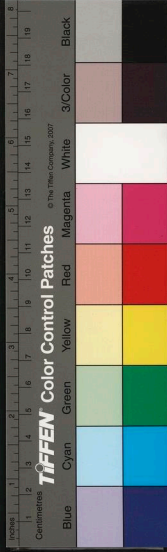
金孝巨出獵于野靜州戶長尹殷甫聞變馳告曰西
京人殺諸城守欲投蒙古孝巨使郎將康用圭跡之
用圭至靈州界奔還曰崔坦韓慎等所為也俄而坦
等率三十人餘至大富城時蒙古使脫朶兒來在此
城問其故坦等說言曰高麗卷土將深入海島盡殺
北界諸城人故吾等殺諸城守欲入告上國脫朶兒
曰近處諸城官長多在河不殺之坦曰欲稟於公殺
之脫朶兒曰可執義麟靜三城守以求餘皆殺之於
是孝巨及麟州守鄭臣保靜守州韓奮等至脫朶兒
曰非我召之實坦也可往見之孝巨曰官人前日累
獵弊境予每蒙護恤感戴何言第國法不得越境故
不敢謂耳今幸承喚顛倒而來請先謁官人乃許之
孝巨因進酒從容言曰今三城守護謁大官雖死無
恨彼諸城守無辜見殺誠可憐憫請遣使止之脫朶
兒乃遣麾下二人止之獲免者頗多於是孝巨等二
十二人被執歸于蒙古明年坦馳奏蒙古帝云京兵
欲侵我等請遣天兵三千來鎮西京帝賜坦及延齡
金牌孝巨慎銀牌詔令內屬改號東寧府盡慈悲嶺
為界以坦等為總管忠烈四年王與公主如元至西
京公主召延齡慎問其謀反始末皆伏地背汗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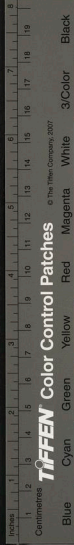
仰對十一年坦慎孝哲等執文庇管下人誣以此輩
與宰相廉承益謀殺我等遣人告遼東宣慰使按察
府宣慰使遣東京安撫總管來鞠之明年王遣承益
及金周鼎趙仁規柳庇等偕來使往東寧府辨之坦
等服其誣十六年帝罷東寧府悉歸西北諸城王拜
慎文庇為大將軍玄烈為大僕尹羅公彥李翰為
將軍玄元烈為大十八年世子在元帝以慎等付之
命曰此人雖叛爾國向朝廷有分毫心爾勿大責三
十一年慎拜同知密直司事從王如元黨三惟紹讓
毀忠宣三十三年與惟紹伏誅籍家產父子兄弟皆
沒為奴慎子方固用益等三人充驛戶方固用和皆
登第至是削名籍忠肅十六年方固用益皆許通方
固出守梁州用益拜成均學諭

裴仲孫

裴仲孫元宗朝積官至將軍十一年復都開京榜示
晝日趣令悉還三別抄有異心不從王遣將軍金之
氏入江華罷三別抄取其名籍還三別抄恐以名籍
聞於蒙古益懷反心仲孫與夜別抄指諭廬永禧等
作亂使人呼於國中曰蒙古兵大至殺戮人民凡欲
輔國者皆會延庭須臾國人大會或奔走四散爭舟



渡江多溺死者三別抄禁人出入巡江大呼曰凡兩
班在舟不下者悉斬之聞者皆懼而下或其或發船
欲向開京者賊乘小艇追射之皆不敢動城中人驚
駭散匿林藪童稚婦女哭聲滿路賊發金剛庫兵器
分與軍卒嬰城固守仲孫永禧領三別抄會市廊逼
承化侯溫為王署置官府以大將軍劉存奔尚書左
丞李信孫為左右承宣初賊謀作亂將軍李白起不
應至是斬白起及藪古所遣回回於街中將軍玄文
奕妻直學鄭文鑑及其妻皆死之叅知政事蔡楨樞
密副使金鍊都兵馬錄事康之紹逃亂出輔橋浦賊
騎追不及江華守卒多亡出陸賊度不能守乃聚船
艦悉載公私財貨及子女南下自仇浦至缸破江船
艦相接無慮十餘艘時百官咸出迎王其妻孥皆為
賊所掠痛哭聲振天地前中書舍人李淑真郎將尹
吉甫聚奴隸尾擊餘賊于仇浦斬五人至浮落山臨
海耀兵賊望見恟懼以為蒙古兵已至遂遁淑真與
郎中田文盾等封府庫使人守之無賴者不得盜賊
入據珍島剽掠州郡王命金方慶往討之明年方慶
與蒙古元帥忻都等率三軍擊破之賊皆弃妻子遁
賊將金通精率餘眾竄入耽羅初守司空致仕李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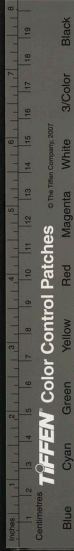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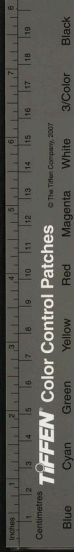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道下巡軍杖流海島木幾安道復幸於王頓懼密與
護軍高子英郎將金良柱謀逃入元比蔡河中等詔
事藩王暠窺覩國釁謀奪王位語在河中傳驟陞僉
議贊成事進拜左政丞忠肅竟忠惠逼華慶公主蒸
焉主恥之欲還于元時頓稱疾不出公主召之具道
見暴狀頓與洪彬及省官詣忠惠宮羣小當門不得
入乃還忠惠追呂不聽至永安宮招集百官聲言遂
去羣小而陰為藩王地忠惠幸萬戶印承旦金英甫
等二十餘騎至永安宮閉門不得入乃使尹繼宗三
天祐呂頊又不出頓以前護軍李安張彥吳雲為巡
軍首領官收國印置永安宮合前軍簿總郎柳衍左
思補李達裒軍簿佐郎成元度藝文檢閱金得培守
之會金注莊來自元詐言帝許忠惠襲位忠惠大喜
賜馬二匹頓黨聞之稍稍遁去忠惠榜諭云頓等不
畏朝廷佩執弓刀宵聚國人謀逆罪莫大焉百官有
能歸正者宥使前判書李兆年呂省官及諸宰相曰
曹頓聞之曰我為政丞見王荒淫無道之行若不聞
于朝廷罪在我身王雖欲殺我我不懼遂使閔珣連
車緞宮門外以徇之頓又與彬申伯黃謙白文舉王
伯洪成趙廉全思義朱柱等及省官令珣雲安趙夫



輝李休李英富韓昇張巨才裴成景等點軍千餘剪
紅銷貼衣為識皆執刀杖夜五鼓進襲忠惠宮忠惠
率幸臣數騎出射之頓軍敗走追至巡軍南橋安射
王中臂頓使人設布張於連車上以防流矢先鋒攻
破連車而入頓勢窮走入永安宮有親舊諭以出亡
頓不聽入公主殿王軍追入射殺之尸于巡軍南橋
下執安謙柱昇文舉炎輝巨才等繫巡軍獨宥彬及
省官後王使嬖人金教化執元度謂曰昔曹頓構亂
汝亦與謀又作贊頓詩何哉對曰百官脅從臣亦無
他且不作詩王命賦詩使典校副令蘇敬夫解之元
度嘗因婦翁贊成尹繼宗為掌令繼宗如元敬夫因
評理盧英瑞代元度職及繼宗還白王遂授元度以
故元度敬夫有隙至是敬夫詭解詩意王怒毆元度
且曰誰與汝掌令官非予所知枷囚巡軍遂罷其職
以敬夫代之內豐朴仁平亦頓黨也性最姦猾得幸
忠肅拜大護軍王嘗命贊成金士元獻禽于太廟仁
平竊代之以其家瘠肉王知而不能斥尋以罪囚巡
軍仁平以金賂王左右遂免竄逐火者楊安吉頓養
子也時在帝側用事其妹適人已久王欲求援安吉
斥其夫以嫁仁平仁平反與頓潛結王欲罪之仁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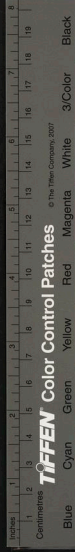
知之逃至潘王所與頓安吉相為唇齒遂背王以國
家陰事訴潘王又引誘柳請臣吳潛與之比趙璘趙
延壽金元祥等陰附之於是王之侍從家離畔莫適
所從時人曰仁平人猫誤王者必此人也

趙日新

趙日新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即位授恭理還國拜
贊成事錄功為一等日新挾負鯁之功暴橫驕恣請
王曰元朝宰倖欲官其族者既請於殿下又囑目令
使典理軍簿掌銓遮恐有司拘文法多阻滯請復政
房從政中除授王曰復舊制未幾又變必為人笑卿
以所託告我我諭遮司誰敢不從日新憤然曰不從
臣言何面目復見元朝士大夫遂辭職憲司嘗劾日
新不法日新請與臺官辨憲司又囚日新家奴日新
毀獄出之一日王於殿內設火山陳雜戲觀之日新
與王同倚欄檻巡軍府以事四理問裴佺家奴日新
領卒五十餘人立馬府門外呼吏令釋之吏不聽乃
殿之囑萬戶洪裕竟釋之宰相議以五軍錄事掌都
評議司案牘都評議錄事即以案牘傳付之皆弃去
日新聽五軍錄事讒鞠都評議錄事金得麟等皆除
名不敘錮子孫王知其不可不得已從之於是都評



日新固請曰安有無頭而濟事者乎王不得已帶劍
幸十字街百官始聚斬升亮等八九人梟首于市下
天起獄斬其子前總郎明道日新自為左政丞加贊
化安社功臣號授忠節同知密直乙輔贊成事洪開
道密直副使李君常朴曦代言王移御丹陽大君弟
日新獻觴於馬上於大妃公主亦如之王用李仁復
言決意誅之宰行省會者老大臣密議翼日復幸行
省命金添壽執日新引出門外斬之囚乙輔英傑權
忠節君常曦李宗敬河老等二十八人賊黨趙波迴
聞老母繫獄自來遂斬之是時連日陰霾及斬日天
新天日開齊者老上書都僉議司曰竊見趙日新心
懷僭踰巧言便結陵樂尊長自代其能陰結凶殘為
其黨援凡所欲為略無忌憚頃者監察執義金斗持
平郭忠秀舉劾其罪日新居間廢格反罪言官國人
皆切齒自度罪盈為眾指目夜暮其黨鄭天起崔和
尚等大備兵及闖入王所殺衛士迫脅左右擅開御
寶署署官職自為右政丞天起為左政丞機要之地
皆委其黨分遣凶徒恣行殺戮奪攘無厭眾心灼灼
日新恐姦謀敗露斬其徒和尚扶王上馬反害其黨
搗言已切大加名號陽退為左政丞居王左右露乃



使氣人莫不寒心曰自我肇邦四百有餘年人臣敗
逆未有如此者况歸附聖元以來世尚公主為君臣
臣親為甥舅寵錫便蕃固非他國比之雖有元惡大
慝畏聖元德威不敢小有侮慢但自某王至某王或
氣銳年幼為政有所未至今我王天資粹美稟性仁
明臣民愛戴如父母日新狂妄一小孺敢稱亂如此
幸今伏辜人心皆快然其黨多是某年間惡輩聖德
寬洪猶保性命固有悛心其惡逆又至此原火不可
不盡滅蔓草不可早不除伏望仰告天庭承稟明斷
以懲後來百官上書征東省曰誘眾弄兵人臣之大
逆制刑討罪天下之通規事係安危理當中達竊惟
本國歸附聖元于今八十餘載仰荷懷綏之德恭承
制禦之威黎民按堵邦國底寧人知犯分則必誅豈
有名干僭踰謀為逆亂者乎不意有賊臣趙日新潛
圖不軌擅自起兵謀去奇氏攻破其家參政逃匿院
使見害闖入王宮殺害左右恣行暴虐自知罪不容
誅又恐姦謀敗露反殺同黨崔和尚等滅口自雪扶
王上馬又捕其黨揚言為功自為政丞居王左右常
露其反使氣人莫不寒心夫日新者潛蓄異謀多結
黨援親戚廝養寔繁有徒方其徒亂捕之若急禍不



可測賴我王默幹神機假以亂色以伺其變不勞兵
及而日新就戮當其肆虐百姓凜凜若崩厥角今既
伏辜人民寔息若非我王含弘之德英斷之謀焉能
一朝剪除凶醜易於反掌伏望聞于宸聽明正典刑
以懲來後元遣宗正府常判梁烈帖木兒吏部尚書
不花帖木兒來鞫執送日新孽子丑厮在燕都者又
遣宗正府斷事官哈兒章兵部郎中剛升等來斬天
起忠節廉伯顏帖木兒允正君常李常龍籍其家流
君常二子希古布慶配烽卒又斬西陞陳英瑞等十
四人杖廣大英傑壽長等十七人震濟以年老免杖
贖銅順以子也先帖木兒有寵於帝得免貶洪鐸檜
原縣令乙輔光陽監務權濟州牧使流仇天祐元碩
閔桓朴良行孫襲于外鐸日新妻父也元又以日新
妻子給奇天麟為奴婢後皇后免其妻

金鋪

金鋪安城人性陰譎有機檻多詐忌克恭愍以元子
入元宿衛鋪侍從有勞累遷大護軍及即位授鷹揚
軍上護軍奏為行省員外郎元丞相脫脫遣使戒王
勿用險人贊成事趙日新知申事崔德林要其使言
班主金鋪承旨柳淑金得培等居中用事使者白王



嚴淑得培鑪方寵幸得不嚴時行省官多徵求州郡
宣使嚴淑到永州河陽收公廨田稅又歛綜布六百
匹解輸于京王聞之召鑪責曰省吏出外其禁已久
何玩法擾法民下淑巡軍獄尋釋之錄鑪侍從功為
一等賜土田奴婢拜密直副使賜輸忠奮義功名號
趙日新作亂犯行宮多殺宿衛者鑪直宿于內獨免
又不捍禦物議紛紜王亦疑之杖流海島元將討張
士誠遣使募名將王封鑪安城君遣之明年東還拜
知東都僉議司事鑪鄭世雲洪義與贊成事金普爭
權幸普丁母憂密諭行省都事崔介上書請令百官
行三年喪鑪等矯旨下其書都評議司逼令施行王
悉知其狀流鑪於濟州遂罷三年喪召拜僉議評理
尋改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密直辛貴貶在外妻
康氏獨居淫穢無忌大臣多私之鑪亦通焉貴母告
御史臺鞠之鑪以權幸獨免鑪為巡軍萬戶招集無
賴隸巡軍近千人常以自隨入關會忽赤巡軍分隊
扈衛巡軍與忽赤爭路挺擊忽赤將軍忽赤訴于王
置不問鑪索與世雲爭寵及世雲與金安祐金得培
李芳實平紅賊鑪矯旨密令祐等殺世雲因以為罪
而殺祐等語在祐傳改贊成事初紅賊招降楊廣諸



州水原府先降降為郡削其四部曲隸安城至是鑄
納水原人賂復陞為府還其部曲鑄嘗遇諫議大夫
金漢龍賀曰公將拜奉朔漢龍喜叩頭謝鑄之鬻權
如此賊金守遭連等五十餘人夜至行宮興王寺
斬門者直入相呼為宰臣稱

帝旨殺侍衛漢龍及僉議評理王梓文睿府左司尹
金台權宦者姜元吉衛士七八人徑至寢殿者宦李
剛達負王匿太后密室賊入寢殿宦者安都赤貌類
王代王卧于寢內賊任為王殺之踴躍呼萬歲既而
知王尚在佯言於眾曰慎勿驚動乘輿以其黨四十
餘人監宮內諸務促膳夫進膳欲王不疑而出也賊
分遣其黨入城殺留都宰相會諸相以祝釐在妙蓮
寺聞變將如巡軍集兵討賊先騎已至妙蓮洞口政
丞柳濯等駭馬由間道至巡軍鑄獨不赴妙蓮先至
巡軍集眾揚言討賊謂諸將曰諸公領此兵先詣行
在予亦收散卒繼進濯揣鑄有異志留以觀變鑄與
其門客巡軍提控之元相目凡賊被執來者不訊輒
殺以減口亂定以討賊為鑄功策為一等時廉悌臣
斬拜政丞宰樞往賀鑄酒酣謂悌臣曰三患去矣不
樂何為人莫知所指或謂洪彥博死是為一患去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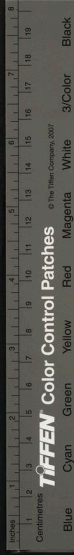
黨盡殲二患去自是百姓無憂三患去或云彥博世
雲三元帥也彥博以勳戚為首相鏞雖執權不得自
逞故云然興王賊黨逮捕者九十餘人鏞一不鞠訊
人皆疑之王召鏞曰欲下汝巡軍按問情狀但念前
功姑從未減即流密城郡令巡軍提控表德麟押行
竄其黨之元及大護軍高權等數人于外自是月初
日月無光無雲而陰及鏞之去天氣清明尋遣大護
軍林堅味護軍金斗移繫雞林府與按廉考李寶林
鞠之鏞曰予以八年三宰無欲不遂豈有犯上之心
乎但欲去洪侍中耳堅味等詰云何以殺安都赤乎
鏞無以對遂支解拘于諸道傳首京師島于市籍其
家潛之斬其黨十餘人杖流者亦幾十人斗初至密
城拜於樓下鏞顛倒下接之自以罪重見斗褫魄飲
於樓上猶未知斗為何人也酒三行乃悟曰君是金
將軍耶鏞既誅王追念不已為之泣下再嘆曰誰可
恃者命巡軍勿復問鏞黨

奇轍

奇轍蒙古名伯顏不花袁州人高祖允肅性侈靡事
豪俠附崔忠獻驟拜上將軍歷踐兩省嘗以黃衣唱
道往來倡家行路指笑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謚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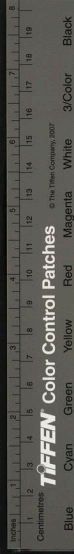
靖父子教蔭補散員累遷總部散郎出守宣州年六
十三卒娶典書李行儉女生載轍轅翰輪軾早死
季女選入元順帝後宮封第二皇后生皇太子愛猷
識理達臘忠惠時帝遣資政院使高龍普太監朴帖
木兒不花追贈子教東德承和毓慶功臣封榮安王
謚莊獻勅翰林學士歐陽玄撰墓碑賜之妻李氏為
榮安王大夫人表其門曰貞節數遣使來賜衣酒又
以轍為行省參知政事轅為翰林學士本國拜獻政
丞封德城府院君轅德陽君轍轅翰輪倚后勢縱恣
其親黨亦夤緣驕橫嘗轅會宗族宴其母器皿珍羞
窮極侈麗見者以為東韓以來幸有也內侍田子由
妻李氏奇氏族也王幸其家強淫之未幾子由與妻
道輪與田麻頗頗殿內僣燈燭輩王怒親至麻頗及
輪家索麻頗不得又幸輪家率輪還置酒遣惡少輩
又索麻頗於輪家竟不得廉敢詔轍妹塔也其家奴
恃勢頗張威福與其黨五六人謀奪人妻矯王命強
迎以歸經三宿夫家始知詎之王怒下巡軍鞠訊皆
服杖流達島輒肆暴中外苦之忠穆立置整治都監
輒知其罪亡命揚廣道按廉金玗捕送都監杖之轍
族弟三萬亦依勢恣行不法奪人土田整置都監杖



下巡軍逾兩旬死其妻訴行省理問所囚都監官除
浩等判都監事政丞金永晫白王曰殿下何因整治
官王曰三萬奪人田五結何至於死永晫曰三萬恃
勢稔惡奚止奪五結田元聞三萬死遣工部郎中河
魯刑部郎中王胡劉等來鞠之河魯等坐行省欲訊
浩鎖項而來三萬弟善財罵浩曰我兄幾姦汝妻懷
恨杖殺乎浩曰我妻子族室有是耶若婢妾必有穢
行善財毋賤故云然元復遣直省舍人僧家奴杖浩
等王薨德宣公主命輟王煦攝征東省事恭愍將幸
行省賀聖節輟欲並馬而語王命衛士分衛前後使
不得近趙日新謀除諸奇分遣人殺之輟殺輟亡
匿免王與公主屢幸李氏第宴王表請於元曰小邦
爰自祖宗之代獲叨甥舅之榮土風雖愧於中原天
幸多逢於上國茲者榮安王大夫入李氏衣冠奕葉
禮義名家毓德坤元會踐黃金之屋儲祥震索當開
碧纓之門竊聞皇朝之法有所謂孛兒扎者合姻媼
之權為子孫之慶古既如是今胡不然若蒙陛下為
大夫人李氏舉盛禮之優優示殊恩之衍衍則九族
感睦親之義誓永世而不忘一邦殫歸美之誠祝後
天而難老帝遣密魯太子定安平章等賜孛兒扎宴



王與公主幸延慶宮公主太子南面王坐西李氏坐
東王行酒先詭獻太子太子立飲太子行酒獻李氏
次王公主宴將闌使者僂人升坐西階衛士東階置
肉爭噉較勝否為樂食者而先已者為勝宴罷皆下
庭連袂立使者在面轍權謙筆在東各奏胡歌蹈舞
而進俱會庭心以絃絲一匹連執環立歌舞旋回者
數四斷其所執段段而分之是宴翦布作花凡五千
一百四十五他物稱是由此物價騰湧禁公私宴及
齋筵油蜜果自是遣使錫宴無虛歲本國置李氏麻
曰慶昌元遣直省舍人忙哥授轍遼陽省平章兼賜
衣酒王以事杖流監察糾正轍白王曰糾正雖有罪
恐為後世口實王即釋之元錫王功臣號轍適自遼
陽來覲母作詩賀王不稱臣元遣轅子完者不花改
冊榮安王為敬王又追封三代為王授轍大司徒時
權謙頭俱納女于元有寵轍與謙等相聲勢倚知天
下亂自念積惡斂怨恐一朝勢相難保預謀自安以
親戚腹心布列權要陰樹黨援將圖大逆閱諸道兵
器詐為詔使扇動訛言密諭期會約以舉事上先知
之託以曲宴令宰樞皆會官庭遣判密直洪義宰臣
裴天慶等呂轍頃謙及轍子贊成事有傑姓完者不



花謙子萬戶恆舍人和尚頊子行省郎中濟等輟謙
先赴密直慶千興黃石奇判事申青等等白王曰二
人已至其餘子姪及盧頊父子未至若事洩變起不
虞不如早圖王然之即令密直姜仲卿大護軍睦仁
吉弓達赤李蒙大等伏壯士出其不意推擊輟應手
而仆謙走避追及于紫門殺之血濺宮門遂殺輟從
者二人尸于朱橋義為兵所害奇權麾下狼狽四散
燕衛四番軍士一時俱發劍稍交於路仲卿等率兵
至頊家捕殺之尸于北泉洞路上有傑偕天慶詣闕
道聞變走匿完者不花濟恆和尚等及支黨皆逃竄
命中外搜捕沒入三家奴婢于義成德泉有倫諸倉
無賴之徒多乘亂攘奪宮城戒嚴自宰執至胥徒備
兵仗宿衛王教曰我太祖創業垂統設官立法上下
相保式至于今我忠憲王歸歎元朝世祖許其不改
舊俗以存恤之我國亦恪修職貢未嘗小違臣節今
有奇輟盧頊權謙等不念元朝存恤之意先王創垂
之法席勢以陵君肆威以毒民罔有紀極予以連姻
帝室於其所言一皆勉從猶為不足潛圖不軌欲危
社稷幸賴天地祖宗之靈輟等俱已伏辜凶黨之在
逃者奇有傑完者不花盧濟權恆和尚等罪在不原



韓可貴具貞等不從國令故縱反者是用俱置典刑
有能捕告反者以本人家贖量功充賞餘人所犯一
切除之轍等奪占人口土田都僉議司立都監許人
申告各還本主尋捕有傑完者不花濟和尚斬之恆
獨以素不挾勢免死流濟州有傑之死也觀之如堵
莫有哀者其弟上護軍世傑平章賽因帖木兒時在
元得免轍妻金氏逃難祝髮為尼獲之囚巡軍幼子
賽因亦薙髮匿興王寺捕殺之流其黨金盍君金普
密直副使李也先帖木兒行省員外趙萬通同僉洪
綱贊成黃河行評理李壽山密直王重貴代言黃河

宴護軍黃河洪前代言洪開道前田尹田霖繕工令
金義烈官者大護軍鄭龍莊杖前密直任君輔前廣
興倉使林仁起前護軍金南得前郎將盧之卿尋殺
龍莊蚡河行籍三家財產官責之大廟令張天嗣主
之天嗣密令其僕納布十七匹買錦衾以歸眾曰此
錦匪直十七匹何緣得之共追之僕曰我和責官天
嗣奴也御史臺請罪之其弟大護軍天志有寵於王
特宥之止免官轍等誅之氏李以憂病時國家遣將
西北以備亢春秋貢獻羈縻而已故音問頗阻皇太
子遣金剛吉思迎李氏李氏固辭使者三返太子遣



詹事院僉丞保童餽衣酒金剛吉思因留奉養李氏
卒官備葬事賻米二百碩布二千五百匹世傑妻房
氏評理彥暉女也奇氏既減金鋪賁誘彥暉私房氏
以其有夫不敢自恣乃與其門客正言崔守雌為妻
及鋪流主繫彥暉守雌于巡軍杖之鋪誅國人奪房
氏後世傑迎歸于元元亡賚因帖木兒與遼瀋官吏
平章金伯顏右丞哈剌波豆參政德左不花等招集
亡元遺眾割據東寧府憾其父誅將寇我北鄙亡報
仇王命池龍壽楊伯顏往擊之賚因帖木兒遁語在
龍壽傳

盧頊

盧頊交河縣人娶平陽公暄女慶寧翁主以故驤貴
忠穆時拜左政丞封慶陽府院大君持許帶玉張蓋
以寵之頊性貪好奪人藏獲整治都監究治之錄事
曹光乙掌其事頊恨之欲除名錄事籍乃不署五軍
都目狀侯除光乙名然後署之人多譏議恭愍朝以
女納于元帝拜集賢殿學士後與奇權謀逆伏誅子
濟楨嘗瑛濟嘗為行省郎中本國封瑞原君及頊誅
濟亡匿後詣闕自訴無罪王欲原之下巡軍竟斬于
市穆封昌城君頊誅達獄流于外久之昌還判密直



辛曉見

權謙

權謙政丞溥之子忠肅初拜司僕副正累遷代言轉
民部典書從王如元留燕五年侍從有勞王還國錄
功為二等尋陞同知密直司謙嘗為合浦萬戶及忠
肅復位屢朮為萬戶王不聽謙如元依勢家代李俊
為巡軍萬戶忠穆襲位東還謙奉璽詣行宮拜贊成
尋判三司事恭愍初以福安府院君如元納女于皇
太子得拜太府監謙家奴奪忽只朴元柱妻及李佛
臣女置謙家強淫之典法司捕鞠榜暴其罪並其黨
奇氏置之尼院皆奇后之族時人憐其無辜得珠附

司事其子瑄與洪倫犯逆伏誅積亦杖流尋與子楨
及鈞俱被誅籍其家恭讓在潛邸娶楨女及即位封
順妃追贈楨為齊孝公嘗封慶原君任元為兵部尚
書恭愍十八年自漢北奉元詔來至黃州王遣大將
軍宋光美執嘗鞠其來故嘗誣服與前監察大夫王
重貴樞密院使李壽林及李明等通謀行謀於是并
其一行十八人殺之王嘗求龍腦於和義翁主奇氏
不得至是託以與北元通謀下巡衛府又囚重貴等
及前侍郎方得珠獄未幾殺重貴壽林明梟于市髡
奇氏置之尼院皆奇后之族時人憐其無辜得珠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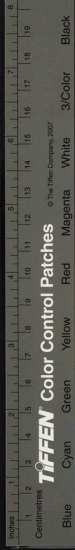
三人杖之謙後與奇盧謀亂伏誅

崔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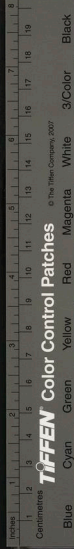
崔濡蒙古人名帖木兒不花同知密直安道之子忠
惠朝累遷軍簿判書曹頤之亂侍從有勞錄功為一
等仕元為御史初宰臣趙芬妻馬氏新寡服未闋濡
強淫之芬弟宜者院使伯顏不花在元聞之訴中政
院帝遣怯薛旦驢女等鞫問以豪富獲免止杖五十
後又強海淫平府院君尹頌婦其橫恣如此轉知都
僉議事以嚴奉忠定如元及忠定即位封鷲城君賜
誠勤翊戴協贊保定功臣號尋拜參理王晏元使裴
佺謂濡曰爾為參理我所薦也濡勃然曰吾顧因爾
力乎遂拳毆之濡又言於王曰援立之功無出臣右
然田知都僉議纔陞參理尹時遇有功以密直副使
拜三宰其父莘孫叔父安淑亦皆嘗為三宰豈彼傳
家之職乎閔思平叱曰汝抄人之後六宰于汝極矣
何不知足濡怒毆思平王怒濡而未能斥監監使劾
之遣所由執濡家婢來濡遣奴毆所由奪婦而去都
僉議司亦劾之時濡弟版圖判書源怨王有不遜語
王下源于獄命右政丞孫守卿鞠之源不肯就獄強
致之令詭源不服曰政丞曾不知皇帝恟薛固不可

罵辱亦不可鞠問耶罵辱自有邦憲拂袂而出濡遂
與源率其弟有龍奔于元恭愍在元還國濡扈駕至
遼陽逃還入元與金元之帖木耳等謀擾本國奏請
徵征南兵十萬於我帝乃遣濡徵兵時國人之在元
者咸以奏曰高麗褊小方被倭患且地遠不可徵兵
帝然之召濡等還帝將征高郵徵兵於我濡為元中
高監丞奉詔來督軍且亦槍材王拜濡三司使又封
龍城府院君初諸竒敗皇后謂太子曰爾年已長何
不為我報讐會濡在元諂事丞相撘思監及后宮宦
者本國人朴不花為將作同知又為同知樞密院事

知后怨王又恃金鏞殺安祐等諸將而為內應遂與
羣不花逞說后謀廢王立德興君安泰紅賊之難高
麗失國體印擅鑄新印用之元立德興君為王以竒
三寶奴為元子金鏞判三司事濡自為左政丞凡國
人之在都者咸署偽官且請發遼陽省兵以來時王
不以失位廢貢獻屢遣使陳請冀悟帝心濡與朴不
花等奪所獻禮物表踐使不得達王無如之何遣慶
千興安過慶等北西北面以備之濡以元兵一萬奉
德興君渡鴨綠江圍義州我軍敗退保安州濡入據
宣州王命崔瑩節度諸軍戰於隄川濡軍大



初敗濡喏蒙漢軍以利曰高麗王威質將士使守西
北聞新王來則不戰而散事定賞以高麗宰相妻妾
資產眾皆之信及渡江我軍堅拒無一人降者蒙漢
軍疑我誘致深入設伏以待及隄川之敗乃知墮於
濡計夜詐為我軍狀呼噪驚動濡軍遂焚其營渡江
走我軍追至江不及柳仁雨康之行安福從扈千奇
等罷憊在後執而殺之濡軍還燕京者纔十七騎濡
又託權勢謀起大兵而東且請于帝曰如得還國盡
發丁壯以充天子衛兵又獻糧餉及女子歲以為常
且於慶尚全羅置倭人萬戶府招誘倭人授金符吏
為上國之援監察御史紐憐等言修文德而服遠人
乃前聖之明訓斥姦諛以清朝政尤臺憲之當為夫
遠人服則干戈屏息讒人遠而是非益明比聞高麗
之為國也地處遐涖州威行海嶠歷代征之而弗克
號令獨施於一方惟我太祖皇帝肇基北土世祖皇
帝混一南征恩威所至率眾臣服於是授以征東丞
相之職妻以公主之榮錫印圭國貢賦歲修既為和
親永洽國典其國王卜顏帖木兒傳嫡嗣位恪恭乃
職方貢不匱海隅咸服比闕賊之陸梁殘上京於咫
尺煨燼宮闕劫掠璽符深入高麗欲殘邊境其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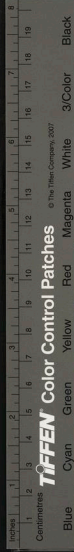
卜顏帖木兒仗義興師誓殄厥寇爰出奇策屠戮殆
絕所獲璽章寶貨等物遣使來納究其功勳不為不
重豈其伊庶叔塔失帖木兒既而為僧復圖異慮駿
奔京闕黃緣羣奸矇矓啓奏重授印章俾代其位分
撥將卒防送八國行未及境班師先歸故繫纓猶惜
其妄加而名器宜以復授致生邊釁有由然矣察
其妄誕之謀率皆奸巨樞密院同知崔帖木兒不花
之所致也謹按帖木兒不花狡猾其心大彘斯穢本
係高麗仕居中土開知國家之大體實為阿諛之小
人論其才非職任之可考加其行無尺寸之報效詭
妄造釁誣廢忠良似茲所為孰不切齒迹其斯人之
詭詐揆諸典獻而難容益惡不懲何以勸天下之善
邪不去無以彰忠義之心事雖在於赦前職難存于
革後罪幸遇原理合糾正如蒙唯言即宜遣使詣彼
明諭卜顏帖木兒復還其職安彼遐方以酬前烈收
奪塔失帖木兒印章制命斥還帖木兒不花於本土
庶幾息邊塵之復起雪忠義之至寃帝允之收塔失
帖木兒印章置永平府械濡送還伏誅

洪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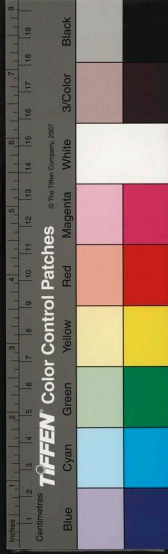
洪倫南陽人侍中彥博之孫恭愍王選少年貌美者



真子弟衛倫與韓安權璿洪寬盧瑄等皆屬焉以淫
穢得幸倫等常直禁中或終歲不得休沐皆懷怨懟
王使倫等通諸妃嬪薰生子以為嗣益妃有身宦者
崔萬生常從王如廁密告曰臣詣益妃殿妃曰有身
已五月矣王喜曰予嘗慮影殿無所托妃既有身吾
何憂乎少選問與誰合萬生日妃言洪倫也王曰明
日謁昌陵佯使酒殺倫輩以滅口汝知此謀亦當不
免萬生懼與倫安璿寬瑄等謀是夜三更入寢殿乘
王大醉萬生手劍擊之頭髓滅壁璿寬瑄安等遂亂
擊金與慶尹瑄尹可觀因呼曰賊自外至矣衛士股
栗莫敢動宰相百執事聞變無一人至者宦者李剛
建先入寢殿見血流滿房詭言上未寤鎖門禁出入
黎明太后至秘不發喪百官侍衛如舊剛達以王命
召慶復興李仁任安師琦等密議討賊仁任以僧神
照常禁中有脅力多詭計疑與藩王子脫脫帖木
兒通謀作亂下神照獄既而見屏幃及萬生衣上有
血痕囚萬生巡衛府鞠之悉得其狀繫倫等訊之皆
服唯安瑄終不服然倫等辭證明白即繫安父贊成
事方信瑄父密直璿父密直副使鋪寬父判閣門
事師普于巡衛府倫父師岳時出鎮全羅繫倫兄彝



百官會于市轅倫萬生斬安璿寬瑄及其諸子皆梟首籍家產妻妾沒為官婢杖方信榘鋪師禹師普編配遠州親叔姪堂兄弟皆杖流辛禍二年政堂文學李茂芳詣復興第曰何不籍韓方信盧榘家復興曰以韓安盧瑄不伏罪而死也茂芳曰二賊自知大惡至死不伏然情狀著見論以弑逆則其父豈免連坐復興作色不應茂芳言愈切復興不獲已並籍方信榘家執義金承得獻納安定等文章請誅萬生倫父母妻子兄弟其親叔姪堂兄弟削職遠流永不叙且大逆非特萬生倫也其洪寬權璿韓安盧瑄等並宜一體施施行禍皆從之仁任贊成睦仁吉評理邊安烈政堂文學洪仲宣判密直王安德密直副使禹仁烈等以為賊臣父兄皆以遠流請免其死禍曰今臺諫之言固是如之何不從仁吉曰臣從先王在元朝十朝有一年未聞以夫罪而戮其妻子罪而戮母也若論弑逆則雖舉國受戮尚無憾焉臣等亦豈得保首領況彼婦人焉能知言甚切至禍許之時萬生妻已死倫妻臨刑得免命誅師禹舜方信鋪榘師普及女兄休誼弟烈璿兄定住瑄兄榘弟鈞寬弟憲流倫族洪師瑗洪彥猷彥修韓臧柳龍生璿族權錫權權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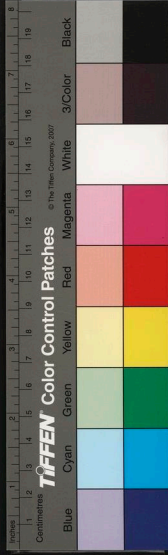
權鑄權澣權湛安族韓修韓理等遠州以萬生倫首
惡流姨子姑子時池裔利其逆黨田民質產倫萬生
之族假法恣誅初師禹知倫不肯欲殺之未果及倫
嬖幸寵傾羣豎師禹白王曰倫人面獸心願無畜宮
中王不聽其在全羅寄葬書令戒倫縱恣倫反訴於
王曰臣兄彝疾臣官居已右讒臣於父欲罪臣彝臨
刑曰倫之惡倫之惡素知滅吾門不忍早除以至今
日烈曰吾於甲寅之葬年方九歲豈得與聞不肯署
名刑書既而曰若是則違王命也遂就死

金文鉉

金文鉉善州人父達祥官至同知密直司事與吳仁
澤典政柄鬻官瀆貨又恃寵以口舌凌人為世所惡
文鉉登第恭愍朝累遷成均祭酒兄君鼎有愛妾當
直遽還家覺妾房中有人欲執之人拔劍擊君鼎欲
突出君鼎大叫僕隸全集人匿牀下逮曉視乃文鉉
也由是達祥甚疾之文鉉嘗在善州州人林永和與
弟寶劍從李芳實擊紅賊及芳實誅文鉉利永和家
產率二十餘人夜至其家矯旨稱芳實之黨皆置極
刑乃執永和兄弟斬之盡奪其財及馬九匹以歸又
與署令朴瑀善瑀死遂姦其妻又竊宰相金鉉妾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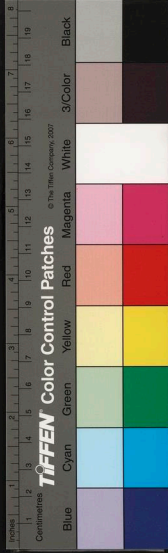


祥禁之不能得懼憲司按治請辛昞曰文鉉不肖在京必將不孝願置于外昞曰何罪達祥不忍斥言但云狂惑文鉉聞之怨恨又忌其兄依昞門客陳允檢謁昞曰文鉉不幸為父兄所疾願公哀矜不置死地昞曰汝父兄何疾汝耶文鉉曰我有何罪第畏吾口耳昞曰何畏也文鉉若不忍言者昞疑之密謂文鉉曰汝父兄有何為文鉉又若不忍言者昞益疑佯怒曰汝若不言繫巡軍鞠之文鉉曰吾父兄設兄公不德日將必亡國今予聞之願畏吾泄此言也昞信之讒王黜達祥鼎君必欲殺之王重違昞意乃命杖之除名沒籍昞遂擅殺之文鉉嘗以事貶在外至是依昞還京進退昞門昞誅諫官李寶林張夏等言金文鉉黨附逆誅諧殺父兄其交構誣陷之事辛昞李富春之所常說一國臣民之所共知其父臨死亦言為文鉉所陷有怨痛之聲此亦人之所共聞也此正天地所不容王法所必誅若置不問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請加典刑以示後世王不允減官復爭之不得憲府又請誅之文鉉逃辛禍四年典法司言金文鉉弑父與兄天下大逆而曲蒙恩宥得保首領泥酒面色無所忌憚此而不懲何以為國請依律處刑周示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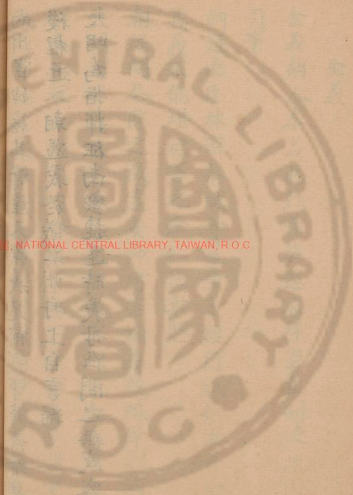


方禍杖流全義縣十四年盜殺于伊山營子上清
全義胡人本名也烈哥恭愍未拜密直副使陞同知
司事
朝廷使臣林密蔡斌等還命義護行斌酌酒每欲殺
義義不能堪欲害之李仁任亦恐
朝廷問恭愍之故遣安師琦密諭義殺斌等以滅口
至開州站義遂殺斌及其子執密以甲士三百人進
獻馬二百匹奔于叻哈出辛禍下義母妻于巡軍將
殺之憲司言義雖叛逆婦女何知請勿殺乃沒為尚
尚州官婢籍其貲產又繫義兄前判事彥彥踰獄逃
後權近入朝遇義於儀真州舟上自言歸
大明為指揮征南蠻捷還時義母在問之無感容

全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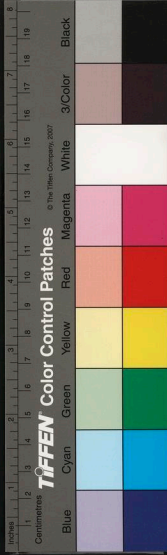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四十五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會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叛逆六士
辛毗
辛毗靈山人母桂城縣玉川寺婢也幼為僧名遍照
字耀空以母賤不見齒於其類常處山房恭愍王夢
入拔劍刺己有僧救之得免明日以告太后會金元
命以毗見其貌惟肖王大異之與語聰慧辯給自謂
得道詭為大言輒中旨王素信佛又感夢由是屢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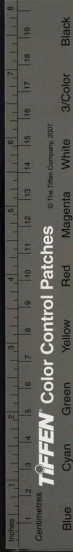
召入內與之談空眈目不知書常遊京都勸緣誑誘
諸寡婦售其奸淫自見王務矯飾枯槁其形雖盛夏
隆冬常衣一破衲王益重之凡饋衣服飲食必潔淨
至於足襪必頂戴致敬饋之李承慶見之曰亂國家
者必此髡也鄭世雲以為奴僧欲殺之王密令避之
承慶世雲死髮而為頭陀復來謁王始入內用事賜
號清閑居士稱為師傅咨訪國政言無不從人多附
之士大夫之妻以為神僧聽法求福而至眈輒私焉
十四年眈主密直金蘭家蘭有城府好毀譽人以二
處女與之崔瑩責蘭眈嫉之譖貶鷄林尹又罷贊成

事李仁復密直趙希古洪師範崔孟孫等引所善蘭
及金普李富春任君輔朴義代之又譖流贊成李龜
壽評理梁伯益判密直朴椿萬城君石文成宦者府
院君李寧金壽萬等分遣其党上護軍李得霖巡軍
經歷吳季南鞠瑩龜壽等以交結壽萬離間上下斥
去賢良大不忠羅織成獄瑩等皆誣服曰請速即刑
遂削瑩等三品以上爵除壽萬名為民並籍其田民
又流陽川君許猷典工判書邊光秀判事洪仁桂猷
子典理判書瑞僉議評理金貴上護軍梁濟大護軍
李仁壽護軍洪承老凡謗己者輒中傷虐熖薰灼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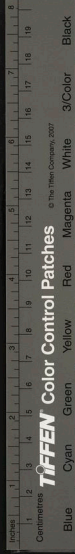
是自領之始出禁中寓奇顯家百官詣門議事眈以
辰巳聖人出之讖揚言曰所謂聖人豈非我歟以元
命兼鷹揚軍上護軍掌入衛四十二都府兵元命蘭
皆以眈故大用初顯後妻寡居眈為僧通焉後歸顯
及眈貴主顧家又通焉以顯妻主中饋眈貪淫日甚
貨賂輻輳居家飲酒啗肉恣意聲色謁王則清談斲
菜果若飲密直提學李達哀嘗於廣坐謂眈曰人謂
公酒色過度眈不悅罷之十五年眈以四月八日大
燃燈于其第京城爭效之貧戶至乞丐以辨諫官鄭
樞李存吾上疏極論眈罪惡皆見賤逐語在存吾傳

自是眈之桀驁尤甚宰相臺諫皆附眈而言路塞矣
王以無嗣欲納妃親選德豐君王義散騎安克仁王
郎鄭寯判官鄭良生女子內庭眈與王並據胡床觀
之眈既以計盡逐勳舊僉議評理睦仁吉雖潛邸舊
臣以武人不識字不為忌及其兇詐益露恐仁吉白
王因事譖之任君輔言仁吉舊人不可以少失去眈
銜之又聞樞之見逐君輔營救益嫉之遂譖之并仁
吉同日竄之眈以黃裳李壽山韓方信安遇祥李金
剛池龍壽楊伯淵金達祥李云牧張必禮李善等為
禁衛提調官於是內外之權悉摠於眈眈與宰相



廣州天王寺舍利于王輪寺王率百官往觀百官冠
帶立庭眈著半臂手圓扇竝御床坐袖緣化文立授
王令押王受之愈詳居數日眈率僧徒還舍利贊成
李仁任從眈步至天壽寺送之後兩府祭正陵眈不
拜坐對公主神座備食王謁諸陵百官皆隨王拜眈
獨立不拜王嘗御假樓觀擊毬雜戲都堂帳幕在樓
東眈騎馬至幕前諸相皆起立眈馬而與語至樓下
乃下馬與王坐樓上侍中柳濯進饌眈坐受眈服飾
一如王見者不能辨王又幸高羅里觀擊毬眈於帳
殿前乘馬侍中以下起立眈騎過垂鞭自若又與侍

中尹桓侍王宴桓行酒眈以飲餘授桓飲之無愧
色王一日步幸眈第眈與王並踞如儕輩無復君臣
之禮每出入騎從百餘儀衛擬於乘輿眈請置田民
辦整都監自為判事榜諭中外曰比來紀綱大壞貪
墨成風宗廟學校倉庫寺社祿轉軍須田及國人世
業田民豪強之家奪占幾盡或已決仍執或認民為
隸州縣驛吏官奴百姓之逃役者悉皆漏隱大置農
莊病民瘠國感召水旱癘疫不息今設都監俾之推
整京中限十五日諸道四十日其知非自改者勿問
過限事覺者糾治妄訴者反坐令出權豪多以所奪



田民還其主中外忻然眈聞一日至都監仁任春富
以下聽決焉眈外假公義欲市恩於人凡賤隸訴良
者一皆良之於是奴隸背主者蜂起曰聖人出矣婦
人訟者貌美眈外示哀矜誘致其家輒淫焉訟必得
伸由是女謁盛行士人切齒判事張海家奴為郎將
遇海高揖不下馬海怒鞭之奴訴眈眈因海及其女
于巡軍其欲收羣小心以濟姦慝類此百官嘗會眈
家車馬填街而宮門寂然識者寒心是日地大震時
公卿舊臣皆被竄逐眈惟悼太后譏問百計王憂無
嗣形于辭色或至泣下眈說王曰開文殊會則君臣
和協佛天歡喜必誕元良王從之設會于宮中凡七
日欣然有得子之望前會一日別建淨殿覆以白茅
為道場吹螺擊鼓如三軍鼓角聲振城中都人初聞
以為宮中有變皆驚駭久之乃定會罷眈乃出緇黃
雜流填咽宮掖令諸君宰樞及各司逐日設齋糜費
不貲王幸眈願刹洛山寺左右爭言今歲大稔王跪
佛前曰自不穀莅國十有五年水旱為灾今歲之稔
實由簽議燮理王敬眈常稱簽議而不名王上壽太
后益妃定妃侍宴眈亦與焉一日柳濯享王二妃在
東眈坐西謂王曰二妃年少而愚王曰不愚眈又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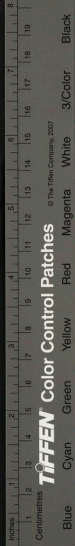
曰聖體不已勞乎王曰勞矣哉密直許綱妻金氏上
洛君永煦孫也綱死眈慕其門闕欲娶之金聞之曰
我公平生未嘗晚粉黛妾何甚背耶必欲污我當自
刎遂斷髮為尼眈聞而止十六年元以眈為榮祿大
夫集賢殿大學士賜衣酒眈受宣置座旁曰安用此
物為但他所與不可弃也王惑眈言冀生子又大設
文殊會於演福寺中佛殿結彩帛為須彌山環山燃
大燭又環佛殿燃燭燭大如柱高丈餘負以獅象夜
明如晝備列珍羞凡五行綵花彩鳳炫耀人目幣用
彩帛十六束又以金銀作假山置于庭幢幡葆蓋五

色暉日選僧三百繞須彌山作法梵唄震天隨喜執
事者無慮八千人王與眈坐須彌山東幸兩府禮佛
眈白王曰善男女願從上結文殊勝因請許諸婦女
上殿聽法於是士女雜還寡婦至有為眈治容者眈
以餅果散於婦女咸喜曰僉議乃文殊後身也士女
歛珍羞或弃地一會所費至鉅萬王命忽赤忠勇衛
二百五十人晝夜衛眈演福寺僧達孜嘗以識說眈
曰寺有三池九井三池澄淨扶蘇山映池心則君臣
心正致太平九井者九龍所在堙塞久不可不開將
設會眈令李云牧役府兵開三池九井是會凡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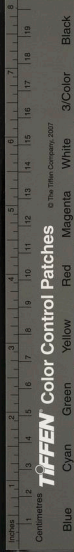
暴風三日大霜三日始會暴風終日黃埃漲天御床
為人所觸而碎王又親設文殊會於演福寺有氣如
烟出佛殿三日眈白王曰佛放光眈以道說秘記松
都氣衰之說勸王遷都王命眈往平壤相地春富達
祥官者禮儀判書尹忠佐等從之典校令林朴內書
舍人金麟知製教金禧皆佩劍以行麟監察大夫漢
貴之子禧漢貴姪也漢貴嘗詐稱眈戚屬故從之及
眈還四日猶不朝謁王以久不見悵然不樂使人請
見眈曰吾今疲矣明日乃進王命營成均館眈與濯
李湍會崇文館相舊址眈免冠扣頭誓先聖曰盡心

重營左右皆曰少損舊制可易成眈曰文宣王天下
萬世之師也可靳小費虧前代之規乎有僧禪顯千
禧皆眈所善者也千禧自言入江浙傳達摩法王親
訪于佛腹藏尋封國師又邀禪顯于康安殿封王師
王九拜禪顯立受百官朝服就班眈獨戎服立殿上
每王一拜輒噴噴稱嘆私語宦者曰主上禮容天下
稀有其陰媚取寵如此史官尹紹宗在傍眈顧謂曰
毋妄書國事吾將取觀之初禪顯之未封也紹宗族
僧夫目謂紹宗曰眈之貪暴犬豕不若必誤國家禪
顯附之吾不忍見遂逃入山元使乞徹至閔曰聞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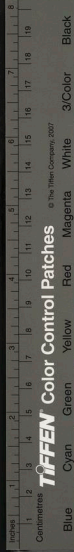


國有權王何在時中國謂眊為權王故曰眊在奇蹟
家由奉先寺松岡出入王宮岡西南有隙地眊白王
曰幸就此構小房則庶便老僕進退王許之眊分其
党督役不日而成宏敞深邃又於北園作別室重門
深幽明窓淨几焚香獨坐蕭然若無欲者惟許顯妻
及二婢出入凡訴寃者求官者必遣妻妾先賂顯妻
內謁顯妻謂其人曰別室甚狹不可著表衣又不可
率從者以入其妻妾着短衫賚貨賄獨入陳所欲眊
獨與相對醜聲流聞判事朴普安三宰姜碩常以事
遣其妻謁眊眊欲污之皆厲聲固拒顯與其妻事眊

朝夕不離側若奴婢然知都僉議吳仁澤與千興仁
吉元命三司右司安過慶前密直副使趙希古判開
城李希泌評理韓暉鷹揚上護軍趙璘上護軍李順
承等密議曰辛眊姦佞陰狡好讒毀人斥逐勳舊殺
戮無辜党與日盛道誣密記有非僧非俗亂政亡國
之語必是此人將為國家大患宜白王將除之判少
府事寺姜元甫與判書辛貴善會貴遣人借器於元
甫元甫曰欲何用曰將以饋眊元甫曰何用饋我與
某某將除之其人歸告貴貴馳往告眊眊夜令其徒
備弓劍以衛詣王告變曰眊山水間一納也上勒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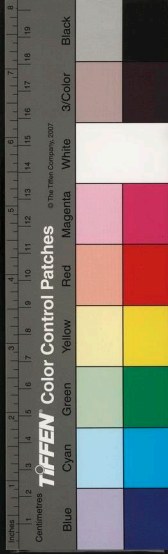


至此眈不敢違命思欲去姦惡用賢良使三韓百姓
粗得平康然後將一衣一鉢還向山林今國人將殺
眈願上哀矜王驚問之眈具以貴語對乃命繫仁澤
等于巡軍又囚貴元甫鞠之杖流仁澤希古千興元
命遇慶仁吉及仁澤子英佐于南裔沒為官奴籍其
家又流暉希泌璘承順元甫大護軍柳仁梓韓德卿
又以郎將田永貴朴世元私議千興等無罪并流之
獄方興眈赴西普通法席三品以下皆帶弓劍以衛
眈以其党李元具為慶尚江陵道察訪使金鼎為楊
廣全羅道察訪使高漢兩為西海平壤交州道察訪
使元具素與眈相善及眈得志來謁尋求去眈曰國
家欲選賢良君何去也俄授大護軍為察訪凡眈之
讎怨皆為之報累遷判太僕事又監察大夫孫湧日
詣眈家事皆告粟眈坐堂上湧每出入俯伏堂下玄
風人郭儀每遇俗節餽酒饌往靈山奠眈父墳令守
者達眈眈以素不相識驚喜召之尋除正言十七年
日本遣僧梵盞等來聘梵盞等至行省諸相皆立眈
獨南向坐不為禮梵盞等怒詰之眈忿甚欲毆之館
待甚薄至闕其饗餼仁任私餉之王聞甚慚眈終無
愧悔眈燃燈設火山邀王幸其第與云牧顯知申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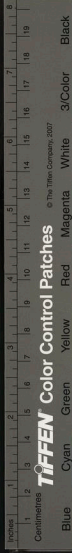
廉興邦鷹揚軍上護軍李得霖等率文武數百人為
左右隊督之燈以百萬計極其奇巧又盛陳雜戲王
賜布百匹得霖本隊尉資緣附眈驟顯貪縱不法嘗
為全羅道按廉未行憲府劾得霖盜廣州貢紬王命
臺官勿問督令之任及為班主縛政內侍別監憲府
又劾之王亦不問後眈以得霖盜影殿材殺之眈始
有寵李齊賢白王曰眈骨法類古之凶人請勿近眈
深銜之以老不得加害乃謂王曰儒者稱座主門生
互相干請如李齊賢門生門下見門生遂為滿國之
之盜科舉之害有如此時藝文館請行科舉王素疑

乃下令將巡駐三蘇發民除道又于平壤忠州皆作
離宮及公主魂殿時供頓民甚苦之然畏眈無敢言
者判司天監陳永緒等上書以為近者太白晝見又
年飢靜吉動凶王曰何晚奏耶明日謂左右曰國事
大臣不可不與聞與眈議罷之眈於八閏會攝眈受
群臣朝于儀鳳樓王性猜恐雖腹心大臣及其權盛
必忌而誅之眈自知鷓鴣張太甚恐王忌之密謀不軌
僧釋溫初附眈以辛丑戰功封輔理君後被罪逃髮
而改姓名高仁器拜判少府監事洩眈逆謀眈因自
辨於王復祝仁器髮放于金剛山實庇之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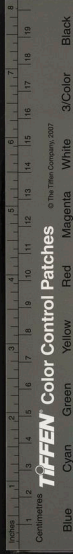
帝遣使來錫王命并賜眈綵帛璽書稱相國辛眈王
因諫官言令六部臺省官每月六衙日親奏事眈言
六衙日聽政則聽訟官五日內未能窮治請于初二
十六兩日視事從之二十年眈嫌人享眈于穿坂王
出涼廳望之自侍中以下有爵者皆與凡二百餘人
都人聚觀謂之僉議餞送權適又大享眈設火山臺
眈不敢自安乃移涼廳請王觀之眈初以僧行見信
於王既納蘭女又畜妾無算卿大夫妻貌美者必密
招私之凡在朝者皆希恩畏威獻臧獲寶器王猶以
不受祿不近色不置田園信重之眈恣行威福恩讎

必復世家大族誅殺殆盡人視若虎狼至使仕者夜
直其第論資授官出則侍中以下擁前後道路為之
填塞市不開貨奇顯崔思遠為腹心春富蘭為羽翼
党與滿朝王亦有不自安之意稱領相而不敢官王
謁憲景二陵眈分遣其党設伏道傍約行大事及王
還宮眈謂其党曰何不如約其党曰見上儀衛甚盛
不忍犯也眈怒且罵曰爾輩誠怯懦無用者也自是
日夜聚謀更刻日舉事時求官者悉附眈選部議郎
李勣亦為眈門客備知免謀陰籍記之事迫乃匿姓
名稱為寒林居士為書夜投宰相金續命第即微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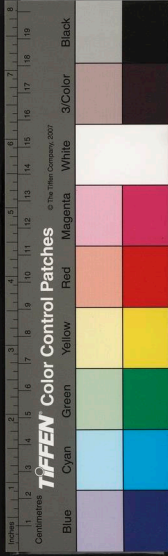
亡去續命以其書聞王命巡衛府收捕眈党顯思遠
仁器前少尹鄭龜漢將軍陳允儉顯子前正郎仲修
韓乙松等鞠之王始疑鞫誣構不之信及訊其党皆
服乃誅顯思遠龜漢允儉仲修仁器乙松等流云牧
辛貴辛修翼日眈以小兒生辰飯僧廣明寺王命承
宣權仲和降香賜蟒龍衣眈遂謁正陵王命仁任興
邦及頭裏速古赤從之後二日流眈于水原命李成
林王安德押行理部憲司請族顯等王曰門下重房
何無狀疏都評議司奏曰眈本庸僧過蒙恩幸乃詭
謀竊權陰結党與圖為不軌幸賴天佑剪除其黨眈

署科或濫且重違眈意不許既而聞興校寺書疏祝
者惟一人乃幸九齋取李詹等七人眈惡柳淑諧王
殺之又聽金文鉉讒殺文鉉父達祥及其兄君昇語
在淑文鉉傳前密直副使金精與金興祖趙思恭俞
思義金齊賢金龜寶李元林尹希宗等謀誅眈思恭
洩謀於所善前洪州牧使鄭暉暉與提學韓藏告春
富春富入白玉命繫巡軍獄鞠之杖流有差眈追遣
私人於中路皆縊殺之又以璘元命嘗與思義通書
皆杖殺之凡為眈所殺者妻子不敢訴寃廷臣無敢
言之眈又欲盡殺流人訴於王遣孫演于慶尚全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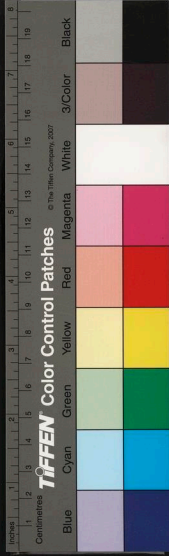
道其党洪永通謂眈曰多殺人何益佛氏罪福報應之說亦可畏願更思之眈悟更白王召演還十八年以公主忌辰設會于演福寺僧尼數千施布八百匹時水原道飢流民間會空集眈以餘布分與流民以千譽眈欲自為五道都事審官令三司上書請復之王曰我皇考忠肅王值旱災焚香告天罷此官天乃雨寡人可忘先王之意乎焚其書後眈賣諸道州縣事審奏目詣王王戲曰五道都事審貪議可自為之又曰大盜莫若諸州事審事遂寢眈密令春富請移都忠州王怒眈托言松京濱海海寇可畏以解之王

以逆首只竄于外尚保首領宜置極刑并誅遺孽同產及其党顯思遠等子餘党亦悉窮治門下省奏曰大逆天下萬世之所不容幸眈本一微僧濫遇上知位極人臣進退百官頤指氣使廣植兇徒覬覦非分幸賴祖宗之靈殿下先見之明免謀發覺乃用寬典止于流放三韓缺望且眈之党與不但顯思遠等七人而已伏望斷以大義置眈極刑籍沒家產并夷其党以快衆心憲府又請誅眈流其親党籍產潛宅王曰法者天下萬世之公予不得私撓宜如所奏遣察訪使林朴伏覆使金珥于水原誅眈即召還眈所逐



孤精

弟郎將桂為奴皆伏劍自死杖流湧永通金鉉許完前承旨金鎮春富弟光富元富上將軍金重源大護軍宋蘭孫湊金安石蘭金昇吳仲華民部尚書成俊德成汝完禮部直部吳一鶚太常少卿趙思謙柳濬郎將朴千祐前軍部正郎柳資澤尹德方韓休楊天式羅松金暉西平元之金良劍高敏等有差思謙後為判事論通其妻父之妾又附眈多受賄路廢為庶人流達州一鶚嘗為政房少卿冒受中郎將河永洪俸祿監察司論劾除名不叙附眈得官至是敗三司右尹李遇龍亦以眈党免官眈及逆党妻妾皆沒為官婢勦後以功驟遷至政堂文學眈性畏畋犬惡射獵且縱淫常殺烏雞白馬以取陽道時人謂眈為老



辛禍小字牟尼奴眈婢妾般若之出也或云初般若有身滿月眈令就友僧能祐母家產能祐母養之未期年兒死能祐恐眈讓旁求貌類者竊取隣家隊卒取養於家以同知密直金鉉所賂婢金莊為乳媪般若亦未知為非其兒也恭愍王常憂無嗣一日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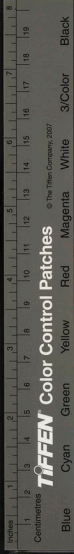
辛禍一

列傳卷第四十六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
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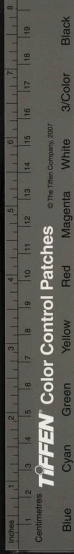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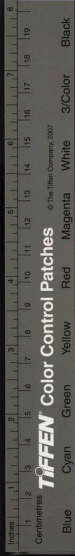
至晚家晚指其兒曰願殿下為養子以立後王晚而
笑不答然心許之晚密令其黨吳一鶚為書祈洛山
觀音云願令弟子分身牟尼奴福壽住國及晚流水
原王語近臣曰予嘗至晚家幸其婢生子母令驚動
善保護之晚既誅王呂牟尼奴納明德太后殿謂守
侍中李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矣因言有美婦在晚
家聞其宜子遂幸之乃有此兒後王欲以牟尼奴為
嗣請就學太后不欲曰稍長就學未晚王命知申事
權仲和往前政堂李穡第會文臣議改牟尼奴名乃
書八字以進王以禍命之仍召侍中慶復興密直提
學廉興邦政堂文學白文寶議封禍江寧府院大君
使文寶及田祚生鄭樞等傳之二十三年九月王冒
稱禍故宮人韓氏出追贈韓氏三代及其外祖甲申
崔萬生洪倫等弒王太后率禍入內秘不發喪丙戌
殯于寶房禍與宰樞發喪舉哀翼日太后及復興欲
立宗親任仁欲立禍議未決都堂相視莫敢發言判
三司事李壽山曰今日之計當在宗室永寧君瑜及
密直王安德等阿仁任意大言曰王以大君為後捨
此何求仁任率百官遂立禍年十歲十月癸巳朔告
喪於太廟壬寅雷雨電丁未下書宥境內曰不幸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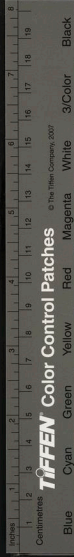
不佑我國家先考奄棄羣下痛不容言宦者崔萬生
及洪倫權璿洪寬韓安盧瑄等與近臣金興慶妬寵
宿怨乘釁肆毒幸賴祖宗在天之靈捕獲萬生等已
正典刑原其致亂流興慶於外洪武七年九月二十
五日國之宗親暨大小臣僚以先考遺命承王大母
旨俾予繼位予方位冲在襄經之中固辭至再至三
遂不獲已以至於此於戲凡爾內外大小臣庶各盡
乃心恪守先王成憲弼予以理以安社稷宥辛毗黨
甲寅大霧二日庚申葬玄陵是日虹圍日日傍又有
大小二日十一月己巳攝事于太廟是日大雨雷電
地大震鵬鳴于大室追謚韓氏為順靜王后遣密直
使張予溫典工判書閔伯萱如京師告訃請賜謚
承襲請謚表曰帝王之道雖遠不忘人子之心惟親
是顯竊念臣父先臣顯早承舊服爰處遐選方幸逢聖
人之興灼見天命之集既委質於事上亦盡心而治
民若稽成規宜請殊號伏望同仁夷夏施澤幽明察
先臣篤於忠貞哀孤臣迫於痛悼舉易名之典副向
化之誠則臣誠當宣孝治於一方祝聖壽於萬歲承
襲表曰居高惟在聽卑承國宜先稟命輒陳哀懇仰
瀆聰聞伏念臣禍惡運既深先臣奄逝年齡甚弱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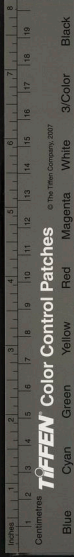
居衰經之廬政事惟繁難曠蕃宣之職茲當吁籲果
切兢惶伏望推無外之洪恩降由中之明詔俾小國
得遵舊典許孤臣仍守遺基則臣謹當永堅保釐之
心上谷生成之造設八關會以國恤不受賀移安仁
德太后真于光岩寺納哈出遣其子文哈刺不花來
獻駱駝二頭馬四匹大明使林密察斌等還至開
州站護送官金義殺斌及其子執密遂奔北元張子
溫閔伯萱逃還十二月以三司左使李希泌為西北
面上元帥遣判密直司事金清如北元告喪倭寇密
城焚官解虜掠人物元年正月禍如普濟寺設百齋
釋服遣判宗簿寺事崔源如京師告喪請謚及承
襲禍始置書筵以田祿生李茂方為師傅倭焚掠密
城以萬戶不能禦遣將軍崔仁哲往按之令百官各
陳便民策納哈出遣使來問曰前王無子今誰嗣位
耶時北元以恭愍無嗣乃封藩王高孫脫脫不花為
王故有是問二月以同知密直韓邦彥為楊廣道副
元帥兼都巡問使禍下書曰予以幼冲承先王之業
處臣民之上固知所為以致乾道失常地灾屢現顧
惟眇昧其何以堪豈政刑之失宜民不得所而致然
歟於戲凡尔内外大小臣僚各盡乃心毋事虛文務



求實效以底豐平之理遣判典客寺事羅興儒聘日
本戊申日有黑子已酉亦如之禍以疾放囚三月遣
判事孫天用如京師獻貢馬一百匹禍祭慈明仁
和兩殿倭慶冠陽縣楊廣道都巡問使韓邦彥與戰
敗績以年饑禁酒甲申雨雹大如彈丸四月以判密
直李子松為西北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贊成事池
奩為西北面都元帥門下評理柳淵為東北面都元
帥徵諸道兵以備北元尋得邊報平安乃止以判密
直司事李成林為西北面宣慰使密直副使趙思敏
為東北宣慰司戊申雨雹已酉祔忠王定于太廟以
密直副使崔公哲為泥城上元帥耽羅獻金帶三腰
及銀器五月禍有疾設消灾道場于書筵聽以李寶
林為司憲府大司憲禍謂書筵官曰前日大司憲來
悔不引見遂呂寶林與之酒曰憲府國家耳目敬哉
北元遣使來以贊成事黃震為西北面都體察使左
副代言成石璘為體察使如江界慰遣之遣判典儀
寺事全甫如京師獻歲貢馬六月倭公昌等十六
人來降大明人張來興等被俘于倭逃還遣孫君祐
押送京師七月己未朔日食八月倭寇樂安寶城
改定都城五部戶數慶尚道副元帥尹順斬倭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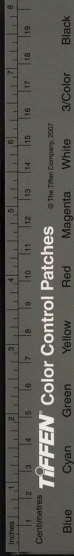


六級書雲觀言近者天文示異災變屢興宜移御避
災禍議還都判三司事崔瑩等議曰今無大故不可
遽弃舊都乃止泥城萬戶飛報藩王母子率金義及
進奉使金潛已到信州中外洶懼以知門下府事林
堅味為西京上元帥密直副使商議慶補兼都巡問
使門下評理商議楊伯淵為安州上元帥同知密直
李元桂為元帥贊成事池翰為西北面都體察使密
直副使羅世為西海道上元帥兼都巡問使密直副
使朴普老為副元帥兼都體察使密直副使趙仁壁
為東西北面元帥門下評理邊女烈為副元帥又徵
諸道兵九月泥城元帥崔公哲麾下二百餘人叛殺
軍民渡江去倭船大集德積紫燕二島時將卒悉赴
北征乃簽坊里丁及諸陵戶為兵又徵楊廣全羅慶
尚諸道兵以我太祖及判三司事崔瑩領之耀兵東
西江以備之尋放還諸道兵禍以知仁州事田秀妻
有乳保恩與布七百疋米二十石西北面都體察使
池翰請又發兵為後援命三司左使李希泌為都指
揮使率兵赴之徵諸寺住持僧戰馬各一匹又取諸
寺田租以充軍須以密直副使李琳為西北面宣慰
使往察事變迎桐華寺釋迦佛骨置神孝寺作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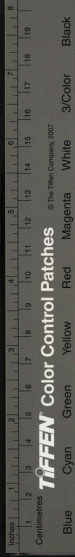


倭寇宣州木州瑞州結城十月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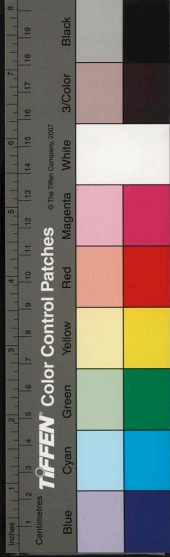
太祖射虎以進禍賜襦衣一領曰惡獸可除然亦危
事後其慎之閱諸道所募兵放還老弱禍欲召書筵
官講書宦者金玄曰每月暇日宜停講禍曰讀書非
視事何可廢也遂出講憲府劾楊廣道安撫使鄭庇
巡問使韓邦彥不能禦倭編配戍卒禮儀判書朴仁
桂為楊廣道安撫使以天變屢見釋杖罪以下囚以
河允源為司憲府大司憲十一月以河允沚為全羅
道元帥楊廣道安撫使朴仁桂獲倭賊二艘殲之濟
州人車玄有等焚官廨殺安撫使林完牧使朴允清
馬畜使金桂生等以叛州人文臣輔星主高實開鎮
撫林彥千戶高德羽等起兵盡誅禍遣使如京師
奏之十二月丙戌大霧禍出書筵讀大學問右副代
言尹邦彥曰詩云穆穆文王於緝與敬止何義也邦
彥不能對禍曰予嘗謂儒者能通經書今乃爾耶時
禍昵近宦官宮妾不親士大夫識者憂之倭寇楊廣
道瀆海州縣以判典儀寺事金仕寶為兵馬使禦之
遣密直副使金寶生如京師賀正阻風還泊喬桐
戊戌雷癸丑霧二年正月復遣金寶生如京師攝
事于大廟上尊號以添設職賞軍士自奉翊通憲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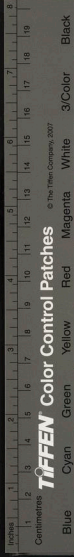
七八品無筭二月遣李之富如定遠衛通好仍察事
變又遣李原實聘于納哈出判事安德麟擅殺人繫
獄鞠治僉議評理洪淳卒三月以朴普老為西北面
元帥兼都巡問使遣僉書密直司事鄭公權安胎于
禮安縣般若夜潛入太后宮啼號曰我實生主上何
母韓氏耶太后默之仁任下般若獄臺諫巡衛府雍
治之般若指新創中門號曰天若知吾寃此吾必願
司議許時纔入門門自頽時僅免人頗異之竟投般
若于臨津斬其族判事龍居實遣判事金龍如定遠
衛通好四月以郭璇為楊廣全羅道體察使蔡將帥
守令備禦勤怠官軍久留西北面民多飢之以李淑
林為完護使賚布千五百匹賑之禍曲晏禁中宰相
請奏樂禍以國恤不許嘗敬孝大王影殿于王輪寺
西懶翁設文殊會于楊州檜若寺中外士女無貴賤
賚布帛果餌施與恐不及寺門嗔咽憲府遣吏禁斥
婦女都堂又令閉關尚不能禁放于慶尚道密城郡
行至驪興神勒寺死五月遣知印尹思禮賚布千五
百匹分與西北面各站以六曹印小改鑄之濟州萬
戶金仲光捕斬逆賊哈赤姜伯顏等十三人分配妻
子于光羅二州庚午地大震鷓岩吼禍出北園習騎



馬又觀弄杖戲北元人吳抄兒志來禍待之厚取及
第鄭總等六月代言李元絃封雩祭香忘其祝板久
而請押禍怨曰祝事不可不慎爾何慢耶以大旱禁
酒禍謂宰相曰宮中亦不宜用酒宰相以為不可禍
曰予性不好酒自令不復飲以柳滌為全羅道元帥
兼都巡問使柳實為全州道兵馬使放輕繫量移諸
流配人有差判事金龍自定遠衛贖高家奴書還其
書曰僕自洪武五年故降 朝廷數年之間深蒙厚
恩非筆舌一言能盡茲因本國不知怎生廢了普顏
帖木兒王上頭主人疑惑况又將差去官蔡大使等
亦廢了因此不通王命只三二年恁又與納哈出通
音前後不一然人在天地間豈不知順逆循環的道
理今次差使臣金龍來好生的好爭奈南雄侯大人
回京又恐恁那裏心上不安俺這裏與兩箇守方面
的官人商量了且交他每回去即自總兵官靖海侯
余都督李平章三箇大官人到牛家莊下岸總統大
軍轉運大糧至遼陽海州瀋陽開原等處堅守城池
交恁知會我想著前元時分與王普顏帖木兒共同
策應殺沙劉二破頭潘那其間王京官人每多信從
我來今日前日何異未敢以不至誠待人切思無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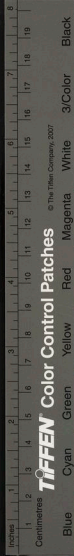
細哈出孤兵深入所部將士未戰自敗從然僥倖到
金山子百無一二然又接王保保輩况彼幾戰敗將
何足為論旦夕我國家大軍四面雲集至彼如勁風
之掃敗葉臨時雖悔何及若原來使臣金龍王專望
列位相國當以四海八方靡不來臣之心為意作急
差經濟老臣或奉上之馬并總兵官靖海侯等大官
人處來說話趁此之機不可失期更有遼陽先前避
兵之民喘冀列位相國早為發付前來不惟民之思
即實報國家善政之一端也果允所禱先將已未起
男婦備細手本將來與總兵官大人看况東寧等處
來故之民遼陽如市去使詳知原差蔡大使取的馬
如達可作急差人來解與我國家添力一般若今次
不來顯知我也說說恁再如何話說克曰大軍殄滅
納哈出等後恁便將無萬的馬來何用都堂見書喜
給龍銀五十兩以太后不豫宥二罪以下倭焚掠固
城縣書雲觀請依道誥密記凡制度一循土俗禁斷
異國之風七月倭賊二十餘艘寇全羅道元帥營又
寇榮山焚戰艦判密直司事金湑自納哈出營逃還
先是僧小英托緣化遣其徒數人于北方潛寄書瀟
王曰今國家臣弑其君主諛臣詔國柄專在權臣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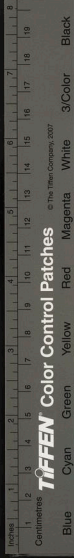
引兵來大事可成潛見其書來告下小英獄鞫之果
服乃沈于碧澗渡全羅道元帥柳濛擊倭于靈岩倭
寇扶餘至公州牧使金斯革戰于昇峴敗績賊遂陷
公州楊廣道元帥朴仁桂以屬縣懷德監務徐天富
不赴救斬之賊又寇石城趣連山縣開泰寺仁桂迎
戰墮馬被殺賊屠開泰寺仁桂素得民心時號賢將
都堂奏倭寇方興惟防禦都監造軍器恐或不足請
令各司各愛馬諸都監各以其司錢物剋期繕造以
備緩急從之以梁伯益為西海道元帥以太后誕日
宥二罪以下遷喬桐縣民于近地以避倭東萊安寇
集魚承漢貪暴憲府劾之倭寇朗山豐提等縣元帥
柳濛兵馬使柳實力戰却之禍遣人與錄段訖言倭
將寇都城夜半發坊里軍守城又聞賊欲先登松嶽
發僧為軍分守要害諫議李悅製疏文以進禍問代
言李元紘曰此疏用於何日對曰在今夕曰然則當
復何時寫之而受押又以藝文檢閱金爾音不豫令
作疏囚巡軍獄宰樞睦仁吉等請釋禍曰命令大輕
未可遽釋仁吉等再請乃釋之庚辰震漢川君王睎
及其妻朴氏與孺子俗傳蓄震家之物可致富以故
都人全集爭取牛馬財帛器皿木石瓦甃睎及朴氣



猶未絕至齋其支體而去睽家須臾變為丘墟都堂
令巡軍典法推其財產悉還其族八月銀鑄定妃印
及乳媪辰韓國夫人張氏印張即金莊也以金鑲
為慶尚道元帥兼都體察使金用輝為泥城元帥有
人自定遼衛逃還言定遼衛將乘秋來侵遣使諸道
點兵九月以慶補為西北面都體察使倭寇古阜泰
山興德等地焚官廨又寇保安仁義金堤長城等縣
禍造等身佛聚僧徒點眼于禁中以天變宥二罪以
下禍習馳馬放鷹以韓邦彥為安州副元帥金得齊
為齊州元帥趙思敏為全羅道副元帥兼都巡問使
睦忠為助愛兵馬使密直副使孫光裕為海道上元
帥憲府論劾判事趙思諫奸其妻父李培中妾又嘗
諂附辛毗多受賄賂禍命收職牒流外以邊安烈為
楊廣全羅道都指揮使兼助戰元帥西北面蝗閏月
因倭寇水路阻梗罷漕運鬪全羅楊廣慶尚公海州
郡徭賦有差以羅世為全羅道上元帥兼都安撫使
奉安敬孝大王真于王輪寺影殿號曰惠明戊申葬
順靜王后韓氏于懿陵時明經及第韓略言我韓氏
宗人也初韓氏卒我與韓氏族故僧能祐火其屍收
骨厝于奉恩寺松林乃於寺之北園發燒骨一缸備



儀物移葬顯陵之西轎車至十川橋祖奠將撤燒塊
錢延及柩帷并蒸儀物惟柩賴救得免時人異之或
云天火追上玄陵尊號仁文義武智勇明烈敬孝大
王韓氏宣明齊淑敬懿順靜王后配享惠明殿魯國
公主祭於別室十月羅興儒還自日本遣僧良
柔來報聘獻綵段畫屏長劍鏤金龍頭酒器等物其
國僧周佐等書曰惟我西海道一路九州亂臣割據
不納貢賦且三十餘年矣西邊海道頑民觀釁出寇
非我所為是故朝廷遣將征討深入其地兩陣交鋒
日以相戰庶幾克復九州則誓天指日禁約海寇以
密直副使沈德符為東江德符元帥北元遣兵部尚
書字哥帖木兒來都總兵河南王中書右丞相擴廓
帖木兒貽書曰往者予與令先君獲承往來甚厚厥
後令先君為小人所譖方在危疑遣介來告予亦周
旋以定其事大駕東巡予惟舊交之故期於宣力國
家不意早世未展慰問每惟高麗事我朝自世祖爰
降貴主建為東藩今所存者非舅甥即姻婭也去歲
或傳令先君無嗣朝廷以爾邦久未有君必致危亂
是以濟爾族世往來其祀詔使既行彼則有梗當此
之時朝廷非乏樹立之策失問罪之舉也持念天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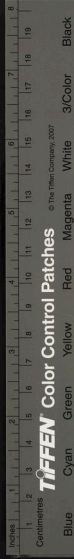
寇鎮浦以洪仁桂為楊廣道都巡問使倭寇江華府
焚戰艦倭寇韓州崔公哲擊之斬百餘級禍與酒鞍
馬戊辰雷震日亦如之設消災道場于外院寺遣密
直副使孫彥如北元百官呈省書曰本國世世相承
保有東土至忠敬王首先故順世祖皇帝仍襲王爵
其子忠烈王尚世祖皇帝親女忽篤怯烈迷思公主
生子忠宣王忠宣王生子忠肅王忠肅王生子伯顏
帖木兒王伯顏帖木兒王生子牟尼奴兒今襲位以
俟明降具載往歲申達之文不期金也烈哥附託不
干本國王派藩王完澤禿之孫禿脫脫不花結構凶
黨上誑朝廷欲亂國統今來參詳國家之統父子相
傳古今天下一定之理不可紊亂如蒙准呈將亂統
生事之徒發還本國究理允合公道又遣開城尹黃
淑卿于納哈出以報九住之來納哈出曰我本非與
高麗戰伯顏帖木兒王遣年少

李將軍擊我幾不免

李將軍無恙乎年少而用兵如神真天才也
將任大事於爾國矣壬申憲府上疏曰往者藩王之
變宰相協謀決機諸將仗義奮忠輒率偏師晝夜倍
道迎戰却逐使朝野益謚面賞典不舉無以勸後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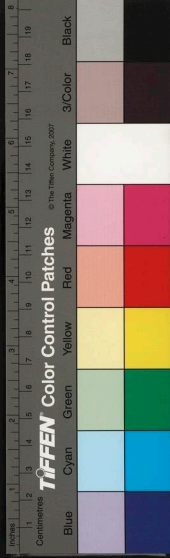
第功行賞從之十一月辛巳祔敬孝大王于太廟大
雨震雷不克祔倭寇晉州渾珍縣又焚掠咸安東萊
梁州彥陽機張固城永善等處丙戌霧雨電震雷倭
寇晉州班城縣又寇蔚州會原義昌等縣焚掠殆盡
己亥祔敬孝大王于太廟以忠會王母弟同一室祔
以韓氏倭寇密城郡及東萊縣十二月納哈出遣使
遺白金及羊倭焚合浦營屠燒梁蔚二州及義昌會
原咸安鎮海固城班城東平東萊機張等縣北青千
戶金仁贊獻海東青襦賜白金白五十兩以池諭為
門下贊成事尹邦彥密直提學鄭良生大司憲金濤
左副代言金承得右副代言以禹仁烈為慶尚道都
巡問使裴克廉晉州道元帥憲府劾論判事金禧嘗
附辛毗稱為姻婭多行不義又不告父忌乃削職歸
田里三年正月倭盜會原倉以池湧奇為楊廣道副
元帥納哈出遣使遺羊馬以印海為楊廣道副元帥
二月倭寇新平縣楊廣道都巡問使洪仁桂擊之北
元遣翰林承旨字刺的賚冊命及御酒清海來詔曰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牟尼奴粵惟我國家受天景
命統承萬方世祖皇帝聖德神功澤被四表惟時高
麗雖介在海隅能仰德執義率先來臣以順以忠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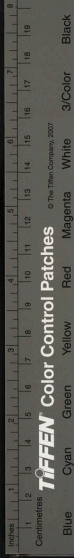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用嘉之爰降貴主俾爾祖啓壤三韓作我東藩百年
于茲前歲伯顏帖木兒沒爾眾以繼襲之典上章有
司而不言有子國家恤彼宗祀廢殞乃簡爾族之良
用承厥世是以有脫脫不花之命今者來言伯顏帖
木兒有嗣牟尼奴在故遣使往故而祖母洪氏請章
偕至夫父死子繼古今之通誼也在理苟安何難改
作今以牟尼奴為征東省左丞相高麗國王於戲稽
古象賢期於為治而已牟尼奴其益懋乃心保乂我
民毋替若祖為我國藩輔之義則忠孝之道於是在
矣往敬之哉益光寵命又授尹桓等六人平章事納
哈出遷文哈刺不花來北元遣亘個達來敬祭孝大
王始行北元宣光年號倭寇慶陽遂入平澤縣楊廣
道副元帥印海與戰不克禍令召募良家子弟善射
御及郡縣吏有膂力者使防禦諸司員吏告歸田里
久不還者削職取其田給有戰功者以知密直司事
趙古希為全羅道都兵馬使與衣馬各道要衝皆置
防護以遏流民修築沿海州郡山城令中外決獄一
遵至正條格三月池翰伏誅遣三司左使李子松如
北元謝冊命表曰天地無私廣施生成之造侯藩有
慶優承寵渥之恩萬姓離呼四方聳聽伏念臣年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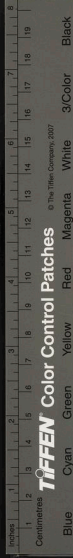
總角材之經邦權世職而守封深懷兢惕効臣順而
嚮化常切斬傾第緣道阻於朝宗易致讒興於萋斐
惟哀懇必期於奏達顧臣庶冒昧而籲呼眷謀允灼
其羣情霈澤仍從於寬典遂今恆質獲被耿光先爵
既襲於真王秩又升於左相賜以仙壺之醞侑以錦
毛之禽顧無糾遯之勞豈意褒崇之賞為榮過厚按
分難堪茲蓋陛下志在固存仁敷綏遠敷虞文德兩
潛之舞雍容復漢官儀十行之詔密勿天下之勢難
必合太平之期適當今謂孤臣為世皇之外孫謂小
邑為太平之故國眷顧特殊於他姓光華曼越於常
倫巨敢不益殫不二之心恪遵侯度恒貢由中之信
永祝皇 且獻禮物皇帝白金七錠紵布八十一匹
皇后白黃紅紵布各九匹二皇后白紵布九匹黃紅
布五匹紅紵布四匹中書省太師閣閣帖木兒太保
哈刺章大尉蠻子各白紵布八匹黑麻布七匹鞍子
一面平章參政臺大夫下至官內小臣皆遺紵麻布
有差遺禮儀判書文天式報聘于納哈出仍遺麻布
各十五匹鞍子一面胡牀豹皮屏風等物娘子姐姐
至麾下官人各遺紵麻布有差又送納哈出宴餞回
禮白紵布八十匹以納哈出翁主文哈刺不花豆個



大等嘗遙受本國官爵皆遺祿俸布納哈出五百匹
翁主文哈刺不花俱三百匹豆個大五十匹宥境內
惟洪倫親族及池翰黨不原憲府以水旱兵革請禁
酒從之倭寇西鄙以海州須彌寺而日本服設文殊
道場以禳之倭寇梁又寇江華京城大震以崔瑩為
六道都統使三司左使李希泌為東江都元帥睦仁
吉林堅味等十一人副之受守城都統使慶復興節
度義昌君黃震為西江都元帥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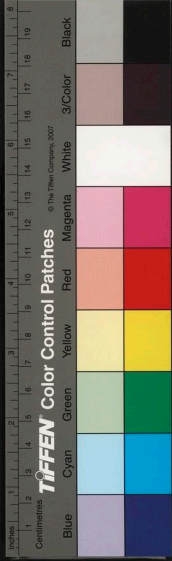
太祖與楊伯淵邊安烈等十人副之受京畿都統使
李仁任節度募徵諸道僧徒作戰艦京山三百人楊

廣道一千人交州西海平壤道各五百人遂下令僧
徒如有苟避者以軍法論四月倭寇蔚州雜林以睦
仁吉洪仲宣為門下贊成事睦忠同知密直王賓密
直副使遣判軍器監事李先甫造戰艦于龍津倭寇
蔚州梁州密城等處焚掠殆盡以旱災兵革禁公私
宴飲以知直密李琳為慶尚道助戰元帥倭焚彥陽
縣雜林府尹尹承順斬倭四級以王賓為安東道副
元帥瑞城君崔公哲為江陵道元帥倭賊入西江崔
瑩邊安烈出師却之禍下書都堂曰今星變旱乾災
異可畏宜釋徒流以答天譴所釋者唯宦者金玄以



密直副使慶儀為西京都巡問使兼西北面副元帥
取及第成石瑀等近臣金慶中第禍喜與鞍馬丙子
暴雨雹是月旱五月以旱宥二罪以下倭寇密城侵
掠村落取麥載舩若蹈無人之境安東助戰元帥王
賓擊却之癸未雪且遍禱諸寺以京城濱海倭寇不
測欲遷都內地會耆老尹桓等書勸止二字議可否
眾雖心不肯恐後有變禍將及已皆占動字書名唯
崔瑩否慶復興瑩等詣太祖真殿卜之得止字禍曰
倭寇密邇可從卜耶遣政堂文學權仲和相宅于鐵
原瑩諫之事遂寢我

太祖擊倭于智異山大敗之庚寅大雨雹禍以洪仲
宣權仲和為師傅倭賦百餘騎寇南陽安城宗德等
縣新作市廛東廊倭復寇江華烽火自江華晝舉不
絕京城戒嚴遣諸元帥分戍東西江召募勇士皆賞
以官先給布人五十匹丁酉以德宣公主祔于神孝
寺忠惠王真殿倭又寇江華大肆殺掠慶尚道都巡
問使禹仁烈以病辭以裴克廉代之六月文天祥還
自北元獻玉帶及琉璃盃憲府劾奏崔仁哲本賤人
冒受官爵承命出使擅自還朝妄獻倭捷欺國家瞞
濫受責賜請置于法以懲後來遂收賜銀杖流水州



道免庚戌禱雨禍歎曰五月二十九日祖聖忌日也
水旱無災祖聖之願故當此日雨暘不失其期者四
百餘年今乃不雨以予幼冲否德未厭天心乎抑有
冤枉耶遂徹膳謂宰相曰旱災太甚豈無故哉必是
冤怒所召肆予欲悅人心屢下恩宥卿等因循不肯
行得無不可於是宥二罪以下唯金績命不原倭寇
西海道安州金公世等三人擊斬四級與布人五十
匹倭又寇長澤縣元帥池湧奇擊走之禍下書都堂
曰今聞邊民被害於賊幸而逃還皆指為賊謀輒殺
之甚不可也夫思鄉懷土人情之常况有父母妻子
者孰不思還特畏死從賊耳自今凡逃還者必加褒
賞雖實謀者毋得殺戮官給資糧以遂其生如有斬
倭還者生之加等其今邊郡張榜以示違者罪之乙
卯大雨以知門下朴普老為西海道助戰元帥謝恩
使李子松還自北元元朝臣僚見子松朝服行禮皆
泣曰自我播遷困於行間不圖今日復見禮儀待之
甚厚以密直副使李仁立為西京副元帥判密直韓
邦彥為安州元帥遣判典客寺事安吉祥于日本請
禁賊書曰本國與貴邦為鄰雖隔大海或時通好歲
自庚寅海盜始發擾我島民各有損傷甚可憐愍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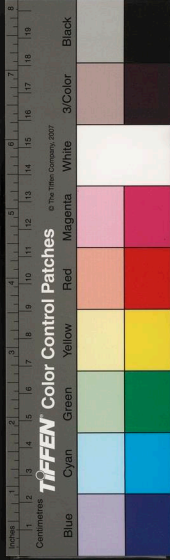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此丙午年間差萬戶金龍等報事意即蒙征夷大將軍禁約稍得寧息近自甲寅以來其盜又肆猖獗差判典客寺事羅興儒賈資再達兩國之間海寇造讐實為不祥事意去後據羅興儒賈資來貴國回文言稱北寇因我西海一路九州亂臣割據西島頑然作寇實非我所為未敢即許禁約得此參詳治民禁盜國之常典前項海寇但肯禁約理無不從兩國通好海道安靜在於貴國處之如何耳倭賊二百餘艘寇濟州全羅道水軍都萬戶鄭龍尹仁祐等率兵候之獲一舩賊之禍與龍等衣一襲倭寇西海道永康長淵等縣三元帥擊之倭豐州安岳禍下書都堂曰今困於兵革加以飢饉不可以土木之役重困吾民自今中外營繕一皆停罷倭寇咸從三和江西等縣禍謂宰相曰倭雖賊其屍亦當瘞之况我江華西海之民死於賊暴露甚眾豈可忍視其出內帑錢布以資掩埋野城君金寶一妾朴與寶一適孫金孜爭田誣告孜奸其妹憲府具朴罪縊殺之先是遣使于下三道抄閑散子弟至有鬻子易馬者名雖抄閑散半是農民私隸也至是都堂覈其實皆放還七月以歲旱國用虛竭除生日進馬遣崇敬府尹陳永世相宅于連



州永世還曰漣州五逆之地不可建都北元遣宣徽院使徹里帖木兒來請挾攻定遼衛禍贈金帶鞍馬不受倭寇豐州西海道上元帥朴普老進擊之副使趙天玉等十餘人死遣使諸道修築山城八月遣啟稟使晉川君姜仁裕如北元以贊成事梁伯益為西海道元帥戊午雨雹倭寇信州文化安岳鳳州元帥梁伯益羅世朴普老都巡問使沈德符等擊之敗績請遣將助戰於是以致太祖及林堅味邊安烈密直副使柳曼殊洪徵為助戰元帥赴之

太祖與諸元帥擊賊于海州安烈堅味等奔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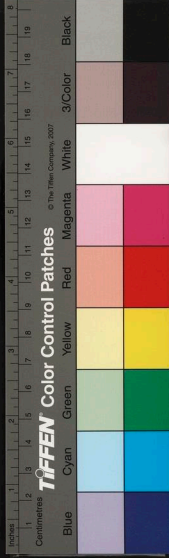
太祖將戰置兜鍪於百數十步外試射之以卜勝否遂三發皆洞貫曰今日之事可知戰於州之東亭子戰方酣遇泥濘之地文餘

太祖之馬一蹶而過從者皆不得度

太祖以大羽箭射賊十七發皆斃之乃縱兵乘之遂大破之

太祖口不言功堅味等諱其敗自以為己功要取爵賞是戰也

太祖初御大羽箭二十及戰罷餘三矢謂左右曰吾



皆射左目皆汝往觀之往觀之果盡餘賊阻險積柴自固

太祖下馬據胡牀張樂僧神照割肉進酒命士卒焚柴烟焰漲天賊勢窮出死力衝突矢中座前瓶

太祖安坐不起命金思訓魯玄受李萬中等擊之幾殲日本國遣僧信弘來報聘書云草竊之賊是逋逃輩不遵我令未易禁馬以三司右使崔公哲為義州元帥倭寇海州九月倭寇靈光長沙牟尼咸豐等地倭又寇海平二州禍投崔瑩鉞使與元帥李布泌金得齊楊伯淵邊安烈禹仁烈朴壽年趙思敏康永柳

濼柳實朴修敬等擊走之以密直副使裴彥為和寧

府尹姜仁裕在北元遣人來告白平章文典大成參

政張海馬與丞相納哈出鍊兵林馬待高麗軍來欲

攻定遼衛時我不應攻遼之請故又督之遣軍簿判

書文天式告以天寒草枯不可出師倭寇岳陽縣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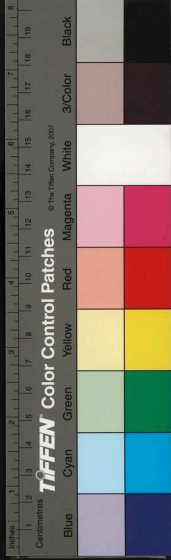
帥李琳擊之獲二艘遣前大司成鄭夢周報聘于日

本且請禁賊書曰竊念本國北連大元西接大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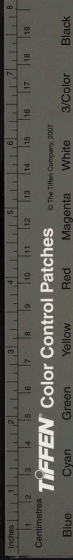
常鍊軍官以充守禦乃於海寇只令沿海州羣把截

防禦賊徒偵候乘間入侵燒毀民廬奪掠人口及覩

官軍隨即騎舩逃匿為害不小今蒙大將軍言及諳



諳又於弘長老備諳厚意其益圖之十月始置火燭
都監從判事崔茂宣之言也茂宣與元焰焞匠李元
同里開善遇之竊問其術令家僮數人習而試之遂
建白置之修京城倭賊四十艘寇東萊縣庚申雷倭
寇咸悅縣政堂文學權仲和侍書筵講貞觀政要至
魏徵對太宗曰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
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常能自制以克厥
終則萬代永賴禍曰美哉言乎卿其法魏徵以教我
對曰但殿下容受臣言臣敢不罄竭心力以贊成事
楊柏淵為安州上元帥十一月遣前開城尹黃淑卿
如北元賀節日下印海于清州獄治伊山敗軍罪丁
亥霧塞己丑以日食停八關會禡與乳媪張氏書曰
念昔先后不幸奄弃予方幼弱惟爾小心保護以著
勤勞式至今休曰篤不忘賜田百結奴婢十口雖有
過愆犯不至十恚皆原宥與長寧公主及張氏各米
丘并六十碩知申事楊以時四十碩倭寇扶餘定山
鴻山又倭百非十艘寇奎海義昌都巡問使裴克廉
與戰敗績倭寇守安童城通津等縣以星變月食宥
二罪以下命韓山君李穡註唐太宗百字碑以進十
二月遣順興君王昇如北元賀正中郎將池過淵與



判書閔伯豈爭田訴于版圖正郎李養中詰過淵嘗
在合浦盜官物過淵銜之誣告養中為都受人賂下
巡軍鞠之過淵逃捕得誅之

帝放還我國人丁彥等三百五十人八有僧達明者
遊歷安州等處自稱忠肅王母弟德興君之子潛圖
不軌遣判開城府事慶補執之以來鞠問本善州民
王加勿也并其黨五人斬之三司左司李泌希幸贈
謚忠靖細哈出遣使遺羊一百六十頭毛牛三首四
年正月都評議使率百官相地于新京倭寇延安府
二月倭寇安山仁州富平稔州以年荒停燃燈以知

杆城郡事田光富貪墨害民枷市三日杖流之黜五
部坊里軍士申地震江華府屢被倭寇民失其業給
穀三百石賑之三月倭寇富平又寇泰安郡遣判繕
工寺事柳藩如京師謝恩禮儀判書周誼請謚承
襲謝恩表曰

帝德天臨萬邦咸仰臣疑冰釋一國更生事久乃明
恩澤莫報伏念臣爰從弱歲遽喪嚴君敢稽告訃以
易名輒望哀孤而錫命焉取諸耽羅以進送人至於
定遠而被留亟期行李之必通乃敢浮海而復年華
之屢易尚未回舟罔知事變之所由徒切顛呼而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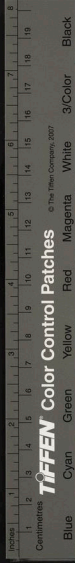


已忽此還家而團聚餘三百人故其向闕以斬頌惟
億萬歲歡聲競沸喜氣恣均共言曖昧之已明益並
思憐之必至茲蓋

陛下舞于體舜弛罟躋湯綏斯來動斯和華夏蠻貊
之率俾道以德齊以禮典章文物之修明乃令海邦
獲瞻天日臣謹當率循先人之業永有依敢對越上
帝於心恒申頌禱請益表曰節惠賜謚固帝王之大
公請命顯親尤人子之至願冒陳愚懇庸浼亶聽伏
念臣父先君巖當聖人之作輿以小邦而敢附斯克
勤於侯度嘗効薄勞奈不奈永於天年奄辭昭代若

稽諸古必易其名敢訃告之後時仍陳乞之併瀆今
荐更於歲律益翹伉於德意降監在茲兢惶無已伏
望敦勸忠之典推恤孤之恩特令貞魂獲蒙寵命則
臣謹當恆述藩宣之職深殫頌禱之誠請承襲表曰
建邦樹屏帝命斯彰繼世襲封臣鄰臣攸慶茲當再
瀆尤切三思伏念臣猥以幼冲適丁憂恤勇從先考
權國事者數年顯望

上思對天威於咫尺措躬無地惟簡在心伏望施宇
小之恩降績考之命而令庸品獲被耿光則臣謹當
當永觀苗裔之存願為漢輔共祝康寧之嚮恆效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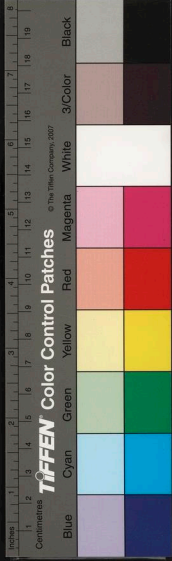
嘯贊成事睦仁吉判密直趙仁壁帥師放火炮習水
戰倭寇南陽遂焚掠水原府府使慎仁道僅以身免
元帥王賓與戰敗績請濟師命密直副使朴修敬赴
之倭又寇林韓二州修京城以密直副使趙希古為
漢陽道助戰都兵馬使四月倭寇德豐合德等縣火
都巡問使營倭松大集窄梁八昇天府中外大震我
太祖與楊伯淵合擊大破之五月以早宥二罪以下
倭寇西州庄仁縣又寇水原龍駒等處戶長李富擒
獲十餘人以評理商議崔公哲為楊廣道都元帥六
月倭寇清州賊鋒甚銳我軍望風而遁賊四出攻掠
我師復乘間襲之斬十餘級曰本九州節度使源了
浚使僧之信弘率其軍六十九人來捕倭賊倭又寇
本州宣州溫水縣平壤君趙思敬卒
帝放還我行人崔源全甫李之富以禹仁烈為慶尚
楊廣全羅三道都體察使倭寇宗德松莊永新等縣
元帥崔公哲王賓朴修敬等擊却之七月鄭夢周還
自日本九州道節度使源了浚遣周孟仁偕來丁丑
以生辰放囚北元使來告其主豆叱仇帖木兒即位
禍欲托疾不迎使強之禍出迎行省倭寇牙州入東
林寺崔公哲王賓朴修敬等進擊斬三級獲馬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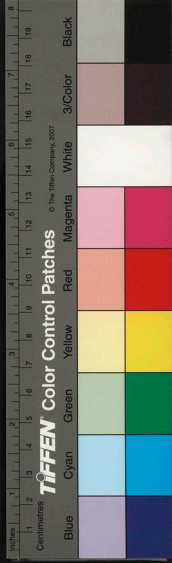
餘匹日本僧信弘與倭寇戰于兆陽浦獲一艘盡斬
之放還被虜婦女二十餘人八月慶尚道元帥裴克
廉擊倭于欲知島斬五十級虎入京城多害人物我
太祖射殪之倭寇延安府及海州遣判崇寧府事羅
世判密直沈德符領戰艦大索倭賊于諸島周誼柳
藩還自京師禮部尚書朱夢炎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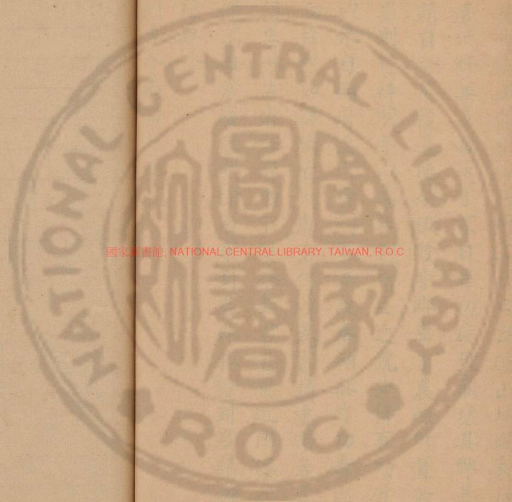
帝旨以示我國人曰朕起寒微實膺天命代元治世
君主中國當即位之初法古哲王之道飛報四夷酋
長使知中國之有君當是時不過通好而已不期高
麗王王顥即稱臣入貢斯非力也心悅也其王精誠

數年乃為臣所弒今又幾年矣彼中人來請為王顥
謚號朕思限山隔海似難聲教當聽彼自然不干名
爵前者弒其君而詭殺行人今豈遵法律篤守獻章
者乎好禮來者歸爾大臣勿與彼中事如勅施行憲
府上言近來州郡屢經倭寇凋弊已甚而守令每為
賓客多張宴樂耗費錢侵穀漁細民為按察者若罔
聞知其弊日甚自今請令按廉條啟民瘼及守令得
失以憑黜陟倭寇矜州陽川九月宰樞等詣奉恩寺
太祖真殿卜遷都不吉事遂寢倭寇瑞州憲府劾崔
源在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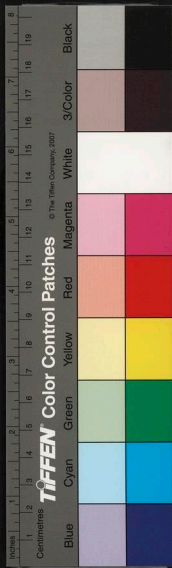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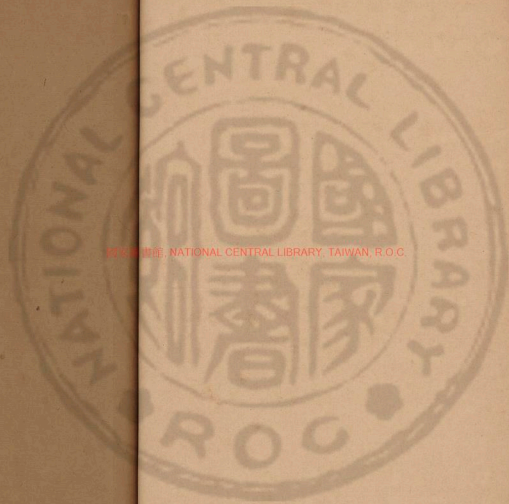
帝問金義殺使先王被弑事源不遵使旨不諱國惡
請治其罪乃下源獄鞠之不服竟殺之倭寇鐵州復
行洪武年號以密直副使林成味為京都巡問使倭
寇連山尼山公州以門下評理韓邦彥判密直李琳
為楊廣全羅道助戰元帥倭益州全州十月倭寇沃
州珍同懷德青山林州楊廣道元帥韓邦彥擊之斬
二級獲馬十匹倭屠燒全州遣版圖判書李子庸前
司宰令韓國柱如日本請禁賊遺九州節度使源了
浚金銀酒器人參席子虎豹皮等物以成汝完為政
堂文學商議王承貴金允厚崔準金漢碑安頌張夏
睦子安為密直副使遣判密直司事沈德符如京
師賀正版圖判書金寶生謝放還崔源等謝恩表曰
神機廣運德洽四方賤价畢來歡騰一國嫌疑攸釋
塵塞必通伏念臣猥以冲資叨逢盛典蓋嘗馳一二
之行李歲月薦更忽值三百之歸來室家交慶矧當
源等之既至其慰禍心之曷勝茲蓋
陛下推字小之仁廓包荒之度諒徵臣畏天之敬憐
殊俗懷土之思悉皆放還令其完聚臣謹當恪恭藩
職恆輸事上之忠倍祝天齡永沐漸東之化十一月
以門下評理朴普老為安州上元帥兼西北面都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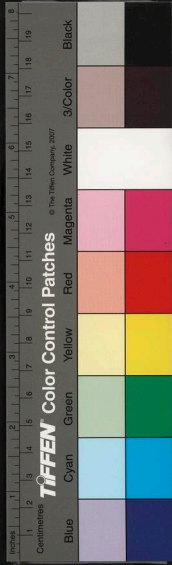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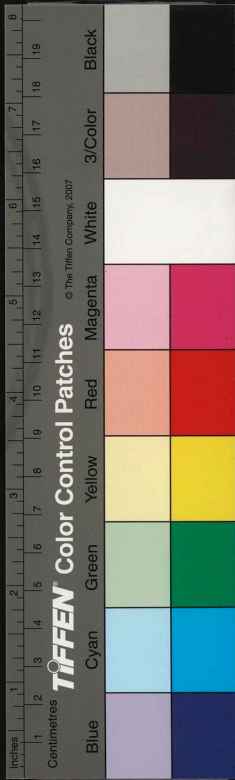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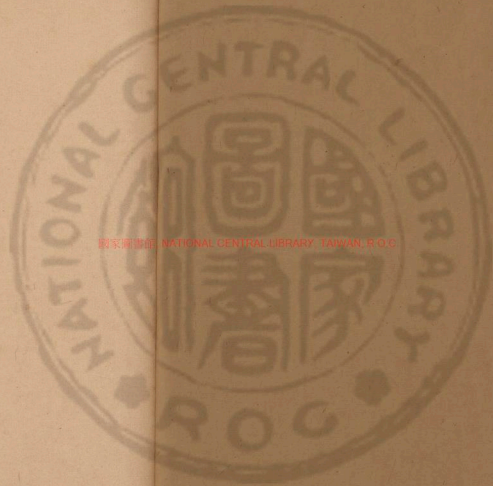


高麗史
四十

列傳
卷四十七至
卷五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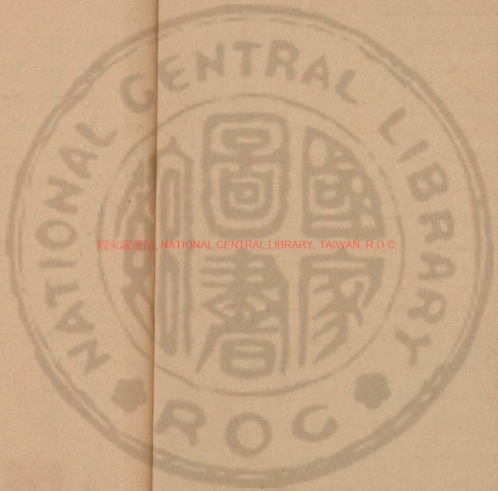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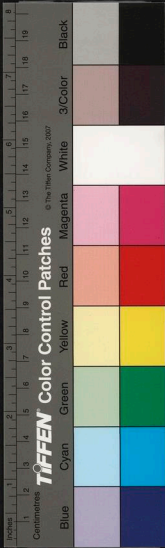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open the book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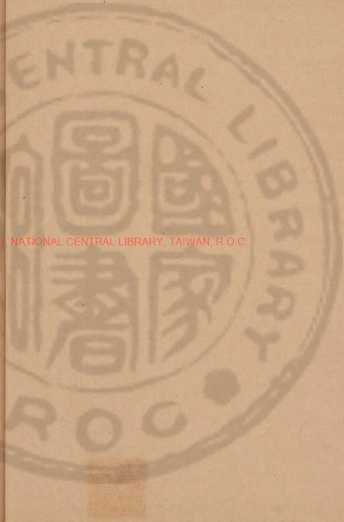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四十七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

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巨鄭麟趾奉教修

辛禍二

五年正月乙亥遼東都指揮司遺鎮撫任誠來索被虜人及逃軍咨曰洪武三年十一月高麗軍所虜遼陽官民軍婦千餘人及各附軍人逃往彼處者悉發解送時遼東人傳言高麗遺兵助北元故托以遺誠來覘虛實以密直副使安頌為楊廣道計點使諫官上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近因倭寇水旱之災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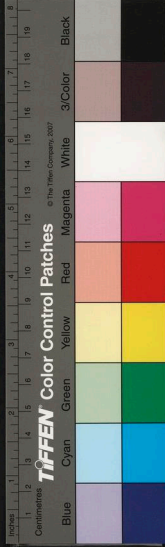


饑饉宜可存恤勸課農桑而今者後蘇左蘇土木之
役方興不已民困力政將轉於壑非惟失農又不能
拾橡粟以自資請即停罷至秋始役禍不聽以災變
慮因二月日本國遣僧法印來報聘獻土物以年荒
停燃燈罷移都左蘇丙辰雨雹倭寇順天兆陽珍原
等處鄭地與戰敗績丁卯雨雹汴州人前判書崔有
龍匿民口八十事覺計點使安翊斬之三月以知門
下事禹仁烈為慶尚道元帥密直副使睦子安為
全羅道副元帥並兼都巡問使沈德全竇生回自
京師

帝賜手詔曰爾來者承姦之詐不得已而來誑今命
爾當謂高麗禍首言朕所云其殺無罪使者之儲非
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他日取使者
之兵豈不知滄海與吾共之若不信吾命則以舳數
千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泊持問使者安在雖不盡滅
其黨豈不停囚太半果敢輕視乎禮部尚書朱夢炎

錄

帝旨以示國人曰自高麗國王王嶺奉表入貢稱臣
其表云子孫世世願為臣妾何期數年之後王被姦
臣所弑弑後疊差人來來文皆言嗣王之使為未知



王之瑞的拘使詢由又三年矣朕不忍使者父母妻子懸望持勅還歸未幾復差使至却之不納使彼自為人回不逾數月止稱賀正貢馬為由而又使至稱臣措表皆嗣王之稱如此者五次矣若却之不納其表皆云嗣王之所為也然朕觀高麗之於中國自漢時高氏失爵光武復其王號旋即寇邊大為漢兵所敗唐有天下亦嘗錫封隨復背叛以致父子受俘族姓遂絕迨宋之興王氏當國逼於契丹女真甘為奴虜元世祖入中原嘗救本國於垂亡而乃妄懷疑二盜殺信使屢降屢叛是以數遭兵禍今王顛被弑奸臣竊命欲為之首搆讎怨於我納之何益以春秋論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何言哉乃何前後五次皆云嗣王之為陪臣奉之爾中書差人詣彼問嗣王之何如政令之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被羈囚則當仍前王所言今歲貢馬一千差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金一百斤銀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匹歲以為常仍將所拘遼東之民無問數萬悉送回還方乃王位真而政今行朕無惑也設若否此必弑君之賊為之將後多許並生必肆侮於我邊陲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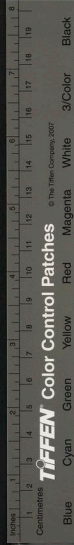


大禍於高麗之生民也朕觀此奸之量必恃滄海以
環疆負重山固險意在逞凶頑而跳梁視我朝調兵
如漢唐且漢唐之將長騎射短舟楫故涉海艱辛兵
行委曲朕自平華夏攘胡虜水陸征通騎射舟師將
豈比漢唐之為然且遣使往觀問嗣王安否如勅施
行乃使秦差邵墨張振隨德符等來二人至甜水站
傳聞本國遣文天式吳季南使北元乃曰昔殺行人
今又懷二心吾與其死於高麗寧死於我土遂不至
而還倭寇道康縣高城君柳滌卒遺前典工判書李
演護軍任彥忠如遼東修好於總兵潘敬業旺演等
至遼東不得入而還以印原寶為西北面體察使以
太后不豫慮囚倭寇谷城又寇南原殺判官留三日
又寇順天府遼東移咨督令發還同知李元魯思帖
木兒等三十三人又令刷還黃城等處移來人民四
月遺萬戶鄭龍尹松以戰艦二十艦追捕倭賊以密
直副使安翊為楊廣道都巡問使甲辰地震護軍周
謙至自京師曰

帝令周姐姐見我又問你國王是前王子耶謙對曰
前王正妃魯國公主無後今王乃宮人所出也辛亥
雨雹倭寇安山郡禍納判開城府事李琳女冊為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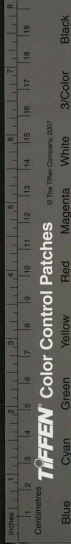
妃置府曰厚德以琳為鐵城府院君慮因五月倭焚
掠豐州殺知州事柳滋按廉金侃火官廨民舍虜六
十餘人而去元帥沈德符以業精江千戶任堅李吉
生不赴救斬之并杖文化安集凡永富禍以端午登
市街樓觀擊毬火炮雜戲乙亥雨雹戊寅太白晝見
凡二十五日韓國柱還自日本大內殿義弘遺朴居
士率其軍一百八十六人偕來乙酉以旱命判典醫
楊宗真行醮求雨宗真號碧雲本閩中道士也倭寇
信州鐵原君崔孟孫卒宦者金實諫曰殿下何學射
御擊毬乎若學射親征伐則國不國矣自古稱聖君
者必言堯舜稱庸君者必言桀紂願以堯舜為法桀
紂為戒用賢去邪以興至治閏月安州元帥崔元沚
擊倭於永清縣敗之遺檢校禮儀判書尹思忠報聘
於日本禍以封妃宥杖八十以下罪倭寇蔚州雞林
府六月倭寇清道郡元帥禹仁烈擊走之
帝遣還耽羅飄風人洪仁隆等十三人倭賊自雞林
向江陵道以趙仁璧為江陵道元帥朴修敬為安東
道元帥兼府尹癸未太白晝見北元遺僉院甫非告
郊祀改元天元納哈出赤遣文哈刺不花來及還禍
曰丞相與君先稱兄弟吾以交事之遺悉麻布各一



百五十匹倭龍冠州義州萬戶張侶擊却之庚寅太
白晝見辛卯亦如之七月倭寇樂安郡遺永益君王
彬如北元賀郊祀改元前判三司事孫洪亮卒贈謚
靖平李子庸還自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俊歸被虜
人二百三十餘口獻槍劍及馬倭入武陵島留半月
而去八月倭寇餘美縣又寇隨郭二州以前難林尹
金光富為合浦都巡問使遼東都司移咨都評議使
司曰近聞細哈出遣人經由哈利雙城潛往高麗行
禮胡主帖古思台帖木兒亦遣使馳驛前往高麗會
議公務切詳本國累嘗遣使賓貢我朝臣禮既施異
謀難畜納哈出等雖差人潛往本國豈意復與交通
可將胡使差人押送以表忠誠不然則姦究自昭後
悔無及以知密直司事池湧奇為全羅道元帥九月
流乳媪張氏於砥平縣時政堂文學許完同知密直
尹邦晏託張謀去內宰樞林堅味等事敗張常在禁
中公受賄賂多行不法禍嘗數往妃所張曰禮君王
必擇曰御妃嬪今如何野狗鯨鯨乎至是臺諫并劾
不敬之罪流之斬完邦晏等語在崔榮傳辛卯雨雹
九月倭寇丹溪居昌治爐等縣至嘉樹縣都巡問使
金光富與戰敗死移置海印寺所藏歷代寶鐸及經



史諸書於善州得益寺以李乙珍為忠州丹陽道兵
馬使張伯淵為清州兵馬使分領諸將卒以修倭寇
倭寇山陰晉州泗州咸陽遣使西海楊廣等道簽水
軍備倭寇以前崇敬尹李元琯為楊廣道上元帥十
月梨花戊辰大霧已巳雨水冰禍移居梨峴新闢本
柳芳係家也禍出花園視花木內宰樞具先王所乘
輅請乘禍曰吾聞學飛馬未聞學飛車遂却之請太
后殿上壽曰予今幼冲國家粗安惟太后德是賴以
楸洞闕達太后殿故罷之徙居於此如蒙訓誨敢不
敬聽遣門下評理李茂方判密直裴彥如京師進歲
貢上陳情表曰臣生十歲臣父臣顛暴薨祖母洪即
命臣居喪次主喪事臣但知哀號不知所為未幾群
臣奉祖母之命請臣權署國事臣雖欲辭避其道無
由群臣具表文請臣署名入奏
天子乞賜先臣謚號并臣壽命歲月逾邁迄今未蒙
明降臣雖愚蒙豈不恐懼私心自念亡父能知天命
所歸舉國內附降年不永奄爾淪逝叛臣金義盜殺
使臣奔於北方祖母既老臣又幼弱時之多艱未有
若是之甚者不賴
聖天子保全之惠將何以圖存哉此所以奉表瞻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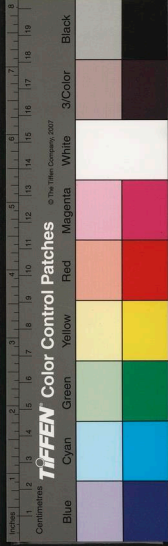
日俟德音之至者也陪臣德符回自京師欽奉
聖旨伏讀流汗躅天躋地若無所容祖母供謂群臣
曰吾孫年幼必不能別白事宜群臣又難自達妾當
上表敷奏是用差陪臣李茂方裴彥等齎捧祖母表
文并管領金三十一千四兩銀一千兩白細布五百
匹黑細布五百匹雜色馬二百匹赴京伏望
陛下錄先臣歸附之功察祖母窮迫之情賜先臣謚
命臣襲爵歲貢之物亦容小邦不拘定數隨力所辦
以獻則先臣含笑地下迪我子孫世為聖祖藩輔
臣之至願也臣之至幸也伏惟聖鑑採納王太后
表白故高麗國王王顥母太妃妾竊聞自古帝王臨
御海內外萬邦蒼生共惟臣妾男為臣女為妾其類
雖殊其性同則其勢雖殊其情則親故曰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民生罔與成厥功今妾勢窘事迫不過號
天而已
陛下即天也而視聽自我民天不言而
陛下代之言此妾之所以觸冒天威而罄竭所蘊也
妾生十六歲事先臣王燾生二子長曰禎次曰顥禎
之子曰昕曰眠相次襲位而皆早夭無後顥最後立
事妾盡孝道國人悉知之天地悉鑑之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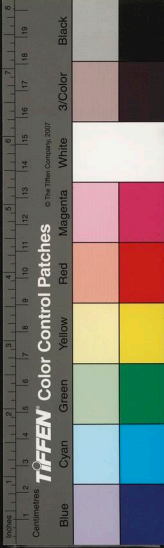
陛下即位顛能知天命有歸樂於內附
陛下亦知其忠矣不幸短命暴凶致疑傳言失真聞
於天聰

陛下怒之誠是矣雖然其凶也暴故致人疑耳非有
他故也若其殺使之賊金義在途聞顛之覺即生奸
計欲立瀋王為王逃入胡地至今不敢還國則本國
之不與也明矣妾又聞興滅國繼絕世聖人之大政
也况國未至於滅世未至於絕乎今禍以顛遺孤權
署國事表請贈謚襲位已有年矣妾與國人無大無
小日夜瞻望以竢德音而猶未降也

陛下為天地於天地之間洋洋乎發育萬物各得其
性而獨小邦不需王化妾實痛之妾實痛之又念小
國濱海隣於倭國日興為敵故其執政皆為將帥居
中者小以半入朝恐致疏虞僕或倭賊得志豈非小
邦之不幸矣朝廷之所慮哉小國地薄不產金銀中
國之所知也馬有二種曰胡馬者北方來者也曰鄉
馬者國中之所出也國馬如驢無從而得良馬胡馬
居百之一二亦中國之所知也近因倭寇損傷殆盡
布匹雖出於國中然數至於萬誠難充辦遼東流移
民戶見出行榜招集妾自少未嘗妄言况敢欺天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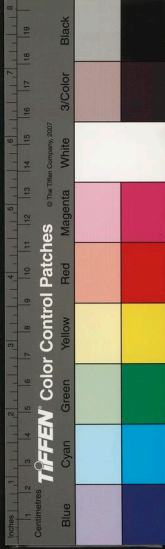


妾生於大德戊戌行年八十有二朝暮當辭盛代請
不忍凶兒顛一心向化之美泯而不彰莞孤孫無
以立於世是以犯禮法被腹心以冀陛下一悟
陛下哀之恕之賜先臣之謚降世爵之命收歲貢之
詔使小邦私圖其宜時節獻土物永遵守則妾當安
心待盡而亡兒顛亦當圖所以報恩於冥冥之間矣
妾以婦人享其二子三孫相繼榮養一旦遇急難不
能有所別白於聖明之世將何以見先臣於地下
乎今人有千金之產尚欲傳之子孫無所墜失况一
國乎况老牛舐犢之情予妾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遺
贊成事睦仁吉密直副使睦子安梁濟捕倭於全羅
道戊子雷三司左使權仲和門下評理曹敏修相宅
于檜巖以書云觀言道說所謂左蘇即此地故也壬
辰大霧凡七日十一月禍獵於新京以慶高道元帥
禹仁烈為合浦都巡問使十二月杖宗簿副令李義
流於楊廣道內廂流贊成事商議梁伯益於昌靈以
義與張氏謀事伯益知而不告也乙亥雷地震以同
知密直慶儀為京西元帥禍宴李琳及琳母李氏妻
洪氏於禁中賜洪氏卞韓國大夫又印琳等既出禍
與宦官張樂極歡尋正色曰古人有言人惟求舊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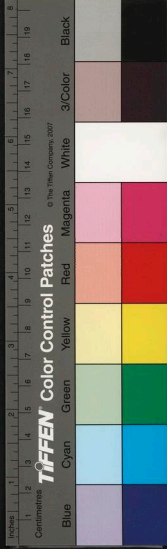


必求新今臣察在予左右言予得失交修啟沃雖有
譏說予不信也向者張氏誠我捷我有國以來困辱
妖物之手莫我若也幸賴憲府糾摘妖物遠竄宮中
稍安外有耆年碩德圖議庶政內與爾等酣酒以樂
亦何妨乎納哈出遣人遣鷹及羊憲府上疏曰張氏
本侍婢冒稱乳媪濫於恩寵嘗與池大淵交通謀亂
又與楊伯淵洪仲宣金壽等相應情跡暴露餘悉伏
辜張氏幸免今又送腹心元順於許完尹邦安道謀
事覺完等已就典刑獨張氏流外今聞李義俞甫相
與結黨欲令張氏還京乞誅張氏以絕禍根六年正
月癸巳朔放朝賀斬張氏傳首於京以右常侍朴永
忠為公州道兵馬使禮儀判書皇甫琳為全羅道兵
馬使以安東元帥朴修敬為慶道尚都巡問使永寧
君王彬賚詔還自北元禍馳馬於男山二月李茂方
裴彥至登州而還茂方等至遼東都同奏省府臺官
欽奉

聖旨所貢既不如約陪臣不至爾中書差人詣彼發
遣來使回還須如前約方許來貢北元道禮部尚書
時刺問直省舍人大都問冊禍為大尉禍率百官郊
迎倭寇永善縣有人自遼東來言遼東訓兵欲攻納



哈出乃遣判事崔郾副正安天於西北面覘之門下
評理朴普老卒贈謚敬烈倭寇普城郡八富有縣以
洪仁桂為江界元帥崔元沚為泥城安撫使三月倭
寇順天松廣寺禍獵於城東翼日又獵於伯顏郊崔
榮等驅獸而前禍射中之以韓彥邦為安州道元帥
遣密直副使文天式如北元賀節日謝冊命倭寇光
州及綾城和順二縣遣元帥崔公哲金用輝李元柱
金斯革鄭地吳彥閔伯萱王永寶都興禦倭於全羅
道以尹桓為門下侍中四月遣崇敬尹周誼如遼東
咨曰小邦事大之禮不曾有缺欽蒙 聖慮憂恤特
降 詔旨許以三年一聘近年以來朝貢不通蓋因孫內
侍身故金義叛逆事孫內侍本國著害之則當及延
院使一行豈止此官金義逃入胡地不敢還國則本
國之不干眾所共知向使沈德符等同來使臣到來
觀察曲直自照使臣亦既不至李茂方半途而回如
此事情不能上達負屈莫伸竊見都司見處東藩重
任儻若 朝廷必使小邦受罪豈不可憐乞加詳察
特為辨明俾小邦復遵原奉
詔旨許容陪臣入朝始終欽蒙



聖恩世世子孫永為臣妾誼至遼東都司飛報

朝廷

帝命執誼至京師以柳珣為漢陽道都兵馬使兼

漢陽尹霍榮兼海道都統使三司左使趙仁璧為江

陵道上元帥五月禍欲觀石戰戲知申事李存性諫

曰此非上所當觀禍不悅使小豎歐存性存性趨出

禍取彈丸射之國俗於端午無賴之徒羣聚通衢分

左右隊瓦鑠相擊或雜以短挺以決勝負謂之右戰

倭賊百餘艘寇結城洪州右代言徐鈞衡掌國子監

試禍欲觀詩賦題鈞橫不從曰場屋試題不可外洩

禍醉遊花園結綵棚張樂領三司事崔榮領諸元帥

出屯東西江備倭刑巫蠱者六人禍以賊退與崔瑩

酒召還憲府上疏曰我祖宗皆設書筵講論理道涵

養氣質薰陶德性以為理國之本上昇王遵祖宗之

法當殿下在潛邸也命二大臣以為師傅朝夕講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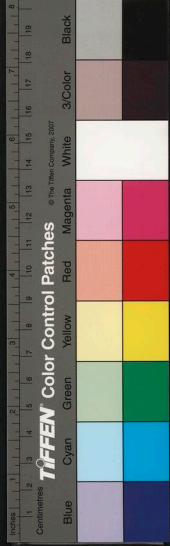
其慮深遠及殿下即位之初日開書筵舉國權放近

來全廢講讀中外臣民莫不失望願殿下復開書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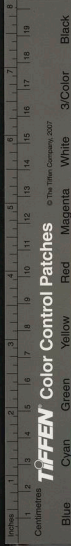
日與老成大臣講論理國安民之道報平之禮所以

聽政布令實祖宗成憲先代君王奉行推謹近代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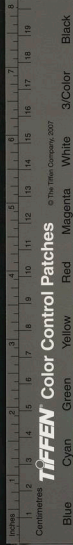
廢不行非徒有虧祖宗之良法亦使軍國機務多所



淹滯願自今勿廢報平之禮禍之納取及第李文和
等禍賜乙科三人馬又以文和李琳之孫女壻賜鞋
紅以不能禦倭杖流全羅道助戰元帥崔公哲楊廣
道都巡問使安珣斬其都鎮撫二人以典理判書全
斯革為楊廣道都巡問使六月禍微行至治家取鍛
具置治禁中其主奔告崔榮榮囚之乃詣闕請勿置
治禍怒命近臣歐其主以吳彥為楊廣道助戰元帥
彥嘗奪人射穀送於其家凡五十畝時之為帥者貪
污多若是倭寇井邑縣元帥池湧奇擊之禍始出報
平廳聽政謂諸相曰凡為主者必受命天子者當之
今予猶未受命委政者舊聽其所為然予默察其政
雜然無統甚孤予委政之意自今以後每月初二日
十六日各司之長親啟所職予當課其能否
帝以五月初四日雷震謹身殿頒詔赦天下三司石
使石文成卒禍率林堅味子致等小豎馳馬於男山
禍移居開城尹權鎬第是月京城饑布一匹直米五
升七月辛卯太白晝見經天癸巳亦如之典獄署令
金德生偽造檢校告身十五通事覺杖之乙未以生
辰宥二罪以下信州監務申英乙嘗為國驢錄事盜
官物事覺杖之屬典法為隸全羅道元帥池湧奇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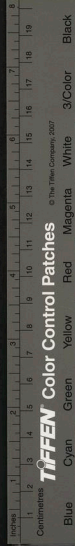


倭戰於鳴良鄉奪所俘百餘人以典法判書權季容
為楊廣全羅道察理使前判典農寺事黃希碩為體
覆使禍遣者李得芬讓崔榮曰有民社然後為國今
使倭寇侵官掠至此何也我當親征榮曰臣請往擊
之倭寇西州又寇扶餘定山雲梯高山儒臣等縣遂
入雞龍山婦女嬰兒避賊登山者多被殺獲楊廣道
元帥金斯革擊走之倭掠青陽新豐鴻山而去北山
遺使領赦細哈出使人亦來倭錦沃二州又寇咸悅
豐堤等縣奉加恩縣陽山寺太寇祖真移安於順興
避倭寇也甲寅隕霜禍令小監坑次後菴給知申吏
李存性陷之日以此等戲為樂禍欲出獵李仁任崔
榮等止之禍曰吾素不好鷹犬諸相實導之也且卿
等好畋游能飛過不蹂禾稼耶八月遣海道元帥羅
世沈德符崔茂宣以戰艦百艘追捕倭賊禍獵於城
南凡五日以宦者李得芬金實為守城元帥身佩弓
矢臂鷹而出使宦官小豎胡歌胡笛彈琴擊鼓以從
知申事李存性獨不弓矢禍怒罰之禍又欲如木村
之野李仁任諫曰若向木村必過玄陵過而不奠可
乎所奠之物豈可猝解且奠當禮服將如之何禍以
問崔榮榮對亦然乃止乙丑謹妃生子命名昌宥一



罪以下禍登殿戲有窺者執而杖之倭寇公州金
斯革擊斬四級羅四沈德符崔茂宣等擊倭於鎮浦
克之奪所虜三百三十四人金斯革追捕餘賊於林
川斬三十六級禍出遊里巷射狗自是射殺雜犬日
以為常城中雜犬幾盡倭焚黃澗禦侮中牟化寧功
城青利等縣遂焚尚善二州昌城君成士達卒遣使
徵兵子楊廣西海道啟稟使周誼在京師寄書都
堂曰誼五月初四日到遼陽遼陽飛報
朝廷遂致誼七月初五日入現
帝命縛誼幽於天界寺數日中宮本國人尚寶益丞
崔安至訊其事由誼對曰凡
朝廷所需不如約者蓋我小邦地僻民稀物產勘少
未易辦耳今

聖恩海涵春育萬邦咸寧不如憐我小邦雖誅一誼
亦何濟哉中宮遂以誼言入奏明日再
帝召誼御札示誼曰彼東夷易施輕詐往來肆毒果
是求安者耶必欲根禍於將來者耶誼再拜扣頭對
曰小邦豈敢肆毒其貢不如約者非忠誠不至寶民
貧而物不侑也
帝震怒復示誼曰曩者弒其主中國已與絕交有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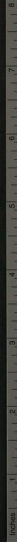


諭高麗限山隔海以難聲教使彼自為爾乃詭詐多
端數來願聽統屬及至約以効貢姑定章貢之例以
為驗却乃不從果願統屬者歟抑姦詐現然歟於是
命校尉將誼而出仍使盤之又明日復遣崔安謂誼
曰爾既來此必不得歸爾令通事先往取貢如前約
復諭誼前所需馬一千已貢若干今再敢贖作一千
明年金一百斤銀五千兩布五千匹馬一百以為常
貢之例則赦爾東夷殺使及內使之罪

帝命如是誼敢傳達惟諸相國量之倭侵京山府薪
谷部曲禍出後苑命放群馬令左右捕之輒賜捕者
倭屠咸陽九月禍卒群少馳馬後苑或手自飛索以
羈馬無所不為禍升殿上手瓦礫擊人又入後苑與
上護軍文達漢知申事李存性習射取存性笠為的
以密直副事裴克廉為慶尚道都巡問使倭焚雲峯
縣禍與內監夜至密直使柳遂第索其室女遂曰臣
之有女國人所知若行聘禮臣敢不從是夜禍五至
其第竟不得遂即榮也我
太祖與諸將擊倭於雲峯大破之餘賊奔智異山以
子昌有疾釋囚十月周誼還自京師以密直副使
閔伯堂為西京道副元帥禍卒林檎等持竿黏崔於



閭巷災於墻下而嘆之禍不視事日與羣少馳騁閭
里擊殺雜太宰相諫官莫有規諫者辛未雷電壬申
雷壬子霧禍率林檎等擊鷄犬於閭里里人不知而
罵之禍走避又獵於佛日寺之野倭焚金海府十一
月右司議白君宜等上疏曰殿下年甫十歲嗣承大
統先王遽棄群臣南北多慮人心動搖朝夕莫保社
稷之危甚於累卵殿下能以幼冲之年遵奉太后之
訓謹守法度尊師好問日與將相大臣開經筵講論
修身理國之道至於威儀動作之間不失尺寸四方
之使莫不嗟嘆歸語其國曰聰明英偉他日太平主
也由是覲覲之徒不敢生心父老懼忤以望維新之
化天地祖宗實知實盥佑我殿下早降元子以紹祖
宗之緒實三韓萬世之福也殿下於此安可不為子
孫萬世詐耶自今年正月以來道路傳言殿下頗與
兒輩留心鷹犬馳馬後苑臣等始聞之以為殿下即
位之初芳年方幼冲尚不如此况今春秋已長宮闈
已備惟當作為大經大法明示萬世豈容如此萬一
有之皆兒輩所為耳近者殿下日與頑童捨衛儀出
遊閭巷宿衛之士但守空闕而已路人見龍顏不知
以為無賴少年至有犯清塵者三韓之人無貴賤老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Film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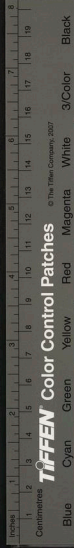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少莫不觖望相告曰主上何為至於此哉大臣百官
皆仰屋竊歎但畏天威不敢開口夫人主一身生民
之休戚社稷之存亡繫焉故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
史書之一言之非取笑四方一動之失貽患萬世可
不慎哉以殿下聰明豈不知今日所為不合於先王
之道也其不顧天下之非笑而為之者非必殿下之
意也由小人之輩進言曰今當國家多難之日雖以
人主之尊不可不習武也以此邪說上惑聖聽殿下
不察以為此輩真愛我也遂乃深信而行之夫以堂
堂盛朝將相士卒各奮忠勇凡有所向靡不摧挫豈
必殿下親自馳馬試勇然後能保社稷哉躍馬舞劍
匹夫之勇也好之不已必至於敗身殿下何學焉昔
漢昌邑王馳聘田獵王吉諫而不聽及至為帝不改
其行輕出無節時方久陰夏侯勝諫曰皇之不極厥
罰常陰又不聽終致傾覆為天下笑殿下受太祖四
百六十餘年之社稷三韓億兆之命懸於殿下之一
身萬一馬逸顛蹶其於宗廟社稷何洪範有之曰狂
恆雨若今自孟冬以來連月淫雨天之眷眷於殿下
上念天心下察輿情為社稷萬世許放出頑童無復
輕舉親御報平廳聽斷萬機日開經筵詳延老成講



論治道成就聖學如有行幸則一遵祖宗故事必待
中嚴外辨百官序立天伏整齊清道而行後禍不聽
禍與承旨徐鈞衡馬一匹辛卯霧禍欲學鑄鏡召鏡
匠禁賊使安吉祥病死日本押物中郎將房之用選
探題將軍五郎兵衛等使偕來獻土物十二月禍遊
黃丙沙洞遇美女携入民家淫之又嘗奪密直李種
德妓妾梅花淫於路傍人家尋納宮中禍遊戲晝夜
聞人有女輒突入奪之遣門下贊成事權伸和禮儀
判書李海如京師貢金三百兩銀一千兩馬四百
五十匹布四千五百匹請謚承情請謚表曰聖君恤
典易名示終孝子至情顯親為重肆當呼籲眾極凌
兢伏念臣否運之逢嚴顏奄棄上表請謚瞻企今為
七年對影撫躬悲傷則如一日茲殫悃愾益切惶悚
伏望陛下塞外夷布列之雖多如先臣歸附者有幾
特頌茂渥以慰貞魂臣謹當與祖考為一心幸屬箕
域傳後昆於萬世永作漢藩請承襲表曰天臨在上
敷施生物之仁情動之中灝望分茅之命茲當呼籲
眾切兢惶伏念仁爰從弱齡已值運否徘徊對影恨
末由兄弟恭怵惕存心庶無墜父作子述故再陳
襲爵之請而上達向化之誠自始至今益勤無怠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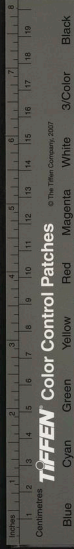


律已七周之久星軫無二介之來瞻倉未涯敷陳以
表志願所在神明共知伏望
陛下記先臣歸附之初慙小國危疑之際不責既往
而許自新特頒綸綍之音俾守箕裘之業臣謚當既
飽以德保蘆青社之羣生永終是圖拜獻華封之三
祝禍以李仁任生日至其第張樂酣飲至夜乃罷與
馬二匹憲府上疏曰惟我先王宵衣旰食惕厲寅畏
日與大臣講論理道出入起居罔敢或輒必諏日擇
方整備儀衛然後行近年以來倭寇侵陵國家多難
大元近居北鄙大明屯兵遼蕃朝夕覘我事情將
然之患不可測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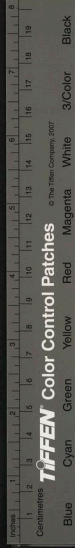
陛下兢畏勵精勿禮勿動之時也而日率羣才輕出
遊戲閭巷險阻無所不至恐有顛蹶之虞不測之變
也禍覽疏頗漸悔欲讀書令進通鑑一部七年正月
丁亥朔放歸賀禍畋于東郊又登殿屋上二月以朴
林宗為西京都巡問使禍畋於西郊以李仁任為門
下侍中崔榮守侍中禍移居院使奎光壽第以南秩
為慶尚道都巡問使倭楚孟海府癸未日有黑子遣
使賑慶尚全羅道饑禍畋於長湍三月禍火獵於東
郊次壺串放羣馬于飛索以絹之權仲和等至遼東



都司以歲貢不滿足額却之乃還以門下評理羅世
為東江都元帥贊成事黃裳為西江都元帥沿江要
衝皆置元帥以修海寇凡十五所倭寇江陵道遣簽
書密直南佐時密直副使權玄龍擊之時是道大饑
修禦甚疏遣同知密直李崇率交州道兵以助之戊
戌大雪二日全羅道饑民多餓死諸戍卒及人民逃
散過半崔榮請蠲濱海州郡三年租稅從之營復壽
昌宮倭寇松生蔚珍三陟平海寧海盈德等地焚三
陟縣主陵道副元帥南佐時報倭八三陟尉珍欲取
吾斤沓谷兩倉之穀不克而退今徵聚飢民守之為
難請發倉賑飢至秋完之江陵道助戰元帥報交州
道簽兵皆羸弱不可用其步兵今已放遣請除烟戶
軍先簽閑散官且今朔方道騎兵二百來助從之四
月攝事於諸陵獻言闕以堂後柳謙錄事鄭修遣忘
不告都堂也都人以釋迦生日張燈禍欲微服徒行
觀燈下馬僕人牽退少遲禍手策馬蹉傷其面憲府
以內乘別監邊伐介等掌廐馬不能調習而又非時
進馬至使上驚動請罪之乃杖流伐介等五人己巳
雨雹倭自智異山逃入無等山樹柵圭峯寺巖石間
三面峭絕唯小徑緣豈僅通千人全羅道都巡問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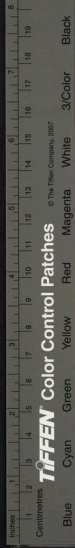
李乙珍募敢死士百人乘高下石以火箭焚其柵賊
窘墜崖死者甚眾餘賊走海竊小船而遁前少尹羅
公彥以快舩追及盡殺之擒十三人以旱慮囚五月
倭寇伊山成楊廣道都巡問使吳彥戰却之斬八級
擒一人海道萬戶崔七夕私放軍三十餘人以其糧
送於家事覺下獄雞林元帥尹虎斬倭十一級遺判
典農事李龜哲於西北面刺探定遠衛事變京都有
一尼自稱彌勒人皆信之爭施未布憲司杖流之宥
二罪以下書雲觀言早晚太甚請禁屠殺罷土木之
役安東兵馬使鄭南晉擊倭斬十六級寇倭盜海府
遺密直提學張夏判及事楊宗真禱雨於開城大井
是日雨與夏廐馬三司右使柳卒慶尚道高靈郡饑
棄兒滿路餓死者不可勝計六月憲府言僧徒多依
近幸受上押願文橫行中外願自今如有黃緣受押
者罪之且州郡吏司避鄉役者多請除中科舉立軍
功外勿許免鄉徭細之倭寇底仁縣以密直鄭地為
海道元帥安東兵馬使鄭南晉體覆使黃希頌捕倭
禍與酒及馬禍敗於延福亭倭焚永州倭舩五十艘
至金海府圍山城元帥南秋擊却之杖又戰於寧海
尉州梁州彥陽等處凡五合斬八級以前密直使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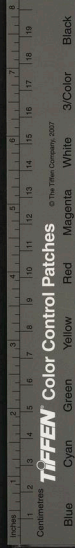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湧奇為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帥鄭地病以門下
評理商議沈德符代之禍奪騎人海道元帥馬出遊
時內乘畏憲府不敢非時馬故禍頻奪人馬於是詣
闕者皆匿其馬知門下府事商議李叔卒贈謚翼孝
倭寇蔚珍縣權玄龍與戰中禦遂擊敗之斬二十級
獲馬七十匹禍奪騎人馬出遊手執鐵杖遇狗擊殺
之一日所殺或至二十餘料物庫及諸倉庫告罄因
倭寇與旱灾未納貢賦故也禍乘醉馳馬於龍首山
墮馬輿還七月倭寇金海府慶尚道按廉報倭八丑
山島欲寇安東等處甫州普門社所藏史籍請遺
移地遺史官移置忠州開天寺度寅以禍生辰宥一
罪以下禍集羣妓宮中為長夜之樂自是殆無虛日
倭寇固城縣南秩與戰斬八級濟州人飄泊上國境
時大明疑我從北元見囊中書有紀洪武年號喜
厚慰遣還遣前判事李希椿於楊廣交州道監造戰
艦副正鄭連於定遠衛以探事變丁亥大雨八月禍
令羣妓奏樂與布一百五十匹抄坊里人及京畿丁
夫修城門頌祥未瞻自七品以下皆給以布宦者朴
元常導禍作十六夫魔樂憲司上疏斥之禍敗於新
京書雲觀請移都於是議徙漢陽九月倭寇永州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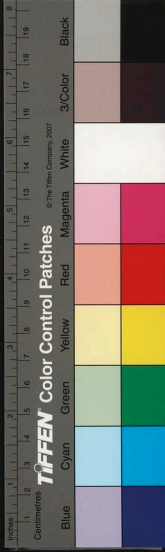
州禍獵于郊聚牧馬手飛索以緝之以中外官印制
無等改鑄之南秩擊智異山餘倭斬四級并獲馬十
六匹十月壬子朔日食憲府言變怪屢見禍患可畏
請夙興夜寐恐懼修省不聽禍畋於江陰縣宴樂達
曙賜奏樂人布一百匹辛酉大霧豐儲倉告匱禍率
宦官二三人夜二鼓踰宮牆而出直宿諸臣不知所
之大驚俄而禍還倭寇臨河縣主中彗見於氏長丈
餘十五日乃滅遺門下評理金慶如京師賀正禍
畋於江陰令縣女妓樂師奏樂徹夜與布百匹十一
月癸未雷雨成震雷雨雹遺密直使李海如京師
獻馬九百三十三匹以前典工判書崔賢進為水原
富平道兵馬使海陽萬戶土音不花遣人獻鷹禍悅
倭寇保寧縣靜州吏丘閔石花益李松壽等叛八達
潘境誘民屯聚為賊入寇昌州倭寇密城郡知兵馬
事李興富斬三級禍夜遊閭里路遇徽巡官追射之
自是日與倡妓宦盛遊戲無度連宵不寐好晝寢日
暮乃興十二月壬戌以謹妃生日宥二罪以下延山
府人任加勿爭財殺其兄軍器少尹鳳起及妻孥乃
囚加勿於獄禍納謹妃宮人釋婢寵愛之書雲副正
盧英壽之女也英壽咸遠縣人初為長寧公主媵臣



全庚李海至遼東不納乃還八年正月門下評理成
元按卒贈謚簡憲性姦以能稱遼東胡拔都率兵一
千潛渡鴨江突至義州圍上萬戶張侶家侶與其子
思吉思冲力拒之侶被創二子俱中矢胡援都奪侶
財產及馬十五匹以去副萬戶崔元汧追擊斬二十
餘級侶本化室人八鎮為義州站吏能射御賂權貴
得拜萬戶性貪而無姓知人心不附遠為賊所輕禍
謂玄陵正陵遂敗於開城賑慶尚江陵全羅道畿二
月以門下評理韓彥邦為西北面都體察使兼安州
道上元帥前知門下事商議全用禪為都安撫使兼
副元帥以修定邊衛兵判書雲觀事張補之等上書
以變怪屢見請遷都避灾禍下其書都堂李仁任執
不可遂寢以德城君吳季南為慶高道都按撫使封
釋妃為毅妃父盧英壽為大護軍母為福安宅主倭
寇林州都巡問使吳彥擊之不克置盤纏色令大小
文武官吏出馬匹及紵麻布有差以修歲貢禍給毅
妃印以義順庫為妃私藏禍以子昌病宥二罪以下
甲戌日有黑子大如雞卵日三日有私奴無敵自稱
彌勒化身伏誅海陽萬戶金同不花遺其子夫耶介
為質閏月寇林州扶餘石城敗於禍於南郊禍與閻



暨內乘惡少輩馳騫閭擊殺雞犬奪人鞍馬金同
不花遣人獻鷹襦與衣服禍獵於東郊禍嘗曰吾聞
史官記吾過夫若見則吾必殺之由是史官不敢近
倭寇平海郡金同不花以所管人民未投處之禿魯
亢之地日本歸被虜男女百五十人無麥苗三月倭
寇三涉蔚珍羽溪等縣止毅妃府曰德昌拜盧英壽
為密直使時毅妃寵傾後宮衣服器皿奢麗之物過
於謹妃由是其父亦榮顯不曰封君氣焰輝赫倭寇
竄越禮安榮川順興甫州安東四月憲府劾慶高道
都巡問使南秩不能禦倭事下都堂李仁任與秩善
止令安置宜寧縣禍夜出觀燈禾尺羣聚詐為倭賊
侵寧海郡焚公廨民戶遺判密直林成味同知密直
安沼密直副使皇甫林前密直副使姜筮等追捕之
成味等獻所獲男女五十餘人馬二百餘匹禾尺即
楊水尺遣門下贊成事金慶門下評理洪尚載知密
直金寶生同知密直鄭夢周密密直副使李典工海判
書裴行儉等如京師進歲貢金一百斤銀一萬兩
布一萬疋馬一千匹禍敗於江陰江陵道上元帥趙
仁壁副元帥權玄龍與倭戰斬三十級西海道按廉
使李茂獻所獲禾尺三千餘人馬百匹諸道按廉守



令各獻所獲下巡軍勦之斬其酋謀者沒八妻孥馬
凶餘皆釋之都評議使司牒諸道按廉分置諸州比
平民差役有不從令者斬之以密直副使李居仁為
慶尚道都巡問使密直副伊使尹有麟為全羅道都
巡問使倭踰竹寇嶺丹陽郡元帥邊安烈韓邦彥等
擊敗之五月慶明道陝州有一私奴自稱大將軍聚
徒眾羣行剽掠將殺其主及守令以作亂按廉使安
景恭遣州捕斬之取及第柳亮等倭寇永春縣丁卯
太白晝見倭寇淮陽府六月宥二罪以下禍如尚乘
閱馬如惠妃殿如盧英壽家自是尚乘及英壽李仁
仁任家無日不至或一日九至設宴其他所往不可
勝紀金度等至遼東不納乃還倭寇慶山大丘花園
雞林等處又寇通溝縣遣典法判書遠浚為慶尚道
體覆使以李仁任領門下府事崔瑩領三司事洪永
通為門下侍中李子松守門下侍中諫官鄭釐等上
疏曰人主一身萬化之源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
係焉古之人君克慎威儀非禮勿動有所行幸必修
儀衛動必以時出必端門行必黃道殿下但率一二
僕從事夜馳聘問巷竊念鑾車在前屬車在後惟恐
有銜塵之虞况以一二僕從不限晨夜馳騫街曲萬



有傾蹶之患其可悔乎矧今南國屯兵近境倭賊深
八州縣又有草賊竊發其反間者窺覘京都屢見獲
焉由此觀之安知不有奸人刺客之變耶此舉國臣
民所共寒心也伏惟殿下深慮動必以禮出入有節
宗社幸甚禍不聽七月以張夏為各道山城巡審使
我

太祖以門下贊成事為東北面都指揮使時胡拔都
虜掠東北面人民而去以

太祖世管其道軍務威信素著遺以慰無

帝平定雲南發遣梁王家番安置齊州禍意密直柳

司使柳藩如京師賀表曰大春秋之一統運啓中

邦整雷霆之六師威加南極捷音遠播喜氣旁騰竊

以虞書載有苗之征漢史記交趾之擊蓋其執迷而

於紀故乃聲罪而致討叢爾雲南濱於海激妄謂險

遠之足恃肆跳敢梁而不恭爰出睿謀偉矣萬全之

舉克平獷俗赫然一怒而安息馬投于起今邁古茲

蓋

陛下重華協德光武同符告厥成功混車書寰宇之
內屈於羣醜置俘虜海島之中是宜清氛之消益慰
神人之望伏念臣幸逢昭代欣聞凱歌攝政肇東雖



但駁奔之列陳詩美上卿申燕賀之誠八月戊子太白晝見彗星見太微東藩長丈餘議定遷都漢陽諫官上疏止之不聽有鄭廣者八定妃殿潛通侍女林流延安府杖侍女點之禍出正殿視事禍獵于新京九月白州守洪順上書曰南京鎮三角山火山也李姓之國不宜為都禍不聽賜宮女理裝布五千餘匹命守侍中李子松留守癸酉禍至漢陽十月禍畋於郊倭寇南原慶尚道助戰元帥知兵馬事沈於老斬倭三級禍被酒馳騁閭里墜馬傷面十一月大司憲盧崇等上疏曰近日殿下出遊入直辭內府令李德時不以告百官有司內乘金天守等進不調習之馬以致顛蹶請鞠其罪從之禍如鷹揚軍上護軍李存性第曰予少好馳馬今尚不能自己存性曰地方水東恐馬顛躓願為宗社自重禍不悅遣同知密直司事鄭夢周版圖判書趙胖如京師賀正仍進陳情請謚永襲表陳情表曰歲貢下之奉上天聰高而聽昇力或未周情在必達臣禍少而孤苦加以愚蒙處朝鮮山海之間壤地褊少值日本干戈之際財賦凋殘雖懷事大之忠未撤燭微之鑑歲月逝矣日夕惕然伏望



陛下記先臣之翼翼之心憐孤臣煢煢之疾示教條
之寬大通行李之行求則臣謹當保一方之人民固
愆於度為萬世之臣妾永觀厥成請謚表曰丕視功
載雖舊不遺永言孝思惟親是顯茲殫悃楅庸况高
明竊以禮莫重於示終德莫加於懷遠此帝王之懿
範而古今之恆規先臣顛於洪武七年薨逝之後累
次上表請謚未蒙降明歲律悲於九更天聰敢於再
瀆伏望

陛下特頒恤典以慰貞魂則臣謹當率先考以移忠
與東人而祝壽承襲表曰茅土之封帝王所以樹屏
箕裘之業人子所以承家冒貢愚表敢於聰聽伏念
臣年方十歲喪我先臣對影無依悼歲月之徂逝撫
躬自幸蒙天地之生成第錫命之尚稽肆傾心之益
切伏望

陛下以九經懷柔之道舉萬國封建之權俾臣之微
纘父之服則臣謹當嘉與父老祝皇齡之萬年以至
子孫修悽悒服於百世以天變屢見放輕繫十二月
命曹敏修守松京禍改於郊至暮不返群臣失禍所
之夜深乃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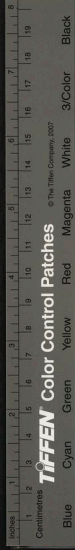
周育者也前者三韓酋長為臣所弑弑後疊來奏朕
臣貢如常却之再三不止特以歲貢難之必止今不
止而固請乃以前數年零碎之貢合而為數而暗為
愚侮然三韓之域莫於中國之東滄海之外朕觀我
中國之書其方之人不懷恩而好構禍縱使暫臣亦
何益哉爾守諸將固守我疆毋與較徵今以數年之
物合而為一稱為如勅其意未誠符到之日仍前阻
歸不許入境止許自為聲教胡拔都來掠泥城中流
矢走門下府上書請還松京丁巳禍徒行如謹妃殿
禍出遊百官侍衛禍忌之馳馬還遼東都司移文曰
高麗臣事 大明不宜與納哈出通好今聞納哈出
遺文哈刺不花請好高麗厚禮以慰之其於臣事
大明之意如何如欲免罪莫若檻送文哈刺不花以
効其誠不然雖有後患悔之何及二月戊寅禍帶弓
矢馳馬於郊翌日又畋於郊以僧混修為國師梁英
為王師禍觀打魚於楊州禍發漢陽時軍民甚苦暴
露及行火其廬幕以冀不復來也賜楊廣道按廉柳
克恕交州道按廉崔資廐馬各一匹克恕資皆姦孽
諂諛善伺候人意當禍之南遷剝民膏血窮極珍羞
賂遺權貴以取媚悅故賜之己丑禍還松京以宰臣



朴厚鏡第為時坐宮設綵棚雜戲以迎成均學生獻
歌謠禍曰學生何其少耶廉興邦對曰往者養賢庫
充羨能養諸生故人爭入學今匱乏不能養故少禍
曰其給豐儲倉米養之禍宴群臣於花園夜分乃罷
以柳蔓殊為慶尚道元帥兼合浦都巡問使羅世為
海道元帥三月己酉禍馳馬於市有人走避禍追及
以鐵如意擊之遂如惠妃殿典理恠郎裴仲倫妻與
族僧云珪通逃至延安府捕鞠之杖仲倫妻沒為官
婢云珪斃獄中禍率林擻等十餘騎如惠妃殿又如
盧英壽第馳馬射狗又如安逸院院尼寺也以旱禁
酒前副正禹吉逢殺妻逃捕鞠之慶尚道按廉呂克
諶言河陽永州報令化令河東等處有閒曠地請屯
田以助軍餼從之於是克諶奪人祖業田或奪耕牛
民失其業怨讟旁興禍如李仁任第前郎將鄭元甫
嘗詐稱川寧安集繫獄逃又稱居昌安集赴任營私
伏誅以曹敏修為門下侍中林堅味守門下侍中以
林堅味及都吉敷禹言寶李存性提調政房禍臂鷹
毆於郊四月禍封崇國師王師出花園遙禮之三司
右使林成味卒贈謚忠簡以早宥二罪以下竹城君
安克仁卒贈謚文定取及第金漢老等我 太宗擢



丙科第七人禍馳馬於東郊遊於佛曰野禍觀石戟
戲五月禍令成均館進四書講論語數章即輟禍如
寶源庫祈雨壇親自擊鼓以禱禍冒雨出遊前判事
韓仲寶嘗安撫濟州矯旨縱欲下巡軍獄其弟上護
軍仲良素與仲寶不友至是喜仲寶得罪疏其過惡
投匿名書於李存性第并下仲良獄並杖流邊地陟
城君朴原鏡卒慶尚道按廉報晉州等處麥穗三四
歧禍潛至壺串觀牧馬宿衛者皆失所之知門下商
議閔伯萱卒有私婢一產三男賜米二十碩前判事
趙瑚與宦者爭田宦者訴禍杖瑚流遂安郡六月密
直使金寶生卒禍畋於延福亭三日交州江陵道禾
尺寸人等詐為倭賊寇掠平昌原州榮州順興橫川
等處元帥金立堅體察使崔公哲捕斬五十餘人分
配妻子於州郡臺諫交章上言曰自我太祖統一三
韓子孫相繼事必師古乘輿出入必回宗廟會同賓
客等事未有無事而妄行者至於永陵不遵祖宗之
法不從諫臣之言日與群小嬉遊閭里聲聞上國終
有岳陽之行貽我無窮之恥今殿下遊幸無節從以
數騎馳騁無方臣民缺望願上畏天命下法祖宗出
入有節侍衛有儀無或輕出以慰臣民之望以永宗



社之福倭寇度尚道吉安安康杞溪永州新寧長守
義興義城善州等處禍宴宰相於花園倭寇丹陽堤
州酒泉平昌橫州榮州順興等處以王安德為楊廣
道助戰元帥遣典儀令禹夏于度尚道督察元帥禦
倭勤怠閤人全剛欲娶皇甫加之女不果托以他事
詐於禍囚巡軍以羅世為度尚道助戰元帥以倭寇
闖入內地移忠州開天寺所藏史籍於竹州七長寺
戊戌禍以盧英壽生日宴於花園七月漢陽府尹張
夏捕倭反間三人以倭寇方興令在外閑散奉翊通
憲皆赴征禹夏督諸兵馬使擊倭於義城斬三級知
順州事黃安信嘗監運軍糧盜用米七十五石事覺
有司將置於法以戚連毅妃止令削職倭寇大丘京
山善州仁同知禮金山等處禍賜安東府使李忠富
庶馬曰戮力防禦以保胎室以尹可觀為度尚道助
戰元帥禹夏督諸兵馬使與倭戰於禮安斬八級又
戰於順興斬六級遼瀋草賊四十餘騎掠端州端
州萬戶陸麗青州萬戶黃希碩千戶李豆蘭等追至
西州衛海陽等處斬渠魁六人餘皆遁去交州江陵
道都體察使崔公哲遇倭於芳林驛斬八級奪其兵
伏及馬五十九匹八月壬申朔書雲觀丞池渠源告



日食不果食重房請治其罪乃杖七十以門下贊成事
趙仁璧為東北都體察使判開城府事韓邦彥為上
元帥門下贊成事金用輝為西北面都巡察使前判
圖判書安思祖為江界萬戶時

大明責事大不誠屢侵邊境故脩之禍如定妃殿速
遂如林堅味第馳馬閭巷倭陷居寧長水等縣分兵
欲寇全州全州副元帥皇甫琳戰於礪峴却之以門
下評理文達漢為揚廣道都察理使知門下事安慶
為都安撫使保安君朴壽年為都巡慰使倭賊一千
三百餘人寇春陽寧越旌善等處壬午禍奪騎林檝

馮如盧英壽第檝及宦官皆步從遂如定妃萬頃安
集金瑞元鎮撫韓福押漕轉托以漂沒竊米布囚鞠
之癸未禍如定妃殿夜又至不克入左司議權近等
上書戒逸遊禍嘗馳騁閭里然猶忌臺諫宦豎等進
說曰臺諫皆上所除如有忤旨替之何難自是禍益
輕臺諫無復忌憚遊戲畋獵無度近又與同僚極諫
禍醉甚欲射之倭寇任實縣我
太祖大破胡拔都於吉州遺門下贊成事金庾賀聖
節請謚承襲陳情密直副使李子庸賀千秋節請謚
表曰節惠易名是皇王之恤典顯親歸美惟人子之



孝忱竊念臣父先臣顓早襲世封邈居藩服際昌辰
之肇啓知景命之有歸慕義一朝率先歿附輸忠七
載固或怠荒奈不吊於昊天而奄辭於盛伐顧以委
質而至此謂應賜謚而示終歲律已屆於十更天語
未蒙於一降肆陳愚懇再瀆聖聰伏望 陛下憫先
臣之誠哀孤臣之志特賜殊號以旌貞魂則臣謹當
率考攸行恒無替於厥服順帝之則用永保於斯民
承襲表曰錫命推恩仰惟聖君之典踐位行禮實為
孝子之心敢此籲呼深增惶懼臣聞詩歌繼考宣王
所以待韓侯傳稱揚名仲尼所以語曾子以斯為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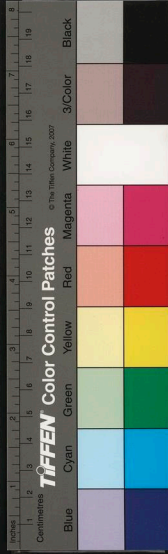
終古則然欽惟

陛下休舜舞工師湯弛畧分茅胙土措天下於泰山
劍福錫民躋一世於壽域遂致多方之面內而無匹
夫之向隅如臣者方在弱齡即喪嚴父對影海曲哀
吾生之曷歸翹首雲霄望俞音之益切伏望 陛下
陛下憐臣移孝為忠之至願諒臣以小事大之微誠
特霈洪私俾承先業則臣謹當之屏之翰永保箕封
曰壽曰康恒申華祝陳情表曰高高在上降監孔昭
斷斷無他敷奏則瀆架切兢惕輒覲允俞伏念蓋爾
小邦際於興運天休滋至非遠人之與京國步斯頻



奄先臣之不祿肆嬰多故已至十年洪武十一年差陪臣沈德符等進獻馬匹金銀器皿等物回還賫奉詔旨節該今歲貢馬一千差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金一百斤銀一萬兩良馬一百匹細布一萬匹歲以為常欽此祇承教條靡違啓處但金銀之不產遐邇所知而馬匹之未敷福小猶致每被都司之阻尚稽天府之充洪武十五年再行儘力措辦金銀布匹馬匹湊足原奉之數差陪臣金庾洪尚載金寶生鄭夢周李海裴行儉管押前赴 朝廷到於遼東甜水站聽候問蒙都司差來徐千戶錄示

聖旨節該歲貢以數年之物合而為一其意未誠仍前阻歸不許入鏡欽此金庾等欽遵回還當年六月再差陪臣周謙前去懇告亦蒙阻回八月差陪臣柳藩費擎表文進賀平定雲南亦蒙阻回十一月差陪臣鄭夢周賫擎表箋進賀洪武十六年正旦亦蒙阻回即日欽過 聖節千秋節例合進呈表箋誠恐仍前阻回臣與一國臣民進退無憑驚惶失措所願微誠之必達雖加嚴譴而何辭謹遣陪臣重大匡門下贊成事金庾等謹奉表箋赴 朝廷進賀伏望 聖陛下愍先臣方進忠而未終哀孤臣欲繼志而弗獲



特頒
詔旨俾詣趨蹌則臣謹當不二不三謹修侯度時萬
時億恒祝皇齡先是我使行由遼東輒不得達故令
庚等航海而往我
太祖獻安邊之策曰北界與女真達遼瀋之境相連
實為國家要害之地雖於無事之時必當儲糧養兵
以備不虞今其居民每與彼俗互市日相親狎至結
婚姻而其族屬在彼引誘去又為鄉導入寇不已唇
亡齒寒非止東北一面之虞也且兵之勝否在於地
利之得失彼兵所據近我西北舍而不圖乃以重利
遠蹈我吾邑草甲州海陽之民以誘致之今又突入
端州禿魯兀之地驅掠人物以此觀之我之要害地
理形勢彼固知之矣臣受任方面不可坐視謹籌邊
策以聞禦寇方在於鍊兵齊舉今也以不教之兵散
處遠地及寇之至倉皇招集比其至也寇已虜掠而
退雖及與戰其如不熟旗鼓不習擊刺何願自今鍊
兵訓卒嚴立約束申明號令待變而作無失事機又
師旅之命繫於糧餉雖百萬之師有一日之糧方為
一日之師有一月之糧方為一月之師是不可一日
無食也此道之兵昔運慶尚江陵交州之穀以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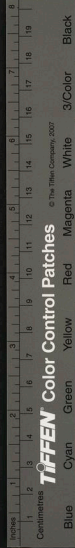
今以道內地稅代之比因水旱公私俱竭加以遊手之僧無賴之人托為佛事冒受權勢書狀干謁州郡借民斗米尺布斂以甌石尋丈號曰反同徵如逋債民以飢寒又諸衙門諸元帥所行之人群行傳食剝膚搥髓民不忍苦失所流亡十常八九軍之糧餉無從而出乞皆禁斷以安百姓又道內州郡介於山海地陝且脊今其收稅不問耕田多寡唯視戶之大小和窳於道內地廣以饒皆為吏民地祿而其地稅官不得收取民不均餉軍不足今道內諸州及和窳一以耕田多寡科稅以便公私又軍民非有統屬緩急難以相保是以先王丙申之教以三家為一戶統以百戶統主隸於帥營無事則三家番上有事則俱出事急則悉發家丁誠為良法近來法廢無所維繫每至徵發散居之民逃竄山谷難以招集今又旱飢民心益離彼用錢穀餌以招納潛師以來膚掠而歸一界窮民既無恒心又皆雜類彼此觀望惟利之從實為難保乞依丙申之教更定軍戶使有統屬固結其心又民之休戚繫於守令軍之勇怯在於將帥令之為郡縣者出於權幸之門恃其勢力不謹其職以致軍缺其須民失其業戶口消耗府庫虛竭乞自今公



選廉謹正直者俾之臨民宇撫鰥寡又擇堪為將帥
者俾之總戎捍禦國家倭陷沃州報寧等縣禍常置
妓女於宮中惡其誨淫黷之未幾復召納之金斯革
擊倭於木州黑站斬二十級禍畋於長湍縣三日以
門下評理池湧奇為全羅道都元帥九月壬寅禍如
前典工判書王興第時興以其女妻邊安烈子顯期
在明日禍曰聞汝將嫁女其俟予命嫁之令出其女
興伏於庭曰臣女幼駿且其母被疾避寓無方向心
納壻禍瞋目叱曰小豎欺我耶翌日召興曰毋嫁汝
女汝不從命罪及妻孥侍中曹敏修等曰安烈為國
名將厥功甚懋今奪其婦將臣孰不失望臣等為殿
下痛心乞許成婚不聽至暮幸興第興已空其家而
避之禍大怒興不得已對曰惟命以知門下事李乙
珍為江陵道元帥憲府劾入直辭韓福卿及各成衆
愛馬薛里別監皆不侍從致使上獨遊閭里禍不悅
甲辰禍令王福命擇嘉禮吉日福命曰臣之孫女得
疾避居未知所在禍曰我既與王興約卿何方命乎
日本國歸被虜男女一百十二人以大護軍鄭承可
為五道體覆使檢察軍容虛實戰守勤怠憲府論官
者禮儀判書曹恂導禍荒淫流於全羅道內廂倭寇



江陵府屬縣倭陷淮陽府設鎮兵法席於重興寺命
判書雲觀事崔融陪徐師浩所立碑蓋以立碑之後
兵革不息水旱相仍故也倭寇金化縣陷平康縣京
城戒嚴徵平壤西海道精兵入衛遺前政堂商議南
佐時知密直安紹密直商議王承貴王承寶鄭熙啓
印海開誠君王福命判開城府事郭璇等往擊之禍
如尚乘及林堅味盧英壽第遂馳騁閭里遇典理摠
郎朴德祥槿之奪其馬侵夜遊戲侍從皆失所之道
遇人輒自杖之至有斃者倭陷洪州縣元帥金立堅
李乙珍與戰斬五級大設鎮兵法席於中外佛宇共
一百五十一所供費不可勝計赴防軍士自備糗糧
南佐時等擊倭於金化縣敗績王承貴中矢禍如李
仁任盧英壽李琳第琳適宴族屬禍既醉遂率琳及
族屬而還置酒極歡十月都體察使崔公哲至狼川
倭突出掩擊擒公哲子乙亥大雨雷電丙子亦如之
禍冒雨馳騁里巷捕鷄刺狗四至尚乘三至盧英壽
家張樂達曙體覆使鄭承可與倭戰於楊口敗績退
屯春州賊追至春州陷之遂侵加平縣元帥朴忠幹
與戰逐之斬六級賊入據清平山以贊成事商議禹
仁烈為都體察使前密直林大匡為助戰元帥往擊



之泥城萬戶曹敏修遣兵馬使朴伯顏覘遼東伯顏
還言鞍山百戶鄭松云遼東摠兵官奏帝曰韃韃遺
文哈刺不花於高麗欲與攻遼請遣兵救之帝命孫
都督等領戰艦八千九百艘征高麗孫都督到遼東
又三分遼東軍發舩向高麗會韃韃擊渾河口子盡
殺官軍屯兵渾河都督兵與戰不克還禍聞之命都
堂議脩邊交州道按廉使鄭符道遇倭賊百餘騎賊
急擊之符脫入林間從吏輜重印章皆被奪掠以倉
庫奴隸因收田租侵漁民姓分遣田民都監官於諸
道癸未禍卒數騎放鷹於橐駝橋畔捕雀夜率巡綽
官如定妃殿乙酉以殺妃生日宴宰樞耆老於禁中
丙戌早出遊百官銜會失禍所之遂罷朝臺省交章
諫曰從諫弗拂為君之美德敬事而行為國之急務
諫不聽則君德虧而過失彰信不立則民心乖而政
令廢殿下即位以來言官所啓一皆聽從從諫之美
一國舉欣近來隣國有警海寇深入往來反間事變
可畏殿下不擇晝夜單騎馳騁臣等憂危諫至再三
即賜俞允而宦官內豎衛士圉人逢迎說導上非
禮反使殿下出入無時失信於國不忠不道莫此為
甚其內乘別監及速古赤宦官內豎之執事者請加



鞠問以鑑後來且辭者出納王命其任匪輕是以古者必擇正直謹慎者二人以充其任今加置二人而反有所不逮殿下出入不以告百官請依古制擇置二人汰去其餘疏啓禍杖官官金吉逢充泥山營卒黜內堅徐良遂還隸都官內乘別監金千用逃令索之倭寇安邊府歙谷縣四出虜掠如蹈無人之境以密直提學商議趙浚為江陵交州道都檢察使李乙珍及副元帥權玄龍兵馬使郭忠輔擊倭于洞山縣斬二十餘級獲馬七十二匹賊收餘衆退泊高城浦遺鎮撫金光美獻捷禍賜乙珍玄龍忠輔白金各五十兩軍士之力戰者三人銀盃各一事光美馬一匹十一月以全羅道都元帥池湧奇仍為都巡問使李乙珍馳報高城浦倭賊晝乘舟夜登岬虜掠而道內兵少食乏未易與戰相持日久民甚苦之請濟師戊申禍如定妃殿翌日亦如之譯者張伯還自京師曰帝以進賀使金庾李子庸過期而至下法司禮部咨曰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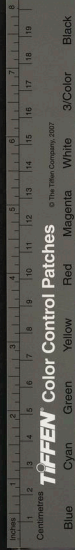
聖旨高麗遠自東鄙曩者來奏願聽約束其中懷詐多端視生隙如尋常朕所不納止許自為聲教向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為誠意至極所以限定歲貢用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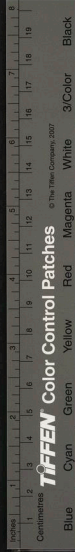
彼誠去後貢不如約五年矣今又以慶禮來誠則誠
矣然非期節而至豈不侮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
論之則非高麗國王陪臣之非乃使者故為侮慢過
期而至今高麗既全臣妾永守事大之誠來使既非
朝禮當送法司如律令其所進禮物既不依節而至
勿納更與高麗文書必然願聽約束前五年未進歲
貢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匹一發將
來乃為誠意方免他日取使者之兵至彼欽此已將
進獻禮物不動原封盡數責令原差來人裴仲倫等
收領於水路回還今再令差來人崔洵等四名賚文
陸路回還賜密直周誼母尹氏米二十碩豆十碩戊
午禍如定妃殿倭寇清風郡都巡察使韓邦彥與戰
於金谷村斬八級遣門下評理洪尚載典工判書周
謙如京師賀正知門下府事鄭地請造戰艦於諸
道以備倭寇從之分遣護軍陳汝宜摠郎申雲秀前
判事宋文禮前少尹黃成吉於楊廣西海全羅慶尚
道監造戰艦戊辰禍如定妃殿聞中常里人家火馳
馬救之十二月癸酉太白晝見甲戌禍如定妃殿又
率宮女遊男山禍令兩府百官議歲貢皆以一遵
帝旨為對於是置進獻盤纏色以知密直都興為揚



廣道都巡問使禍與宮女並轡遊閭里以慶尚道副
元帥密直副使尹可觀仍為都巡問使鄭地為海都
元帥楊廣全羅慶尚江陵道都指揮處置使禍如盧
賚第贊英壽之弟禍常至英壽第見贊妻之美自是
屢往焉丙申禍如定妃殿不克入十年正月宰樞以
狂妄日甚不似人為祭於惠明殿及玄陵以禱之辛
丑夜禍如定妃殿不克入癸卯禍如惠妃殿又如盧
英壽及盧贊第又如妓龍屯家自是屢至龍屯家又
如潘福海第以前南陽府使安俊為全羅忠清慶尚
三道體察使問民疾苦遼東兵百餘騎侵江界虜別
差金吉甫百戶洪丁以歸癸亥禍如盧英壽第百官
侍從禍召禮務佐郎李汝良曰汝等慮予單騎出遊
今百官扈從禮則然矣予深居九重忽忽無聊是用
出遊以遣寂寞耳若城外則扈從宜矣安可每從街
陌遊乎且臺省各司公務浩繁宜各治事毋致稽滯
遂馳上男山百官又從之又召汝良曰何不從命敢
如是乎自今無復我從是日九至英壽第判事池得
清強奸卒知門下事閔伯萱之妾囚於巡軍都評議
使司移咨遼東遣還被倭劫掠逃來登州人王才甫
等二名二月己巳禍畋於壺串百官侍從命止之自



是無日不畋於郊庚午禍如定妃殿瞽者金哲善吹
簫常出入盧英壽第禍至輒召樂以忘倦哲從災為
非長禍之惡國人惡而欲去之至是哲矯旨事覺杖
流錦州甲戌禍率宦豎洗馬於東池與之馳騁禍手
吹笛令宦豎為雜戲使金元吉作唐人戲元吉辭以
墜馬傷脚禍怒杖之垂死怒猶未解下巡軍獄尋釋
之禍令諸道流竄者騎船捕倭以贖罪倭入鎮浦還
所虜婦女二十五人三月密直安仲溫率判門下府
使崔榮出穀八十碩補軍餼鈴平君尹陟卒乙酉雨
雹禍習射於馬岩丙寅禍畋於元中浦四日乃還禁
酒四月甲戌雨雹禍以釋迎生日與諸嬖如花園觀
燈宴樂迎送錄事李崐適以聽候內旨近其側禍見
之曰黑笠者誰遂執而親杖之崐痛不可忍執其杖
禍怒甚蹴其面使巡軍鞠之流驪興郡丙子地震前
開城尹洪壽老之妻因妬取木板毆壽老腰折以死
典法司執其妻鞠之死獄中癸巳夜禍如定妃殿甲
午禍如甘露寺遂畋於元中浦時北方有警遣判密
直姜筮唐山君洪徵前密直柳源鄭夢周等於東北
面刺探事變五月遣判宗簿寺事金進宜如遼東進
歲貢馬一千匹以金銀非本國所產遣司僕正崔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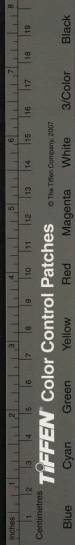


奏請減其數禍觀石戰戲於鵝巖召其能者數人與
酒又與杖使盡其技乙己禍如金湊第戊申地震夜
禍使閩人歌妓縱遊衢路戊午夜禍率宮女數隊如
紫霞洞遂如廉興邦第翌日又率宮女如紫霞洞同
浴而戲夜遊道過判事金允珍命囚尋釋之六月庚
午禍率閩豎娼妓過市挺擊市人以為樂人皆奔匿
失貨者甚衆遣前判宗簿寺事張方平如京師獻
歲貢馬二千匹癸未禍微行遊東郊至歸法寺南川
與宮女同浴淫褻無所不至翌日亦如之禍率宮女
至演福寺手擊鐘鼓以禱雨初趙英吉為李仁任婢
婿生女曰鳳加伊禍如仁任第淫焉寵傾後宮賜英
吉馬除農副正乙未禍宿仁任第自是屢宿其第七
月癸卯夜禍率宮女宦者從遊委巷歌吹載路時禍
喜着白草笠奴隸之惡少者效之亦載此笠詐稱王
夜行閭里殺雞狗或因以劫掠事覺伏誅倭臨求禮
縣禍觀魚於東江倭寇永同朱溪茂豐等縣遣政堂
文學鄭夢周如京師賀

聖節請承襲及謚右常侍李天禩賀千秋節承襲
表曰天聰孔迩民欲是從子職所先父業之嗣再殫
悃幅庸竇高明伏念臣禍積疊之加嚴親云沒繼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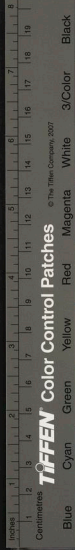


會藥院侍衛失其所之奔走東西至暮禍冒雨還翌
日又馳馬如新京侍從皆不及禍乘舟沂泐於江百
司出族於郊至曙禍乃還濟州萬戶金仲光貢馬一
百四匹禍選留良馬三十九匹餘皆賜嬖幸闈暨庚
午禍如定妃殿倭寇銀州所永同青山安邑等縣又
寇全羅道安城所所川驛乙亥禍敗於郊夜還笙歌
鼓舞為現巫戲歎曰人生世間有如草露泫然流涕
倭又寇天蚕所禍冒大雨欲敗於東郊憚百司扈從
至城東門即還却出城南門遊畋至暮還判三司李
成林等不知禍已還會城東門樓至夜猶侍禍率鳳
加伊出城北門至東郊川泛木柿為舟自挽以戲至
夜還尋又欲還郊外左右曰夜已深天又大雨將安
之禍曰第欲呼鷹耳遂出南郊至曙乃還又畋於東
郊手秉畫角鳳加伊水精初生等衣男服臂弓腰箭
以從馳往新京遂至海豐郡娛戲百端乃與諸嬖日
中野合時禍出遊無虛日內廐馬瘦乏所過奪人馬
以載宮女宦者人爭避匿道路為空禍如定妃殿禍
至進獻盤纏色取良馬騎之畋於壺串及還馳突市
肆人皆辟易失其貨者多日本國遣使歸所虜男女
九十二人倭寇西海道蘆島焚軍船二艘西北面都



巡問使金用輝進鷹時禍好田獵諸道元帥爭進鷹
犬以取悅禍與李仁任妻朴氏如仁任別墅極歡夜
偕朴氏還遣禮儀判書金進宜如遼東獻歲貢馬一
千匹禍畋於東郊命百司毋復扈從九月庚子禍如
李仁任第是日凡三至翌日亦如之禍畋於永安城
禍如禮成江以同密直尹有麟為全羅道都巡問使
禍如李仁任第聞其隣同知密直權季容家有笛聲
使人召吹者季容疑矯旨罵之使者還誣以被毆禍
怒遣人執季容以來蹴其面囚巡軍尋釋之禍被弓
矢射雜狗於閭里遂馳入進獻盤纏色取良馬五匹
歸諸內廐戊午禍如李仁任盧英壽第酗酒荒淫敬
孝王忌日也禍如定妃殿以崔榮為門下侍中李成
林守門下侍中李仁任判門下府事宜者金實為門
下贊成事商議十月乙丑實赴都堂署事前判事金
鼎侯毆殺其妻憲府劾治之倭寇西海道館梁癸酉
雷電定遼衛奉

帝命欲渡鴨綠江互市許留義州互市禁用金銀牛
馬戊寅震電禍畋於海豐郡日暮還北元遣使來至
和寧府遣獲軍任彥忠慰諭遣還以道梗留半歲而
去閏月禍畋於南郊還登花園牆為戲壽昌宮成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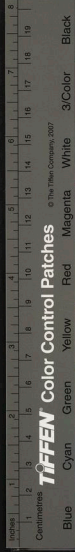
連山君李元紱如京師獻歲貢表曰一人御極克
廣德心萬國來庭畢獻方物茲當執壤乃敢籲天竊
念小邦獲逢昭代惟先考既勤於述職而孤臣尤均
於輸忠洪武十二年間欽奉

聖旨約定歲貢欽此自從承命之初願遵約束以至
歷年之久未及經營蓋緣財力之窮實非精誠之薄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間陪臣崔涓張伯等回自京
師費到禮部咨文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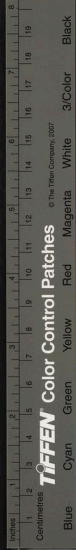
聖旨節該前十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金百斤銀
五萬兩布五萬匹一發將來欽此臣與一國臣民眾

增戰慄自責稽遲遂即辨以多方僅能充於定數伏
望

陛下諒臣役志於享土憐臣誓心而靡他滌除既往
之愆昭示有容之德則臣謹當恪守侯度永觀玉帛
之朝恒祝皇齡竊劾岡陵之頌都評議使司申禮部
曰原奉五年歲貢金五百斤數內見解送九十六斤
一十四兩其未辦四百三斤二兩折准馬一百二十
九匹銀五萬兩數內見解送一萬九千兩未辦三萬
一千兩折准馬一百四匹布五萬匹數內見解送白
苧布四千三百匹黑麻布二萬四千四百匹白蘇官



布二萬一千三百匹馬五千匹數內已解送四千匹
遼東都司收訖今見解送一千匹元紘拜辭禍手賜
酒曰國家安危繫卿此行卿其慎之無為國家羞又
遣銀川君趙琳賀正時上國尚懷疑阻奉使朝聘
者皆悼之附勢求免元紘琳俱以散職而行倭寇長
洲縣西海道上元帥王承寶與戰敗績狼川君李邦
直卒禍畋於南郊還至龍德家龍德一名加也只通
濟院婢書雲正崔天儉出也初以毅犯宮人見幸寵
踰毅妃禍自是日至其家禍又至龍德家手自理馬
遂畋西郊禍如定妃殿禍如李仁任盧英壽第遂馳
射犬於閭巷墜馬入龍德家倭寇清河縣禍畋於南
郊還至龍德家翌日又至其家宦者金寶李匡等言
於都堂曰龍德家隘陋非至尊所幸且膳夫奔馳道
路可為國家羞願置龍德近關地內修判書李誠中
等十一月甲子朔禍畋於南郊前日崔榮李成林使
人謂金寶曰先王之時一月六衙日今但二衙日每
不視朝至使百官未知班次明日衙會須啓視朝實
以告禍不報遂如龍德家宿焉質明百官皆會禍自
龍德家出畋實自宮馳告請必視朝禍曰宰相圖議
國事良是予猶有童心遊戲無節為可愧也爾其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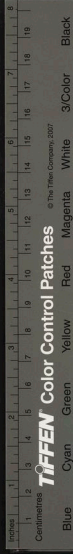
酒慰諭實詣都堂之諸相曰雖未成朝言禮今聞上
言亦可為喜以密直副使曹敬修為全羅道助戰元
帥禍畋於郊宿龍德宿李誠中第自是常宿是第禍
親執斧斤戕木為戲惡人觀聽杖衛士三人各四百
卒未禍遊戲市肆遂如李仁任及龍德家翌日亦如
之夜奏胡樂巡遊里巷倭寇同福縣都巡問使尹有
麟光州牧使金準長興府使柳宗與戰斬九級己郊
封龍德為淑妃以其父崔天儉為密直使母為明善
翁主又以其兄孩兒夫鄭熙啓判密直司事為寵鳳
加伊數至李仁任第龍德妬之譖曰評理都吉敷嘗
通鳳加伊禍出吉敷為西北面都體察使以崔榮判
門下府事林堅味為門下侍中禍夜宴淑妃宮禍常
在是宮歌舞徹夜殺妃罷棄斤在花園放輕繫禍如
定妃殿倭寇水原工二鄉府使許操擒賊謀三人遼
東都司遣女真千戶白把把山率七十餘騎奄至北
青萬戶金得卿引兵陽避之乘夜焚其營擊斬四十
人把把山遁歸初李元紘等至遼東知都司將遣兵
至哈刺雙城邀截胡使密遣人來報都堂即移牒使
得卿豫為之備云崔天儉奪柳惠剛家十二月以全
羅道都巡問使尹有麟禦倭有功遣護軍宋繼性賜



酒禍如盧英壽第賜馬一匹以我
太祖為東北面都元帥門下蚕成事沈德符為上元
帥知密直洪徵為副元帥向北青州以備遼東兵禍
命

太祖曰東方軍民之事專付於卿及聞金得卿擊走
把把山乃還海道萬戶尹之哲遇倭於德積島擊走
之獲二艘殲之得所虜男女八十人置推徵色以徵
郡縣通欠貢賦判昌德府事魚伯評卒贈謚良安伯
評以醫術媚權貴致位而府縉紳恥之禍遣宦者賜
矢人宋夫介酒及繇五斤繼至其家悅其工於矢遂

命名曰安自是百工之家無所不至輒劾其所為甚
精禍畋於南郊驛吏疲於供煩罵之曰彼獨夫曷喪
僧覺然寫華藏寺妄稱得道招集婦女頗有醜聲憲
府論劾杖流龍門山禍如盧英壽第淫其婢新月禍
畋於南郊還至崔天儉家庭跪見天儉時天儉暴貴
賂遺布帛牛馬奴婢者頗多市井浮薄卑賤之徒夤
緣出入禁闈無所忌憚禍之所與亦不可勝計以典
法判書權和為東北面安撫使十一年正月癸亥朔
黎明禍自淑妃宮如盧英壽家晚還淑妃宮行賀正
禮受群臣朝還宿英壽家禍在淑妃宮疾作不出者



二日禍聞前判三司事姜仁裕納女婿先期馳至奪
其女以歸置於定妃宮日晏不興停人日朝賀時有
女者懼見奪皆未備婚禮潛納婿護軍宋千祐娶知
門下都吉逢女揚言會失爺然畏其勢不敢去海道
副元帥前開城尹曹彥擊倭於汝走島獲一艘擒三
人禍賜白金五十兩禍宴姜仁裕妻於定妃宮至曙
乃罷禍率崔榮暉於會賓門外賜榮鞍馬禍如定妃
殿以姜氏故常宿是殿宦者金實棄妻欲更娶士族
女至期請休沐禍曰見女於我然後可娶實因淑妃
以請禍許之實得娶之禍銜之托他事下實巡軍獄
欲殺之實逃大索下當直千戶柳克恕於獄禍賜姜
仁裕鞍馬安東元帥皇甫琳斬倭二級大閱於毬庭
禍馳至巡軍罵柳克恕曰汝若不獲金實當以其罪
罪之遂取雜戲具而出禍觀講武於馬岩以不能教
戰鞭武藝都監使成仲庸李贊請軍鼓噪習戰傷者
頗多慶尚道按廉李文和報曰道內已無盜賊飢饉
疾疫之災時議譏其諂禍觀講武於馬岩親騎射酌
酒暮還定妃宮使知申事廉庭秀賜酒於武藝都監
仍諭之曰往者罪李贊成仲庸是國家大事非私怒
也卿等勉之禍出畋與宮女菊花並鞍行二月甲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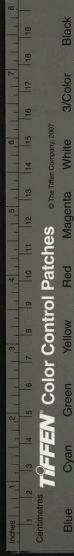
宮女祭松嶽還禍往迎之射狗以歸以王安德為揚
廣道都元帥丙申禍如王興第納其女翌日賜輿馬
二匹自是常宿其第遼東都司遣百戶程興來問金
得卿擊殺官軍之故庚子禍夜遊閭巷遇漢陽尹張
子溫奪其鞍馬丙午禍出遊市井夜如定妃謹妃懿
妃淑妃諸殿乃還王興第庚戌禍畋於壺串夜還至
巡軍獄親枷囚人倭寇西海道皮串萬戶金乙寶強
奸金千玉之妻憲司鞠之庚申禍畋於海州崔榮李
成琳等從之禍臂鷹與新月鳳加伊並轡而馳執金
得卿歸於京師禍與林堅味李成琳待程與極厚

潛使張子溫賂與金五十兩僉從三人銀各五十兩
三月禍至海州與諸嬖遊戲鵲川至古新平縣射鹿
墜馬絕而復蘇時自京城至海上供給之車絡繹不
絕寺人內豎恃寵縱暴折辱按廉守令西海吏民不
堪荼毒皆散走禍樂而忘返禍至延安府大雨扈從
者暴露牛馬道使相望倭寇永康縣己卯禍射殺雞
犬於市街遂畋於郊夜還王興第姜仁裕與妻松嶽
禍親吹笛張樂迎於賞春亭沉醉夜還路逢前郎將
全成吉撲殺之奪禮儀佐郎金漢老馬令宮女騎還
宿王興第癸未禍遊戲市井還宿定妃宮姜仁裕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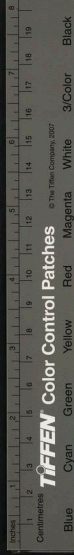


衣禍賜仁裕鞍子甲申禍如定妃宮路逢私僮奪其
馬親縛之囚巡軍禍如崔天儉第遂至火桶都監發
火數梢夜還王興第厚德府行首李富潤遇諸道以
為惡少不避禍怒下獄笞之四月壬辰朔大雨雹大
如拳數日乃消禍畋於南郊遂至東江觀魚禍率新
月鳳加伊出遊東郊前書雲副正方洽郎將李文桂
以為造印伏誅其黨鄭安進在獄死遼東遣人買農
牛於是置點牛色聽西北面民互市得牛五百頭都
巡問使烙印以送遼東以為帶印牛乃公家所獻不
與直故尋罷之

帝放還金庾洪尚載李子庸周謙黃陶裴仲倫等許
通朝聘子庸道使倭寇交州道以趙仁壁為四道都
指揮使取及第禹洪命等禍如廉國寶第翌日國寶
設學士宴禍又往禍如鄭夢周第以贊成事沈德符
為東北面上元帥知密直洪徵副之判德昌府事金
立堅為交州道副元帥禍如鄭夢周第夢周方宴者
老禍痛飲執卮跪進李穡曰師傅亦樂觀女樂耶遂
率座中妓奪馬於路載而還倭寇薙州五月遣門下
評理尹虎密直副使趙胖如京師謝恩且請謚承
龍謝恩表曰聖澤旁施臯情上達撫躬知感舉國騰



權竊念臣禍幸遭聖明之朝庸謹歲時之禮顧所稟
之愚魯而輒懼於愆尤畏天之威無地可措何圖睿
鑑灼見危悚既容菲薄之儀又貸稽遲之責示訓謨
之明著通朝聘之往來喜與愧并涕隨言出茲蓋
陛下至仁柔遠大智燭幽察臣無他之心許臣自新
之路遂令遐裔得倚洪私臣敢不修侯度而益虔祝
皇齡於罔極請謚表曰賜謚實勸忠之方顯親為致
孝之本茲陳危懇庸瀆聰聞竊念臣父先臣顯當聖
上之勃興先諸藩而歸附欽遵正守謹守封疆不弔
昊天奄辭昭代若稽示終之典敢請節惠之名伏望
陛下垂日月之明廓乾坤之度特頒殊寵以慰貞魂
則臣謹當效先臣之精誠祈一人之壽考承襲表曰
建侯所以綏遠襲爵所以紹先此帝王之常規而人
子之至願竊念臣禍爰從弱齒遽喪嚴顏念歲月之
云徂撫霜露以增感第以藩宣之難曠茲用呼籲之
益勤伏望
陛下大度包荒同仁無外優垂景命被及微躬則臣
謹當保民庶於一方祝聖人之萬壽倭船二十八艘
泊丑山島以金斯革為揚廣道上元帥李和安桂為
交州朔方江陵道助戰元帥禍馳馬於郊暮還花園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